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甲申）夏四月初八日（乙丑），上御笃恭殿，赐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袞大将军敕印。敕曰：『我皇祖肇造丕基、皇考底定弘业，重大之任，付于■〈耳少〉躬。今蒙古、朝鲜俱已归服，汉人城郭土地虽渐攻克，犹多抗拒。念当此创业垂统之时，征讨之举所关甚重。朕年冲幼，未能亲履戎行；特命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袞代统大军，往定中原。用加殊礼，锡以御用旗盖等物；特授奉命大将军印，一切赏罚，俱便宜从事。至攻取方略，尔王钦承皇考圣训，谅已素谙。其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事大将军，当如事朕；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庶祖考英灵，为之欣慰矣。尚其钦哉』！

十五日（壬申），摄政和硕睿亲王师次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遣副将杨珪、游击郭云龙自山海关来致书曰：『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成城，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再难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王得书，即遣学士詹霸、来袞往锦州，谕汉军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

十六日（癸酉），摄政和硕睿亲王师次西拉塔拉，报吴三桂书曰：『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此；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

，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

二十日（丁丑），摄政王和硕睿王军次连山。吴三桂复遣郭云龙、孙文焕来致书曰：『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王得书，即星夜进发，踰宁远、次于沙河地方。

二十二日（己卯），师至山海关。……遂入关。……大败贼众，追杀至四十里；贼首尾不相顾，遁走燕京。……是日，进吴三桂爵为平西王。

二十四日（辛巳），师次新河驿。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袞以进山关败贼兵捷音奏闻：言『臣统大军前进，明总兵官吴三桂遣使来言：贼首李自成已陷燕京，崇祯帝后俱自经。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遣人招降三桂；三桂不从，随自永平返据山海关，欲来投顺我国，为崇祯帝报仇。因谕其使：如果来归，即裂地封王。仍令赍书去后。臣即星夜前往，于四月二十一日抵山海关。值贼首李自成亲率马、步兵二十余万，挟崇祯帝太子、第三子定王、第四子及宗室晋王、秦王、汉王、郡王等并三桂父襄与俱来；复遣人招三桂降，三桂不从，贼随围山海关。是晚，即败贼总兵唐通马步兵数百人于一片石，斩百余人；贼兵遂遁。次日，我大军直薄山海关，三桂开门迎降。我军遂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入，望见贼渠领众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是日，大风扬尘，咫尺不见；我军对贼布阵，不能横列及海。臣随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护军统领等谓：「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可成！我军可向海对贼阵尾，鳞次布列；三桂兵，可分列右翼之末」。各号令毕，于是我军齐列；及二次呼噪进兵，风遂止。各对阵奋击，大败贼兵，追杀至四十里；阵斩晋王朱审煊，获驼马、缎币无算：此皆仰藉上天眷佑及皇上洪福所致。巨随统大军，与三桂直捣燕京矣』。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

五月初二日（己丑），师至燕京。

十二日（己亥），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袞遣官奏报底定燕京捷音。奏言：『臣统大军前往燕京，自山海以西各城堡文武将吏皆先奉表迎降。四月二十

六日，流贼李自成尽括金银、币帛载发长安。三十日，自成焚毁宫阙遁走，臣随遣内外藩王、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护军统领等率师追击。臣亲率余兵于五月初二日抵燕京，京城文武官吏、耆老士庶悉出城迎降，以巳刻入城』。

二十日（丁未），以礼葬明崇祯帝、后及妃袁氏、两公主并天启后张氏、万历妃刘氏，仍造陵墓如制。

六月丁巳朔，令洪承畴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内院官佐理机务。

初四日（庚申），令户部左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

初十日（丙寅），遣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率将士平定山东一路地方。

十六日（壬申），故明参将唐虞时启言：『逆贼张献忠自江西转掠江南，势甚猖獗。臣惟南京形胜之地，闽、浙、江、广等处皆视其顺逆以为向背。今宜乘其危惧，即颁令旨赏格，臣赍往南京宣谕官民，江南之地，可传檄而定也。若虑张献忠、左良玉首鼠两端，则有原任镇臣陈洪范可以招抚，乞即用为招抚总兵。臣子起龙乃洪范婿，曾为史可法标下参将；彼中将领，多所亲识。乞令其赍谕往招，则近悦远来，一统之功可成矣』。下所司知之。

二十六日（壬午），摄政和硕睿亲王以书招故明总兵陈洪范。

二十九日（乙酉），平定山东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启报霸州、沧州、德州临清先后俱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

秋七月初七日（壬辰），以招抚山东监军副使方大猷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

十二日（丁酉），招抚山东、河南侍郎王鳌永启荐山东故明大学士谢升等四十余人。事下吏部。

王鳌永又启报济南、东昌、青州、临清等州郡以次抚定。

王鳌永又密报南中情形。言近闻南中已拥立福王，改元弘光；以史可法为内阁，封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等分据各镇。江北之地，彼所必争；请亟补镇臣移驻曹、单，控扼淮、徐。启入，下所司确议。

十四日（己亥），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启荐故明蓟辽总督丁魁楚、陕西总督丁启睿、陕西巡抚练国事、副都御史房可壮、吏部员外郎左懋泰、河东守道郝綱等，摄政和硕睿亲王令卫送来京录用。

十九日（甲辰），招抚山东、河南侍郎王鳌永启报抚定青州郡县并赍故明衡王降书以闻。

二十七日（壬子），摄政和硕睿亲王令南来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春等赍书致史可法曰：『予向在沈阳，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绪；未审以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君考。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愍帝及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庙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犯。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望实害：予实惑之。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憚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蹙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崇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勍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着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侯王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利图之！挽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时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宣意』。可法旋遣人报书，语多不屈。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

八月初六日（辛酉），以故明兵部主事凌駟为兵科执事中。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

九月初六日（辛卯），招抚山东、河南侍郎王鳌永启言：『杨威系故明总兵刘泽清委用之官，泽清奔，威盘踞登莱，假称山东前锋恢剿副总兵名色，肆

行焚戮。乞敕大兵速剿，以杜乱萌」。从之。

初八日（癸巳），平定山西固山额真叶臣、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等启言：『故明兵部尚书张缙彦已遣人招至；缙彦自言有死罪，不敢入朝。其开封、卫辉、怀庆等府业已委官署事，并酌留官属兵丁驻防矣』。

十六日（辛丑），遣梅勒章京和托、李率泰、额孟格等率宁远驻防兵平定山东、河南。

二十日（乙巳），平定山西固山额真叶臣等自军中奏报：『潞泽所属州县，俱已委员管理。有董学礼者，原系故明副将降贼受职，驻扎怀庆；后为我军击败，遁往潼关。以书招之，学礼遂降，愿率兵驻防黄河西岸；因给与总兵官札付。又少林寺玉寨贼省李际遇，明季屡攻不克，授以总兵职衔。后与流贼相持，我兵至怀庆，差人招抚，即将所据一府、二州、十二县大小山寨千余兵二十七万赍书来降』。

二十五日（庚戌），招抚江南副将唐起龙自军中奏报：『臣抵清河口，闻南来总兵陈洪范已到王家营，臣随见洪范，备颂大清恩德，并赍敕缘由；洪范叩接敕书开读讫，所赍进奉银十余万两、金千两、缎绢万疋。其同差有兵部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卿马绍愉。臣先差官赵铖驰报，即同弘范北上。其行间机密，到京另奏报闻』。

——以上见「大清世章祖皇帝实录」卷八。

冬十月乙卯朔，上以定鼎燕京，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

十五日（己卯），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统领将士进征江南。赐之敕曰：『朕以福王及南方文武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宗社覆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南方诸臣不行请命，擅立福王：其罪二也。不思灭贼复雠，而诸将各自拥兵，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天人共愤。因命王充定国大将军，统师声罪，征讨江南。王今承命，一切机宜，当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恃兵强，轻视敌众。仍严侦探，勿致疏虞！如有抗拒不服者戮之，倾心归顺者抚之。严禁兵将：凡系归顺地方，不许肆行抢掠，务使人知朕以仁义定天下之意。其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如系小过，当即处分。至于护军校、拨杂库以下，无论大小罪过，俱与诸将商酌，径行处分。王受兹重任，当益殚忠猷，用张挾伐，立奏荡平！钦哉』。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

十一月乙酉朔，伪弘光使臣陈洪范南还。于途次密启，请留同行左懋第、马绍愉，自愿率兵归顺，并招徕南中诸将。摄政王令学士詹霸等往谕，勉其加

意筹划；成功之日，以世爵酬之。遂留懋第、绍愉。

初三日（丁亥），河南巡抚罗绣锦奏言：『故明兵部尚书张缙彦、主事凌駟不即遵旨来京，拥兵河上，观望游移，人心惊惑。副将郭光辅、参将郝尚周数调不援，复叛从贼。请速发兵靖乱』！得旨：『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即擒缙彦、駟治以军法，光辅、尚周着该辅拏问』。

二十六日（庚戌），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袞致书和硕豫亲王多铎曰：『伪弘光所遣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前已俱令南还，因洪范密启请留懋第、绍愉，伊自率兵归顺。且言在南之左良玉、余永寿、高杰、金声桓、刘肇基、黄得功、刘泽清各拥重兵，皆可说之来降。随追留懋第、绍愉，独令洪范南还。王其察彼情形，随时奏报』。

二十九日（癸丑），山东沂州总兵官夏成德解宿迁围，杀贼兵六千余人，获马骡、旗牂等物；又遣游击刘范德、守备孙万寿、文成功往取赣榆，擒斩伪都司王有年、守备王建仁，降其城。以闻。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一。

十二月初二日（丙辰），河南巡抚罗绣锦奏言：『河南土寇叛乱已久，狡猾性成。前招降李际遇，将近两月，未见来归。以此类推，降诚难信。况中州南有明兵，西临流寇。有报贼抵河南府立营者，有报许定国、高杰等兵马俱临河岸者，有报张缙彦已受明直隶、山西、河南总督职者，又有报凌駟结连土寇以书招董学礼过河者。种种情形，以臣度之，彼皆欲伺我军所向以乘其隙耳。如我军南下，则就中行其叵测；如我军西入，则乘虚以犯河北，二者必居一于此。乞亟赐熟筹大军南渡，或将南岸沿河一带土孽先行扑灭，去其肘腋之患，则河北可保无虞矣』。下所司速议。

十四日（戊辰），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自军中奏报：『兵至孟津，遣护国统领图赖先率精兵渡黄河，流贼伪都司黄土欣、果毅将军张有声各遁去，沿河十五寨堡兵民俱望风归顺，睢州伪总兵许定国、玉寨首领李际遇等各拥众四、五万，亦遣人来降。随发兵防守各处，今大军俱向潼关进发矣』。

二十七日（辛巳），有刘姓者，自称明崇祯帝太子，内监杨玉为易服，送至故明周后父周奎家；时崇祯帝公主亦在奎所，相见掩面泣，奎跪献酒食。既而疑其伪，具疏以闻。随令内院传故明贵妃袁氏及东宫官属内监等辨视，皆不识。问以宫中旧事，亦不能对。袁妃等皆以为伪；惟花园内监常进节、指挥李时荫等执以为真。吏部侍郎沈惟炳、御史赵开心、给事中朱徽等各言事关重大，宜加详慎。因下法司覆勘，得假冒状。杨玉、李时荫等十五人皆弃市。以开心疏中有「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语，亦论死；因系言官，免罪、夺俸三月。仍令内院传谕内外：『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恩养；其来告之人，亦

给优赏】。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二。

●顺治二年（一六四五、乙酉）春正月初五日（己丑），故明开封府知府李犹龙盘踞河岸，缮修船舰；自称钦命河道，仍用崇祯年号。主事凌駟所委开封推官王梦桂伪造关防，共图不轨。和硕豫亲王多铎统师过卫辉，遣内院刑部官捕获，犹龙、梦桂俱为军前正法。奏闻，上命并籍其家。

二十一日（乙巳），和硕肃亲王豪格奏报：『伪睢州总兵官许定国于元年十二月以书遗臣，言欲携其子来归，请我师渡河援之。臣覆书言：「尔果欲降，可速遣尔子来」。定国遂以二年正月遣其二子至，仍乞我师渡河，卫其眷属。臣因未奉命，不敢渡河。十五日，定国又遣人来，言高杰侦知彼遣子投诚，遂发兵五千围州城，不能自脱，亟望我师驰救。臣未经奉旨，不敢擅往。谨此奏闻】。

二十四日（戊申），遣参将徐应举招抚故明总兵高杰。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三。

二月初六日（己未），投诚睢州总兵许定国疏报：『寇孽高杰已用计擒斩；其余党尚未剿除，请发大军刻日渡河，以靖残寇』！得旨：『许定国计杀高杰，归顺有功，知道了。征南大兵，不日即至河南。兵部知道】。

初八日（辛酉），谕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曰：『闻尔等破流寇于潼关，遂得西安，不胜嘉悦！初曾密谕尔等往取南京，令既攻破流寇，大业已成，可将彼处事宜交与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等，尔等相机即遵前命趋在南京。大丈夫为国建功，正在此时；汝其勉之』！

十六日（己巳），谕镇守平阳固山额真阿山、马喇希、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等将满洲、蒙古官兵，与科尔沁兵及汉军唐玉、郎绍贞亲随之兵，俱会合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往征南京；到时，仍归各固山下。其阿山所领印信，交汉军任德功掌管，即令镇守平阳等处。

二十一日（甲戌），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奏报：『二月初三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四。

三月十三日（丙申），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等自军中奏报：『二月十四日，大军由西安府抵河南，招降流贼镇守河南伪平南伯刘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谕，即往三月初五日率师南征。因赍解所获西安府及潼关二处金印八颗及金银、珍珠、絀缎等物】。

二十九日（壬子），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等疏报：『三月初七日，臣统兵出虎牢关口，固山额真拜尹图等出龙门关口，兵部尚书宗室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侍郎尼堪等统外藩蒙古兵由南阳路，三路兵同趋归德，所过州县尽皆投顺。兵科凌駟叛逃南中，复为御史出巡河南，适在归德；亦已擒获。南阳伪副将李好猷札投诚，随给札升为总兵官。河南、开封、归德三府属州县，已委官管理。内院中书赵文蔚升为河南兵备道，王永亦升为清军道。总兵官高第留镇河南、孔希贵留镇归德，惟开封府尚未留兵驻防。许定国及投诚贼首刘芳兴等，俱随营南征。河南地方初定，请速铸给各官印信，以防诈伪』。疏入，得旨：王方收关陕，旋定中原；剿寇安民，勋庸茂着：朕甚嘉悦。所请地方各官印信，该部即与铸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五。

夏五月二十八日（己酉），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等奏报：「大军于四月初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俱已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令固山额真阿山率蒙古固山额真马喇希、富喇克塔及将士前夺泗北淮河桥；其守泗总兵焚桥遁，我军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余里，不及。十七日，遣尚书宗室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署护军统领杜尔德等率师至扬州城北，获船百余艘。是日，大军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令署护军统领顾纳代、伊尔都齐、费扬古、吴喇禅、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署梅勒章京格霸库等率师至扬州城南，获船二百余艘。十八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谕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三十五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五月初五日，进至扬子江。时伪福王下镇海伯郑鸿逵以水师守瓜州、曹总兵以水师守仪真汛地。初六日，我军陈北岸；相距三日。初八日晚，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率舟师由运河潜至南岸，列于江之西，距瓜州十五里。初九日，复令梅勒章京李率泰率舟师五鼓登岸，黎明渡江，官兵陆续引渡；令左翼舟师留泊北岸，敌至则以炮夹攻之。初十日，闻福王率马士英及诸太监潜遁。十五日，我军至南京，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维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弘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常应俊、大兴伯邹顺益、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夕卩）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中伯黄周鼎、成安伯柯祚永、驸马齐赞元、内阁大学士王铎、翰林程正揆、张居、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云构、李綽、给事中林有本、陆朗、王之晋、徐方来、庄则敬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来归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广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总兵胡茂祯、张士元、



郭虎、杨承祖、李中星、何应昌、翟鸣凤、王之刚、李遇春、张天禄、张天福、李成栋、李栖凤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二员，副将四十七员，参将、游击共八十六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捷闻，得旨：『皇天眷佑、宗庙式灵，王公、将士分猷宣力。方平河朔，旋定江南。览王奏报，朕深嘉悦！应行祭告、诏赦事宜，即择吉具仪呈览。王躬履戎行，指麾、调遣克奏肤功，特遣侍臣前赴军中慰劳。一应有功将帅官兵，作速察叙，以凭封赏！传谕与王。各该衙门知道』。

二十九日（庚戌），宣平定江南捷音。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六。

六月初十日（辛酉），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等奏擒故明福王朱由松捷音，言『南京既克，福王潜遁太平，遂遣多罗贝勒尼堪、护军统领图赖、固山额真阿山同固山贝子吞齐、和托、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阿尔津、敦拜、署护军统领杜尔德、梅勒章京伊尔德、阿哈尼堪、前锋统领努山等率官兵追之。福王复走芜湖，我兵趋击。福王登舟欲渡江，图赖遂据江口，截其去路。伪靖国公黄得功逆战，击败之；敌兵皆堕水，尽夺其舟，得功中流矢死。伪总兵田雄、马得功缚福王及其妃来献，并率十总兵部众降；获金银、絀缎、宝玉、貂皮等物无算』。得旨：『朕览王奏，福王朱由松就擒，将领兵丁尽行归顺，知道了。王平定江南，克有成绩，深可嘉悦！本内各营功次，一并详察，以便优叙。兵部知道』！

十五日（丙寅），以福王就擒，遣侍卫绰克图、巴克善等赍敕往谕和硕豫亲王多铎等。敕曰：『览王等奏捷，不胜喜悦！江南既定，福王就擒，此皆王与诸臣协力效忠所致。以天下为一家，正此时矣。王可移文各该地方，宣布德意，招抚居民。钱粮应征者照常征收，应解京者照常运送。其投降骑兵，仍留彼地。步兵应留若干、应裁若干？尔等酌量裁减。蒙古人有投顺者，俱分隶旗下；俟回军日同赴京师安插，口粮照满州兵丁支給。文武各官印信，俟尔等除受文册到日颁发。守洪武陵寝官役且暂留，将其官役地亩钱粮数目俱注明于册，送京裁夺。南京或仍为京、或改为省，俟大定日再议。一切紧要图籍，俱着收藏毋失』！

十六日（丁卯），镇守庐、凤、淮、扬等处固山额真准塔等报：『五月间，臣自徐州水陆并进，会刘泽清下副将高佑统战舰攻宿迁，随分遣官兵进击，大败之。师次清河，泽清所部总兵马化豹、副将张思义等率兵四万、船千余艘，据淮、黄、清三河口，连营十里。梅勒章京康喀赖同游击范炳、吉天相等率兵渡清河，列营相拒，以炮击败敌舰。复遣都司楚进功率步兵六百人拒黄河北岸，鸣炮相应。又分兵两路：一自清河上游进击，一攻对岸马步敌兵：俱败

之。合军进入淮安界，斩其副将二员、参将一员。师次清江浦，监司范鸣珂携敕印来降。泽清同伪总漕田仰，各率兵丁、家口登舟遁。伪总兵永馥率所部及城中官民出迎，遂克淮安。其凤阳、庐州一带望风纳款，臣随领兵巡历各处，安抚居民，委署官吏。是役也，共招降监司一员、总兵一员、副将二十三员、参将二十五员、游击四十员、都司守备七十三员，获船五百余艘、马九百余匹、骆驼二十五只、红衣炮一百二十位、银四万七千两』。捷至，下兵部察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七。

闰六月初四日（甲申），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等疏报：『流贼李自成亲率西安府马步贼兵十三万并湖广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四府所属各州县原设守御贼兵七万，共计二十万；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我军亦分水陆两路蹶其后，追及于邓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七处，降者抚之、拒者诛之。穷追至贼老营，大败贼兵八次；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公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俘自成两叔伪赵侯、伪襄南侯。并自成妻妾二口，获金印一颗，又获伪汝侯刘宗闵并一妻二媳、自成养子伪仪侯姜耐妻、伪齐侯顾英妻、伪总兵左光先并一妻三子及术士伪军师宋矮子，又获太原府故明晋王二妃。其自成两叔及伪汝侯刘宗闵，俱斩于军。自成又有妻妾三口因我军追急，投扬子江死。计我师追蹶自成及分翼出师败贼凡十有三战，获驼三十一、马骡六千四百五十、船三千一百八艘。又有故明宁南侯左良玉子梦庚、总督袁继咸、守道李犹龙、巡按黄澍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兵十万并家口泊舟九江之东流县界扬子江中，俱投降，共带大小船艘四万。合计河南属城十二、湖广属城三十九、江西属城六、南京属城六，共六十三城，已尽设官抚定矣』。得旨：『逆贼李自成罪恶贯盈，神人共愤；朕奉行天讨，定乱救民。览王奏报，知督兵追剿直至九江，破贼众二十余万，所获马驼、船艘各数千计。贼寇荡平，臣民抒愤。又收降故帅左良玉子左梦庚等兵十万人、船四万艘，河南、湖广、江西、江南等处尽皆归顺，朕甚嘉悦！郊庙社稷祭告礼仪，即择吉举行。王运筹决胜，茂着勋庸；特遣侍臣，前赴军中慰劳。一应有功内外王公、将士，作速察叙，以凭封赏』！

十三日（癸巳），命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地方。

二十三日（癸卯），命恭顺侯吴惟华为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军务，招抚广东。

升礼部左侍郎孙之獭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军务，招抚江西；尚宝寺卿黄熙允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招抚福建；原任大同巡抚江禹绪仍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招抚湖广；刑部郎中丁之龙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招抚云、贵。

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等奏报：『大师已定南京，随令贝勒博洛、固山额真拜尹图、阿山等率领官兵直趋杭州，持檄招抚浙江。迨我兵至杭，贼分两路迎敌，大败之。是夜，贼兵悉渡钱塘江逃窜，我军追至江岸驻营。贼兵见之，以为江潮朝夕有信，我军必致被淹；乃潮水连日不至，阖郡惊为神助。潞王大恐，遂率众开门纳款；浙西湖州、嘉兴、浙东绍兴、宁波、严州等府亦皆归顺。绍兴淮王渡江来见；复遣人至湖州紮周王眷属，移杭安置；收总兵王之仁所部兵将二万五千人。又闻杜阳王在庐州、和州作乱，随令总兵官吴胜兆等率师往剿，获杜阳王并其妻子』。疏入，得旨：『览王奏报，官兵进取杭州，潞王势穷归顺，浙江各府尽报遵依；总兵王之仁率众投降，杜阳王作乱擒获：俱知道了。王频奏奇勋，朕甚嘉悦！有功将帅官兵，速行察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八。

秋七月初三日（壬子），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叶臣等往江南代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

摄政王多尔袞遗书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等曰：『王遣多罗贝勒博洛等招抚苏州、杭州、绍兴等四府，又招抚潞、惠等王及王之仁等官兵，已悉知之。大兵日久劳苦，王可亲率诸将士还京。今已遣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固山额真叶臣、总督洪承畴等代王，俟贝勒勒克德浑等到日，一切事务交付伊等。王所统将士，可留满洲每旗护军参领一员、每甲喇护校一员、每牛护军二名、骁骑营每甲喇下章京一员、不留兵，汉军每翼梅勒章京一每旗章京一员、每甲喇骁骑校一员、每牛录马兵五名，益贝勒勒克德浑等军；红衣炮留置南京，炮手、绵甲兵俱带回。勒克德浑已尽率此处护军南行，王处所余护军俱带回。南京着改为江南省，应天着改为江宁府，设知府、不设府尹。掌印指挥、管屯指挥暂留，余指挥俱裁去。其卫所改为州县，俟天下大定，从容定夺。福王宗室在任者，悉改补别员。彼处所铸钱，留充兵饷。洪武陵设守陵太监四名、人丁四十名，仍给地二百晌，以供祭祀护守之用；余悉入官。洪武祖父陵不必监守，地亩、人丁悉入官。新投诚官刘良佐、刘松、李本深、张天禄等应否带回及彼处安置，王等酌行。其太子、福王及诸王并王铎、钱谦益、陈洪范、张秉贞等俱带回；公侯伯等应否带回，王等酌行。蒙古人员，尽行带回』。

初四日（癸丑），镇守淮阳等处固山额真准塔等奏报故明东平侯刘泽清率

所部兵丁并文武各官归顺。

二十九日（戊寅），凤阳巡抚赵福星奏报：『伪弘光旧漕抚田仰指薙发为名，鼓惑奸民作乱，杀通州、如皋、海门牧令；臣同梅勒章京谭布等领兵剿抚，悉就平定』。下所司知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九。

八月二十七日（丙午），梅勒章京屯泰奏言：『江西总兵金声桓征讨益王，阵获叛官王养正等六员、锺祥王朱慈蓉等九人。随同文武各官审实，将叛官正法；其故王皆衰残废弃，或应发原籍姑存余喘，以彰我朝浩荡之仁』。疏入，得旨：『故明诸王，无论大小，俱着赴京朝见』！

九月初二日（庚戌），浙闽总督张存仁奏报：『叛贼方国安、王之仁从富阳渡江犯杭城，遣副将张杰、王定国督兵往剿，斩首四千级。余贼复盘踞富阳，又令定国往余杭防剿；至关头，遇贼对垒。我师奋勇掩杀，追至小岭二十余里，斩获无算；阵擒国安子士衍等，斩之』。疏下兵部。

十三日（辛酉），镇守庐、凤等府固山额真准塔等奏报：『故明新昌王潜遁海岛云台山聚众作乱，攻陷兴化县。官兵进剿，破其巢穴，斩首三千级。获新昌王于淮安，斩之』。章下所司。

二十二日（庚午），海寇田仰寇福山，江宁巡抚土国宝率副将曹虎等击败之。捷闻，章下所司。

二十九日（丁丑），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舟、抚州、饶州、临江、吉安、广信、建昌、袁州及江南徽宁等府俱平。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

冬十月初十日（戊子），招抚大学士洪承畴疏报：『徽州一府，夙负险阻。故明翰林金声甘心悖逆，阴结闽寇，受唐王伪敕，起乡兵十余万，制造甲胄、枪炮等项，分布山隘，以拒我师。臣奉贝勒令，会同固山额真叶臣等一面进剿；一面分发告谕，宣扬朝廷德意。兹提督总兵张天禄同总兵卜从善、李仲兴、刘泽泳等由旌德县进兵，连破十余寨，驰至绩溪县生擒金声并伪官四员，俱斩于军。师至徽州，驻营城外，不令一兵入城；出示安民，市肆如故。嗣后抚辑招谕事宜，俟臣等商确奏闻』。得旨：『览卿奏，徽郡已经收服，兵不入城，秋毫无扰；具见运筹制胜，纪律严明，朕甚嘉悦！有功镇将及在事文武各官，通着察明叙录。抚辑善后及招谕事宜，俱听卿商确便宜行。该部知道』。

十九日（丁酉），时故明唐王僭号福建、鲁王窃据浙江，马士英等兵渡钱塘，去杭州城十里，立五营。平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勒克德浑遣满、汉官兵进剿，未至，马士英兵渡江去；总督张存仁、总兵官田雄追斩五百余级。以捷闻。

二十三日（辛丑），授札委总兵金声桓为左都督，充镇守江西总兵官。

二十八日（丙午），升江南常州府知府萧启元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等处地，提督军务。

十一月初四日（壬子），改浙江总督张存仁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福建军兼理粮饷。

十九日（丁卯），平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勒克德浑等奏报：『左翼梅勒章京朱玛喇等败伪总督马士英于余杭、右翼梅勒章京和托等败伪总兵方国安于富阳，斩伪副将二员、伪参游五员；及两翼会合回兵，于杭州城三十里外，突遇贼兵，复大败之。后马士英、方国安渡钱塘窥杭州，守杭州梅勒章京济席哈同总督张存仁、总兵田雄等率领官兵击败之，溺江死者无算』。

二十五日（癸酉），以李成栋为都督同知充镇守吴淞总兵官。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一。

十二月初七日（乙酉），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奏报：『福建伪阁部黄道周兵寇徽州，提督张天禄统兵进剿，生擒伪总兵、伪监纪李筦先、吴志俊等，阵斩贼将程嗣圣等十余人，歼贼甚众』。疏下兵部。

又报：『故明总兵高进忠率兵三千余人并战舰六十九艘自崇明来归』。下所司议叙。

十三日（辛卯），江宁巡抚土国宝奏报：『逆绅吴日生、荆本彻出没太湖倡乱，连■〈舟宗〉剽掠；提督吴胜兆、总兵官杨承祖等分兵追剿，逆首相继败亡』。章下兵部。

十五日（癸巳），江西总兵官金声桓奏报：『闽中拥立唐藩，遍加伪职。督臣佟养和发兵三营，合臣马步兵四路进剿。遣副将李士元、王得仁、汤执中等攻南赣，击败伪阁部李永茂、乡绅杨廷麟、刘同升、万元吉、揭重熙及福建之永宁王、罗川王、饶州之伪阁部黄道周、袁州之伪总督何腾蛟等数十万众，擒获伪都督陈祖恩、方重志、余时、张礼、沙孟志、蔡钦、金世任、督兵内监胡应龙』。疏入，报闻。

二十八日（丙午），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疏报：『巨寇荆本彻侵据崇明，总兵官李成栋统师进剿，贼势披靡，崇明底定。伪监军道王臣缙向为荆本彻威胁，今大兵临城，即开城纳款；请开使过之路，以广皇仁』！得旨：『王臣缙准与赦罪效用。有功人员，所司察明叙恤』。

二十九日（丁未），浙江总督张存仁疏报：『逆叛方国安、马士英啸聚江东赭山、杭州朱桥、范村等处，所在肆掠。梅勒章京朱玛喇、总兵官田雄、副将张杰等分兵进剿，方国安水师数万一鼓尽歼；其余诸逆，被我军擒斩甚众』。下所司察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二。

●顺治三年（一六四六、丙戌）春正月十三日（辛酉），江西提督总兵官金声桓奏报：『副将刘一鹏等围伪永宁王于抚州，红旗王定国先登，官兵继进，逆众溃走南门；我兵四面环截，擒伪永宁王并其子朱慈荣、邦真、妃张氏及其伪总兵谢尚达等九十余人，斩获无算。余党奔据建昌，我军追击，复弃城而遁』。捷闻，下所司察叙。

二十一日（己巳），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奏报：『故明唐王聿钊兵寇徽州，总兵张天禄等率兵堵剿，败之。获其阁部黄道周等，谕降不从，斩道周等于军前。我兵追击逸贼，直入浙江开化县，士民薙发投顺』。命有功人员，下部察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三。

二月初四日（辛巳），驻防江宁府侍郎巴山、梅勒章京康额赖等奏报：『正月十二日夜，江宁府城内民与城外贼，同谋作乱。事觉，捕斩为首者三十人。至十八日夜，贼首伪潞安王、瑞昌王复率贼兵二万余三路入犯，我兵俱击败之』。

初八日（乙酉），梅勒章京屯泰奏报：『伪永胜伯郑彩遣伪总兵刘福、副将林引等领众来援江西抚州，副将王得仁等率兵驰入贼阵，击败之。斩贼千五百余级，生擒贼将。又败其伪副将赵珩等于高山岭，斩获无算』。下所司知之。

十四日（辛卯），以总兵官田雄为都督同知，充提督浙江总兵官。

十六日（癸巳），授苏松常镇提督总兵官吴胜兆为都督同知。

十九日（丙申），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奏言：『潜山、太湖间司空寨贼首石应璉等故明樊山王朱常■〈《上水下》〉啸聚焚掳，遣将士驰剿，斩应璉等五人，生擒常■〈《上水下》〉，各寨悉平』。得旨：『朱常■〈《上水下》〉着正法』！

二十一日（戊戌），浙闽总督张存仁奏报：『昌化县贼首姚志卓，啸聚亡命，与江东叛寇方国安相结，攻陷县城；协镇张杰等领兵进剿，志卓遁去，昌邑复平』。报闻。

二十九日（丙午），命多罗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公图赖率师往征福建、浙江。赐之敕曰：『兹以福建、浙东等处寇贼僭乱；涂炭生灵，罪恶贯盈，天人共愤。特命尔多罗贝勒博洛行征南大将军事，统兵前征。一切机宜，必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服者戮之、倾心归顺者抚之，总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系归顺军民，不得肆行抢掠，务体朕以仁义定天下之意。若浙、闽既定，即斟酌善地，以屯大军；一面速行奏报前征消息，候

旨而行。其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如系小过，当即处分。至于护军校、骁骑校以下，无论大小罪过，俱与诸将商定处分。尔受兹重任，益殫忠猷；用张挾伐，立奏荡平。钦哉』。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四。

三月二十三日（庚午），平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奏报：『臣等奉命于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自江宁乘舟向湖广进发，正月初十日抵武昌。侦知马姓、王姓二总兵自岳州叛奔何腾蛟于长沙，遣护军统领博尔惠等率兵驰击，遇叛贼千余掠临湘，尽歼之。进至岳州，王总兵闻风遁走，追击败之；马总兵预从水路遁去，副将黑运昌未往，率船二百艘迎降。二十九日，师至石首，闻贼渡江围攻荆州，贼船千余艘泊江上；臣等于二月初二日遣尚书觉罗郎球等赴江南岸，谕令贼倘渡江，即行督剿，夺其船艘。大军遂去荆州百里渡江，乘夜疾驰。初三日早，抵荆州；贼竟不觉，尚尔攻城。我军突分两翼直躡贼营，大破之，斩获甚众；薄暮收兵，郎球等于江南岸获贼船千余艘。次日，遣奉国将军巴布泰等分两路追杀贼众于安远、南漳、喜峰山、关王岭、襄阳府等处，扑斩残寇殆尽。师进彝陵口，李自成弟李孜同伪磁侯田见秀、伪义侯张耐、伪武阳伯李佑、伪太平伯吴汝义及伪将三十九人、马步贼兵五千余名诣军降；获玉玺一、人口无算，马骡、牛只一万三千余。惟贼号一只虎者，未获』。捷闻，优奖之。下所司察叙。

夏四月初三日（己卯），谕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曰：『顷闻尔等破灭一只虎等贼，深用嘉悦！是皆尔与诸将士同心戮力，为国尽瘁；故不致重劳我师，削平逆丑。今一只虎等贼既殄灭，乘暑气未甚，亟宜班师。至于故明废藩、宗姓有献地投诚者，俱着免死，携来京师。若穷追降顺或叛而复归及被执献者，无少长，尽诛之。其英王已招降之贼党，一经释放，复聚为乱，肆行扰民，甚为失计。如闯贼李自成之弟李孜及贼官田见秀、张耐、李佑、吴汝义及副将、参将等官并贼之兵丁穷而来归，降叛反复者，俱斩。倘有诚心迎降者、着免死，携来！凡归顺良民，勿得扰害』。

初六日（壬午），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擒获逆贼陈万良等。报闻。

二十日（丙申），江西巡抚李翔凤疏报：『浮梁、余干等县逆寇勾连闽贼倡乱，直犯饶城；副将邓云龙等率兵击败之。副将王仁等进兵水口，击败闽贼，克光泽县；复旋师抚州，剿杀东乡、安仁一带逆孽，俘斩甚众』。事下兵部。

二十三日（己亥），安徽巡抚刘应宾疏报：『官兵进剿宁国、太平二府逆贼，斩获无算；招抚贼渠郑璧等二百名，余党解散』。下部察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五。

五月初四日（己酉），撤各省招抚官吴惟华、黄熙允、丁之龙、谢弘仪还京。

十三日（戊午），江西总兵官金声桓奏报：『官兵进取南赣，连战克捷，生擒伪军门刘广允及伪参、游等官』。报闻。

十五日（庚申），兵部议覆：『镇守江西总兵官金声桓疏称：「臣原衔提督抚剿，今更为镇守，事权不隆，无以弹压军民文武；请仍给原衔，锡之敕书，假以便宜」。臣部查镇臣无节制文官之例，本朝更无便宜行事之制；声桓所请，殊为僭越，自难允行。但江西寇氛尚炽，故改镇守为提督；一切剿抚事宜，仍令会同抚按并听内院大学士洪承畴裁行』。令改金声桓为提督总兵官，仍饬行。

六月十四日（己丑），湖川总督罗绣锦疏报：『总兵官徐勇率兵攻破麻城各山贼寨，生擒伪副将梅增、伪总兵周文江、岳州署总兵马蛟麟等，阵斩伪帅满大壮，生擒伪将龙现明等』。下部议叙。

二十日（乙未），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等进剿太湖逆贼，擒获伪大学士马士英、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等』。捷闻，令斩士英等；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

二十二日（丁酉），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等奏报：『大军五月二十日抵杭州，适贼兵营于钱塘江东岸，绵亘二百里，舢舨江上以待。我军未具舟楫，不能渡。忽见江沙暴涨，水浅可涉；遂令固山额真图赖等策马径渡，分兵往击之。伪国公方国安望风胆落，尽弃战舰，急趣绍兴；携伪鲁王朱彝垓遁保台州。大兵奋勇追剿，屡获全胜；擒伪总兵武景科等，斩获甚众，江东底定』。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六。

秋八月十三日（丙戌），南赣巡抚苗胙土疏言：『江西各府叛服靡常，总以赣州为观望之地。今诸路官兵十余营围赣已四阅月，兵将分饷、号令匪一，旗鼓不振。镇臣金声桓、柯永盛智勇兼备，士马精良；伏乞假以总理之权，一赴赣州、一镇南昌，令诸营将领悉听节制，庶号令明而荡平可期矣』。疏下兵部议。

十四日（丁亥），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疏报：『大兵攻克金华、衢州二府，擒斩伪蜀王朱盛浓、乐安王朱谊石及伪伯吴凯、总兵项鸣斯等，全浙底定』。下兵部察叙。

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伪阁臣谢三宾、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香苏壮等八十四人投诚。疏下兵部。

十五日（戊子），以恭顺王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与怀顺王耿仲明、续顺公沈志祥、右翼固山额真金砺、左翼梅勒章京屯泰率满洲、蒙古、汉军官兵往



征湖广、两广。谕之曰：『尔等先定湖广地方，次定江西赣南，由是入广东；镇守一方，遣人奏报候旨。但尔等同爵，今在军中，不可不立主帅；同去王公诸将等，凡事悉听恭顺王令行』！

二十日（癸巳），命智顺王尚可喜统所部官兵赴恭顺王军，协征湖广等处。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七。

九月初六日（己酉），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疏报：『伪瑞昌王朱谊泐结连江宁、常、镇、平、广逆党谋犯省城，官兵进剿，擒谊泐并其党伪经略韦尔韬、伪总兵杨三贯、夏含章等』。命斩之。

二十三日（丙寅），安徽巡抚刘应宾疏报：『伪崇阳王率贼兵来寇歙县，副将张成功等击败之，获伪总兵闵士英、郑鹏等』。命诛之。

二十四日（丁卯），湖川总督罗绣锦疏报：『逆贼何腾蛟等寇犯岳州，镇将高士清等进剿，斩获甚多』。下所司察叙。

冬十月初四日（丙子），湖川总督罗绣锦疏报：『总兵官郑四维等平定彝陵、枝江、宜都三州县，擒斩贼众无算』。下所司察叙。

初九日（辛巳），江西提督金声桓疏报：『副将潘永禧等擒获伪王朱常洵、总兵了悟、金志逵等，斩级无算，鄱寇悉平』。报闻。

十二日（甲申），江西提督金声桓奏报：『副将高进库、刘伯禄等克赣州，擒斩伪阁部杨廷麟』。下所司议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八。

十一月癸卯朔，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既定全浙，随分兵由衢州、广信两路进师福建。固山额真公图赖等击败伪阁部黄鸣俊等于仙霞关，遂破浦城。前锋统领努山等擒斩伪巡抚杨廷清、李暄，分遣署护军统领杜尔德、前锋参领拜伊岱等攻下建宁、延平等府。闻伪唐王朱聿钊遁走汀州，遣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杜尔德等率兵追袭，直抵城下；我军奋勇先登，擒斩朱聿钊及伪阳曲王朱盛渡、西河王朱盛瓌、松滋王朱演汉、西城王朱通简并伪官、伪伯等，抚定汀州。伪总兵姜正希率兵二万复袭汀州，乘夜登城；我军击败之，斩杀万余级。固山额真、宗室韩岱等破伪总兵师福军于分水关，入崇安县；俘斩伪巡抚杨文忠等，抚定兴化、漳、泉三府。署梅勒章京赵希泰等袭克福州。前后连破贼兵二十余阵，降其伪总兵二十员、副将四十一员、参游七十二员、马步兵六万八千五百余名，福建悉平；获伪玺九颗，马骡、輜重无算』。捷闻，得旨：『博洛等躬亲调度，平定浙、闽；命所司择日祭告天地、宗庙，诏赦天下』。

十六日（戊午），浙闽总督张存仁疏请钱塘一带紧要地方，应设水师五千，以防海寇。下所司知之。

十二月癸酉朔，苏松提督吴胜兆疏报：『故明遂平王朱绍鲲及伪职方杨模等拥众太湖，勾连海寇，谋为不轨；副将詹世勋等率兵扑剿，绍鲲等就擒』。命斩之。

十二日（甲申），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等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臣至，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捷闻，得旨：『豪格指授方略，克奏肤功；献忠伏诛，四川平定，深可嘉悦！有功官兵，察明议叙；仍择吉祭吉，诏赦天下』。

十三日（乙酉），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疏报：『伪高安王朱常淇同伪监军道江于东等盘踞徽州婺源县之小坑，拥众抗命。提督张天禄等率兵进剿，常淇及妻子并其党俱就擒』。命斩之。

二十八日（庚子），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疏报：『故明伪金华王朱由■〈木产〉据饶州境，拥兵煽乱安仁、万年、余干等县；都司余龙进兵捣其巢穴，获由■〈木产〉』。命斩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九。

●顺治四年（一六四七、丁亥）春正月初十日（壬子），湖广总兵官柯永盛奏报兴国州等处寨寇悉平。下兵部察叙。

二月初四日（乙亥），署两广总督事佟养甲奏报官兵平梧州。

十八日（己丑），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奏报：『故明宗姓朱议贵自称瑞昌王，与湖贼赵正聚寇洿池；我军进剿，议贵与正俱就擒』。命斩之。

二十四日（乙未），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疏报：『广州府伪唐王朱聿钁弟聿■〈金奥〉僭号绍武，署两广总督事佟养甲、署提督李成栋帅师进剿，斩聿■〈金奥〉并伪周王肃■〈𠂔上水下〉、益王思、辽王术雅、邓王器■〈土鼎〉、巨野王寿■〈金目勾〉、通山王蕴钺、高密王弘椅、仁化王慈𩶇、鄢陵王肃泐、南安王企垄、周王世子恭梁、辽王世子俨僚、宗姓由梧、慈𩶇，获伪王及文武官员印记共三百九十颗，广郡悉平』。命叙有功将士；其祭告、诏赦事宜，令所司择吉以闻。

二十七日（戊戌），以原任巡盐御史佟门鼎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十。

三月二十五日（丙寅），署两广总督事佟养甲疏报高、雷、廉三府平定。下部察叙。

夏四月初六日（丁丑），故明漕抚田仰带领兵丁三千名、马骡二百匹头投顺。

初八日（己卯），湖广巡抚高士俊疏报收抚长沙，招降伪总兵及参、游、知县、伪官、举贡共三十一人、兵三千五百名，获船三百艘、银一千余两、米五百余石。章下所司。

十四月（乙酉），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班师回京。随征固山贝子和托薨于军，是日丧至，令亲王以下出郊迎奠；固山额真公图赖亦卒于军，丧至，遣内大臣索尼等迎奠之。

十八日（己丑），江宁巡抚土国宝疏报：『苏松提督吴胜兆谋叛，杀死方姓推官、杨姓同知。督标将官高永义等立缚胜兆并同谋之陆罔，获伪银印一颗，随解江宁内院臣洪承畴研审确情，请旨发落！其叛党马雄、顾友成脱逃』。疏入，命察永义等功次并二厅官被杀情由，脱逃叛党严缉务获。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十一。

五月初二日（壬寅），江宁巡抚土国宝奏报：『舟山海寇沈廷扬等联■〈舟宗〉复犯崇明，游击李云龙等分兵追剿，廷扬就擒，俘斩贼兵千余，湖海诸寇悉平』。

初九日（己酉），初，故明废绅候峒曾等遣奸细潜通伪鲁王，为柘林游击陈可所获；中有伪敕一道，反间招抚大学士洪承畴及巡抚土国宝。事闻，觉其诈，于是谕江宁等处昂邦章京巴山、张大猷曰：『尔等镇守地方，遇有乱萌及奸细往来，严察获解，具见尔等公忠尽职。大学士洪承畴、巡抚土国宝，皆因效力我朝，故贼用间谍诬陷。总兵吴胜兆监收奸细谢尧文，供称嘉定县废绅侯峒曾子侯悬■〈彳 静〉等具逆疏付尧文潜通鲁王；尔等即将奸细谢尧文、窝逆之孙梢及有名各犯拘提到官，共同大学士洪承畴、操江巡抚陈锦严行审究具奏』。又谕洪承畴、土国宝曰：『顺治四年四月初四日，柘林游击陈可搜获敕一道；内云：「封承畴为国公、国宝为侯爵」。又黄斌卿密书内云：「承畴所具本章，已为转奏；国宝二次密字，亦已转奏国主讫」。又云：「内仗承畴杀巴、张二将，外托国宝靖除地方，则江南不足定」等语。朕见此，益知贼计真同儿戏。因卿等皆我朝效力大臣，故反间以图阴陷；朕岂堕此小人之计耶！卿等当益励忠勤，以报国恩，勿以此介意』！

十三日（癸丑），实授委署各官：以总兵官佟养甲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给事中袁彭年为按察使司僉事、提学道。

十九日（己未），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疏报：『故明推官陈子龙阴受伪鲁王部院职衔，结联太湖巨寇，潜通舟山余孽。章京索卜图计擒之，子龙投水死。湖海诸寇闻风解散，苏松一带渐次削平』。

浙闽总督张存仁奏报：『海寇周崔芝据福州镇东卫并海口民城，屡肆剽掠。副将满进忠等分兵击之，两城俱下。又贼党岑本高犯浦城，为副将李绣所败；斩获甚多，地方平定』。

六月初五日（甲戌），以李成栋为左都督，充提督广东总兵官。

十一日（庚辰），两广总督佟养甲奏报招降故明赵王朱由棖、总兵李志珪。

南赣总兵官柯永盛奏报：『游击杨遇明、孔国治等率兵解安远县围，破贼兵万余人，降三十余寨，贼巢悉平』。

二十日（己丑），册封故多罗饶裕郡王阿巴泰子贝勒博洛为多罗郡王。册文曰：『尔贝勒博洛破流贼、灭福王，平定河南、江南时，尔佐和硕德豫亲王以行。王分兵一半，令尔招抚苏州、杭州等府地方。尔获故明惠王、潞王等亲王郡王五人、世子一人、巡抚张凤翔等文武官员六十人，降其兵二万五千八十人。战败敌兵，凡十五次。又攻克三府七县，遂平定江南常州、苏州等府十三州县，浙江杭州等府二十一州县。又平定福建、浙东时，以尔为征南大将军。尔渡钱塘江抵浙东，败敌二次；克取金华府，擒斩蜀王朱常浓等三人，伪阁老马士英、伪国公方国安等大小五十五员；收降。武官大小三百一十四员，马步兵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人；平定八府、五十三县地方。继入福建，诛伪唐王朱聿钊等伪亲王郡王七人、世子一人、将军二人、总督一人、伯一人、巡抚一人；共败敌兵二十四次，收降伪国公郑芝龙等大小官二百九十一员、马步兵十一万三千人。八府一州五十八县地方悉皆平定，以及江西四县之地。故进封为多罗郡王，赐之册印。尔其钦哉』！

二十四日（癸巳），湖广巡抚高士俊奏报：『大军攻拔衡山、安化、新化、龙阳等县、衡州、常德二府，生擒伪总兵黄朝宣及副将、游击、通判等官，斩首二千余级』。

二十五日（甲午），苏松提督吴胜兆谋反鞫实，伏诛。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十二。

秋七月二十一日（庚申），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莒州洞贼李长蛟等陷建宁府，总兵官李应宗、副将曹元吉死之。

八月初二日（庚午），江西提督金声桓疏报擒获故明宗姓伪麟伯王、霭伯王于泸溪山。命斩之。

十七日（乙酉），定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满达海、固山额真杜雷、觉罗巴哈纳、准塔巴图鲁、马喇希、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墨尔根侍卫李国翰、护军统领哈宁噶、车尔布、德尔得赫等分兵征剿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资阳等处，斩伪王及巡

抚、道官、总兵、副、参、游、都、守一千余员，兵丁无算，获马骡一万二千四百余，川寇悉平』。

二十二月（庚寅），江宁巡按刘今尹疏报：『徽州伪总兵余希生等就擒，余众溃散；张公山各寨悉平』。

原任延安府推官顾咸正坐叛逆，伏诛。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十三。

九月二十七日（甲子），南赣巡抚刘武元奏报所属瑞金、石城、兴国、英德等州县土贼悉行剿平。下兵部察叙。

冬十月初三日（庚午），初，投诚武毅伯施福同澄济伯郑芝豹率十镇官军，持投诚平国公郑芝龙牌札，招抚白沙；至申子等处，驱散巨寇苏成，降伪总兵林瑜等。别遣总兵施琅、梁立同提督李成栋、监军戚元弼等援剿顺德县海寇，多所斩获。会谍报贼首张家玉陷东莞，遂遣黄廷、成升等以舟师二千击败之，家玉走匿新安县之西乡。是时三水、新宁等县并来告急，复遣投诚都督戴忠等率水师抵九江追击，斩获甚多。至是，以捷闻。

二十八日（乙未），江西巡抚章于天遣副将徐文灿、汤执中领官兵剿吉水县贼王来八等，斩获甚多。以捷闻。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十四。

十一月丁酉朔，江西巡抚章于天疏报广信、弋阳、铅山、崇仁逆寇悉平。

初三日（己亥），南赣总兵官柯永盛疏报宁都逆寇悉平。

初七日（癸卯），两广总督佟养甲疏报擒斩逆贼陈邦彦等。下兵部察叙。

十四日（庚戌），以侍郎陈泰督左翼、梅勒章京董阿赖督右翼，率江宁、杭州驻防官兵及提督总兵官刘忠、左路总兵官金声遥、右路总兵官许得功等征福建。

十六日（壬子），江西巡抚章于天奏报东安县逆寇平。擒伪瑞昌王朱统■〈汲上金下〉。得旨：『朱统■〈汲上金下〉着正法。有功官兵，下所司察叙』。

二十八日（甲子），平南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以平湖南捷闻，下所司议叙。

十二月丁卯朔，江西提督金声桓疏报：『吉安等处伪官郭应铨等受永历伪职，盘踞龙泉山中，与渠魁王来八勾连作乱，残害地方；遣副将刘一鹏率兵扑剿，擒贼渠王子凌、郭应铨等，斩获无算』。章下所司。

初六日（壬申），浙闽总督张存仁引疾乞休，许之。升操江巡抚陈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闽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

初七日（癸酉），浙江巡按秦世祯疏报：『逆贼黄斌卿拥船八十余号直犯

宁波，总兵官张杰堵截夹攻，斩级无算；获器械伪印等物，擒贼渠俞国统等二十四人』。章下所司。

二十日（丙戌），平南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等奏报：『臣等自岳州府进兵至长沙，伪巡抚何腾蛟、总兵王进才已先遁去；随遣梅勒章京卓罗、蓝拜等探其所向，遇进才部贼舍舟登岸逆战，卓罗等击斩之。我师次湘潭，闻伪平尚伯黄朝选拥贼十三万屯于燕子窝；臣率梅勒章京蓝拜、屯泰等，由水路进至芦口，击破北岸贼营。智顺王尚可喜同卓罗等由陆路进至渚州，遇伪总兵徐松节引马步贼一万三千逸去；随尾其后，追击败之。会谍报朝选遁走衡州，臣星夜进兵趋衡；朝选与其四子匿于神祠内，搜获斩之，余孽尽歼。臣又令怀顺王耿仲明、固山额真金砺、梅勒章京卓罗等由衡州水路还长沙；遇伪总兵杨国栋拥兵贼二千屯天津湖；前队甲喇章京张国柱、扎苏蓝等击败之。次日，国栋领马步贼三千从牛皮滩遁去，我兵追击之，生擒伪副将七员。怀顺王耿仲明等至长沙，国栋领马步贼七千水陆迎战，我兵奋战，贼众大败。追入长沙城内，悉歼之。又闻贼困桂阳州，令智顺王尚可喜同蓝拜等赴援，留固山额真金砺等于衡州。臣同怀顺王耿仲明并卓罗等趋祁阳，闻贼兵三千据熊飞岭，随率兵三百趋击，追入祁阳；俟我军齐集，围其城，杀伪总兵一员、副将一员、马步贼七千。又闻贼据宝庆，留怀顺王耿仲明为后应，臣引兵趋宝庆，围其城克之，斩伪鲁王朱鼎兆、世子朱干生、伪总兵黄晋、李茂功、吴兴、伪监司刘佐、伪副、参、游、都、守四十余员、马步贼三万二千。又闻伪永历据武岗州，我兵夜发疾进，令梅勒章京黑成功、协领渥赫纳等为前队，遇贼梗路，黑成功等击败贼众，贼奔入木城。次日，我兵纵火焚木城，夺门而入；斩伪监军道一员、伪总、副、参、游、一百余员、马步贼兵一万。是日，伪安国公刘承荫领伪总副等官一百七十余员、马步兵一万八千有余至夕阳桥，臣同梅勒章京卓罗等击败之。师抵武岗，伪永历仅以身遁，刘承荫降。先是，智顺王尚可喜等趋桂阳时，闻郝摇旗所部贼一千四百聚翔凤铺，令护军统领线国安、协领苏郎等击败之。及师抵桂阳，贼已解围遁走。闻郝摇旗据道州，令蓝拜等趋进，摇旗遥去。又遣国安等引兵趋靖州，追缉伪永历。有伪总兵萧旷、姚有性拥兵一万、土司兵二千据靖州，国安等疾驱围其城，夺门而入；生擒旷及有性，余贼悉歼。又有伪侍郎盖光英等领土司兵一万四千，扬言欲夺萧旷、姚有性，侵犯我营；复击败之。我师趋沅州，闻伪伯张宪弼部下伪总兵分立五营于黔阳，令蓝拜等往围之；贼出城迎战，蓝拜等击败之，斩贼七千有余。师至沅州，宪弼拥贼三万有奇，出城拒战；我兵奋击，遂克其城：湖南悉平。贵州黎平府伪岷王朱挺峻降。计前后所获伪永历太子朱尔珠、骊山王朱挺琬、安昌王朱挺眷并伪将军宗姓等二十七人，招降伪国公刘承荫、伪伯王云程、刘承永、董英、周思仲、高清浩

、郑应昌、伪内阁吴秉、伪巡抚傅上瑞及伪总兵四十七员、伪副、参、游等二千余员、马步兵六万八千有奇，获马匹、船只无算。苗夷大半俱降；其未顺者，已遣人招抚。新服地方，需人料理，随令总兵官于时中、副将王希用率新降兵二千四百驻衡州府，又委副将何允为总兵官同副将刘尚艾率新降兵一千二百驻武岗州；投诚总兵陈跃龙、副将萧远领新降兵三千驻黎平府。偏沅巡抚高斗光有疾未痊，委投诚伪伯周思仲代之。又令投诚副将张勤领新降兵一千同周思仲驻沅州，总兵官马蛟麟驻常德府』。疏入，优旨嘉奖之。

二十四日（庚寅），原任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马成龙等援剿处州，斩贼无算，恢复景宁、云和、龙泉三县。下所司知之。

湖广荆州总兵官郑四维奏报：『逆贼牛万才窥犯松滋，游击刘进忠等援剿，斩贼千余，贼奔深谷。臣虑荆属州邑辽阔，又接壤襄、郧、陕、蜀、滇，有历来未服土司通同诸贼盘踞归巴，窥伺彝陵，诚为心腹之患。请增兵防守彝陵、澧州，以为久远之计』。章下所司。

福建巡抚佟国鼐奏报：『逆贼郑彩等纠贼数万，围攻省城；副将邹必科等奋剿、斩级数千，余贼溃散』。章下所司。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十五。

●顺治五年（一六四八、戊子）春正月十五日（辛亥），原任浙闽总督张存仁奏报伪宜春王朱议衍率众从江西入据汀州山寨，总兵官于永綬破其寨，议衍就擒。命诛之。

二月初九日（甲戌），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柱疏报：『江西总兵金声桓据南昌以叛，伪称豫国公；王德仁伪称建武侯，余将各称伪职，用伪隆武年号；攻陷郡邑，劫掠船艘。声言将浮江东下，窥伺江南。请速发大兵，以图扑灭』。章下兵部。

十六日（辛巳），原任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官兵恢复连城、顺昌、将乐三县，并先后擒斩伪侍郎赵士冕、伪总兵黄锺灵等』。报：闻。

二十二日（丁亥），浙江巡按秦世祜疏报：『武义县贼何士祜等入城杀官劫印，旋率兵剿平之；生擒贼官冯坪、谭振举二人，并获伪印旗帜』。报闻。

二十七日（壬辰），偏沅巡抚线缙疏报：『伪贵溪王朱常彪、伪恢武伯向登位勾通苗贼、结连张先壁等，分兵二路寇沅州。臣同护军统领线国安、梅勒章京许尔显等合兵进剿，攻下永宁，斩首三千余级；获常彪、登位及伪将二十余人，俱伏法』。报闻。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十六。

三月十五日（庚戌），命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何洛会统领官兵，讨江西反贼金声桓。赐之敕曰：『兹以叛贼金声桓等背恩倡乱，荼

毒江西，罪恶滔盈，亟应诛剿。特命尔谭泰充征南大将军，统兵前征。凡事与何洛会等同心协谋而行，毋矜己知，不听人言；毋恃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不得已而后降者，杀无赦；被贼胁迫，大兵一到，即来迎降者，悉行赦宥。有能杀贼、擒贼归正者，仍分别升赏。总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良民，不得擅取一物，务体朕定乱救民至意。其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如系小过，当即处分。至于护军校拨杂库以下，除死罪外，其余无论大小过犯，俱与诸将商酌，径行处分。尔受兹重任，宜益殫忠猷，用张挾伐，立奏荡平，以安黎庶。钦哉』。

二十三日（戊午），反贼金声桓遣谍遗书开归总兵高第，约期举兵。第执其使以闻。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十七。

夏四月初七日（壬申），浙闽总督陈锦疏报克复建宁，擒斩为郟西王朱常湖、伪国师王祁、伪军门总兵等。报闻。

十七日（壬午），平南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疏报：『大军至辰州，擒伪荣王朱有楨子朱松于苗洞，又生擒为奉国将军朱运焯于兴化土司；随破永宁巢，擒伪贵溪王朱长标。军至广西全州，何腾蛟等闻风遁去，贵州铜仁府、广西全州、兴安县、关阳县苗瑶共三十一处、洞二百六十处俱各归顺；擒获伪南威王朱寅卫并子朱戴功、伪长沙王朱由栉、伪辅国将军朱华等共四十一人及诸伪伯、伪总兵、司道官员甚众』。疏入。下所司察叙。

二十一日（丙戌），命固山额真刘之源、佟图赖为定南将军，率左翼汉军官兵驻防宝庆；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为定西将军，率右翼汉军官兵驻防汉中。

二十六日（辛卯），凤阳巡抚陈之龙奏：「自金逆之叛，沿海一带与舟山之寇止隔一水，故密差中军各将稽察奸细，擒到伪总督黄毓祺并家人袁五，搜获铜铸伪关防一颗、反诗一本；供出江北窝党薛继周等、江南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元等，见在密咨拏缉』。疏入。得旨：『黄毓祺着正法。其江北窝贼薛继周等、江南逆贼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元等，着马国柱严饬该管官访拏。袁五着一并究拟』。

五月二十日（甲申），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疏报官兵大破金逆，恢复九江、饶州等府。报闻。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十八。

秋七月十五日（戊寅），颁给靖南将军陈泰敕印。敕曰：『兹以福建叛贼作乱，罪恶滔盈，亟应诛剿。特命尔陈泰充靖南将军，统兵前征。凡事与董阿赖、李率泰、济席哈、祖泽远等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



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不得已而后降者杀无赦；被贼胁迫，大兵一到，即来迎降者，悉行赦宥。有能杀贼、擒贼归正者，仍分别升赏。总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良民，不得擅取一物，务体朕定乱救民至意。其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如系小过，当即处分。至于护军校、饶骑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无论大小过犯，俱与诸将商酌，径行处分。尔受兹重任，宜益殫忠猷，用张挾伐，荡平闽地，以安黔黎。钦哉』。

十七日（庚辰），以董学礼为右都督，充福建提督总兵官。

二十七日※寅），浙江巡抚萧起元疏报：『擒获衢州贼魁赵之超并伪银印一顆，又招抚临安县贼渠高自生等千余人』。下部知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十九。

八月癸巳朔，南赣巡抚刘武元奏报：『江西逆贼金声桓、王得仁等拥众二十余万，直犯赣界，围城三月；官兵誓死决战，杀贼万余，遗孽望风奔窜，重围顿解』。报闻。

初七日（己亥），浙闽总督陈锦疏报：『海逆郑彩等连■〈舟宗〉千余，盘踞长乐、连江等县；总统部臣陈泰、李率泰等分兵夹击，尽驱出海，长、连二县次第恢复。又统前师直入兴化，生擒贼渠伪总督顾世臣等十一人，斩之；兴郡荡平』。报闻。

初十日（壬寅），授投诚唐通、左梦庚、郑芝龙、董学礼、许定国子尔安为一等精奇尼哈番，刘良佐为二等精奇尼哈番，刘泽清、李本深为三等精奇尼哈番，张天福、刘进忠、刘忠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张国柱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张大元、赵之龙、李朝云、韩文、郑家栋、刘麟图、许得功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周可德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徐育贤、刘泽洪为二等阿达哈哈番，郭祚永、邓文尧、朱国弼、黄九鼎、张国才、邹存义、李祖述、李世宏、张拱日、徐九爵、柳祚昌、刘允极、孙维城、徐九成、李虎、陈泰极、毕科、张秀、庄世坤、韩孟志、常登、马士秀、于得水、王羔、马选、唐钰、蒋秉忠、罗岱、郝效忠、贾三省、陈秀、郭燻、韩雄、韩英、陈尚智、石国玺、南一魁、为三等阿達哈哈番，王凤翔、郭有才、徐恩盛、崔大成、郑启君、王尊、张应魁、刘君荣、牛应元、张云、张天福、吴雷、高云龙、秦正邦、张国安、赵定邦、施有功、王登名、闫镇、雷起龙、萧正选、董延福、陈守礼、陈有福、郑育民、范希朝、郑一国、张文养、武继文、叶时荣、张正国、高凤翔、宋得名、李世祚、李化成、周得功、何友、徐有才、傅天祥、李守福、曾大明、尚弘业、陆显贵、高进忠、王应时、王国政、陈奇功、陈节孝、李铎、王一龙、陈廷启、王友臣、韩定国、杨国用、张冲霄、张弘义、李洪成、张应诏、张拱选、张

勋、黄元启、姜云凤、席应俊、张奎、徐有德、孟良贵、梁可大、孙成良、高仲举、王廷选、李有声、于国柱、万养忠、谢进表、施茂安、邓希玉、刘定邦、王成功、张永昌、张彦良、王应举、安文新、王大才、李天弼、蒲才、常逢春、杜忠、谢成功、杨华、陈耀武、李成国、张荣、李应春、张起龙、刘启恩、党守权、孟希舜、王万、张任先、夏成官、范希周、郝庆、武自成、马天祥、胡雄、曹起凤、王进忠、周贵、张天宇、刘士心、齐赞元、宋纪、蔡忠、窦国宁、董永才、左光先、白广恩、牛成虎、李龙、曹有义、蒋麟、张邦宁、陈文廉、李发、黄龙、张忠、张成福、徐彪、王可臣、蒋登雷、刘大受子守贞、马登黄子九贵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吕猷忠、王良策、杨文龙、杜忠良、张本治、李芳、张仲斗、席金胜、何耀龙、赵静龙、康成奉、杨玉芳、叶虎、张奉学、陈天受、胡能、崔应秀、马国梁、李龙、余继魁、方彦功、胡守仁、李光先、吴天位、康尔宁、李杰、吴贵、李玉、李养凤、张进忠、康成功、傅进忠、邢正、景万通、陈进禄、杨武、李得功、荀官、王承用、柯名望、常明伦、于林龙、吴国友、杨魁、达自瑞、袁九龙、张豹、白应时、边希望、郝攀桂、乔国万、王应举、赵受、姚忠孝、刘国辅、丁志高、王兴、郝有才、刘成功、鲁宗儒、康德才、李禄、张祯、徐有功、石福、田永科、于振国、朱守贵、常国安、戚成虎、崔国泰、杜有才、潘泽民、姚仲礼、张斯璞、夏世福、陈国卿、刘光祚、陈有为、董魁吾、何成、郭光斗、王彪、熊起凤、冯天保、刘栋、刘惟基、花虎、于大鹏、解朝、白云鹤、万九洲、张干、刘珍、尹国诏、庞守廉、关卜寿、张凤羽、胡廷聘、刘调元、苗时化、张九儒、孔永吉、孟国良、杨国镛、龙略、徐弘业、徐得麟、李应魁、王茂才为拖沙喇哈番。

十二日（甲辰），解浙江绍兴总兵官吴学礼任，以其防御不严，致海寇突犯余姚故也。

二十三日（乙卯），以浙江督粮道参议张学圣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提督军务。

九月壬戌朔，江西巡按王志佐疏报：『伪巡抚吴江、伪兵部尚书余应桂等久聚南康湖口，党恶助逆；遣游击李文玉进剿，江等就擒』。命斩之。

十一日（壬申），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统兵讨湖广逆贼李锦。赐之敕曰：『兹命尔充定远大将军，统领大兵，前往湖广地方，征剿李锦等贼。凡事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宜严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不得已而后降者杀无赦；其从前被贼胁迫，大兵一到，即来迎降者，悉行赦宥。有能杀贼、擒贼归正者，仍分别升赏。总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良民，不得擅取一物，务体朕定乱救民至意。其行间将领功绩死罪，察实纪明汇奏；诸将如有

应得之罪及甲喇章京以下，无论大小过犯，俱与诸将商酌，径行处分。尔受兹重任，宜益殫忠猷，用张挾伐，立奏荡平，以安黎庶。钦哉』。

冬十月十三日（甲辰），偏沅巡抚线缙疏报定南将军固山额真佟图赖恢复宝庆。下所司义叙。

二十五日（丙辰），刘泽清勾连曹县叛贼，谋为不轨；事觉，泽清并弟侄及贼渠李洪基、李化鲸皆伏诛。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

月初四日（甲子），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奏报：『广贼李成栋妄称惠国公，始踞南雄。继而勾连峒蛮土寇，号称百万，直犯赣城；抚臣刘武元、总兵官胡有升等大破之。成栋单骑走，斩首万余级，俘获无算』。得旨褒奖，从优叙赉。

十二月二十一日（辛亥），南赣巡抚刘武元疏报：『副将刘伯禄等攻破鱼骨等寨，擒斩伪军门刘志谕并伪副将、参将、游击等二十余名；参将栗养志等攻破莲花等寨，俘其伪滋阳王妃孔氏，并擒斩伪都督叶南芝等；游击鲍虎等又大败贼兵于土桥，擒斩伪军门刘飞等，杀获甚众』。疏入，下所司察叙。

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奏报副将杨捷等恢复都昌县城；生获贼渠伪兵部尚书余应柱。命斩之。

二十五日（乙卯），以破李成栋功，加南赣总兵官都督同知胡有升为左都督，副将刘伯禄为都督僉事，参将董大用、贾熊为副将，署参将杨遇明、署游击鲍虎、孔国治为参将，署副将先启玉、杨继为都司。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一。

●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己丑）春正月初三日（壬戌），浙闽总督陈锦疏报：『福州总兵张应梦恢复罗源县，右路总兵马得功恢复永春、德化二县，擒伪总师颜昌儒等，平三百余寨』。下兵部察叙。

福宁巡道潘映娄坐陷城从逆，削职，下督抚按质问。

初六日（乙丑），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奏：『舟山伪僉都严我公率知府许珖等投诚，兼献进剿机宜，愿充乡导』。下兵部议。

二十日（己卯），以甲喇章杨名高为都督同知、福建提督总兵官。

二十三日（壬午），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谭泰、固山额金何洛会等报平复江西捷音云：『官兵于去年七月初十日薄南昌府城下，围困贼兵。至本年正月十八日，固山额真何洛会领护军参领喀尔他喇、署甲喇章京根特巴图鲁至城南，竖云梯进攻。十九日午后，蒙古固山兵先登，叛贼金声桓中二矢，投水死，仍砾尸示众；生擒王得仁，正法。贼党尽歼，南昌、九江、南康、瑞州、临江、袁州等府地方俱平；获金银、骡马、船只、珠珀、珊瑚、玉帛、貂裘等物

无算』。下兵部察叙。

二月二十日（己酉），谕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谭泰、何洛会等曰：『尔等所奏，众官兵同心协力，攻取九江等府，击败各处贼兵，俘斩甚众；又困取南昌，戮金、王二贼及其兵将，恢复江西，朕甚嘉悦！尔等所统官兵殊为勤苦，抚定江西完日，即率领回京。至镇守江西总兵、副将等官，可于尔等同去汉军旧官内酌量选补；令其管辖新兵，并量付汉军，期于足备捍御。至前带去新归汉军旗下刘良佐等官，令其一同来京另用』。

二十九日（戊午），以湖总督罗绣锦奏报：『辰常总兵官马蛟麟率官兵剿张逆于黄茅田，大破之；擒斩逆贼八百七十余人，获马一百余匹、伪关防五十七颗及旗帜、火炮、器械甚多』。下所司叙恤。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二。

三月十九日（戊寅），浙闽总督陈锦奏：『福建福清等二十县士民同心效死守城，忠义可嘉。请免本年丁徭，以示鼓劝』。疏下部议。

二十二日（辛巳），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奏报楚贼突犯霍山，把总韩明秀、守备徐志高赴敌死之。下兵部。

二十五日（甲申），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谭泰、何洛会等奏报：『大兵进至南安，侦知逆贼李成栋窃据信丰、伪袁国公窃据南康。遣兵先破伪袁国公，歼除殆尽；继抵信丰，前后合围。逃出之人报云：「贼谋夜遁，梅勒章京觉善等遂登梯攻克其城。贼溃散渡河，署梅勒章京宜尔格德等督兵追剿，李成栋溺水死」。随令护军统领伊尔德等平定抚州、建昌两府，复破伪总兵杨奇盛兵二千有奇；擒斩渠魁，扑灭余孽，江西悉平』。捷至，下所司议叙。

夏四月十五日（癸卯），福建巡按霍达奏报官兵恢复平和、诏安、漳平、宁洋四县。

二十五日（癸丑），浙闽总督疏报官兵平福宁州、福安县。

靖南将军陈泰等奏报：『福建二府一州、二十九县先为贼踞，臣等领兵剿杀，俱已恢复，安设官兵，全闽底定』。捷闻，得旨：『据奏官兵大捷，福建全省已定。陈泰等尽心调度，克奏肤功，深可嘉悦！在事有功人员，察明议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三。

五月十九日（丁丑），改封恭顺王孔有德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为平南王。

令定南王孔有德率旧兵三千一百及新增兵一万六千九百，共二万，往剿广西，挈家驻防。其全省巡抚、道府、州县各官并印信，俱令携往。靖南王耿仲明率旧兵二千五百及新增兵七千五百、平南王尚可喜率旧兵二千三百及新增兵

七千七百，共二万，往剿广东，挈家驻防。其全省巡抚、道府、州县各官并印信，俱令携往。赐孔有德敕谕曰：『广西逆贼啸聚煽乱，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大兵，相机征剿；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军机、不遵号令应行处分者，听王便宜从事；若罪大不便自处者，指名参奏。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料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王受兹重任，其益殫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纾朝廷南顾之忧！钦哉。特谕』。赐耿仲明敕谕曰：『广东初定，人民甫安；旋因逆贼构乱，斯民复陷水火。兹特命尔同平南王统领大兵，同心商酌，相机征剿；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军机、不遵号令应行处分者，听王便宜从事；若罪大不便自处者，指名参奏。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听尔同平南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应地方文官照旧料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王受兹重任，其益殫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纾朝廷南顾之忧！钦哉。特谕』。尚可喜敕谕同。

二十五日（庚辰），以福建云霄总兵官王之纲为都督佥事，充镇守汀州等处总兵官；降级总兵官马得功为都督佥事，充镇守泉州等处总兵官。

二十四日（壬午），升湖北提学道佥事王尔禄为浙江按察使司副使、宁总兵备道，湖南提学道参议黄澍为福建按察使司副使，分巡兴泉道。

六月十八日（丙午），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疏报南赣余孽拥故明宗室朱由植作乱，官兵讨平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四。

秋七月十六日（癸酉），湖广巡抚迟日益疏报剿抚黄州贼众三百余砦，伪王朱蕴■〈金严〉等就擒。得旨：『兵部察叙。朱蕴■〈金严〉着即于彼处正法』。

十八日（乙亥），署江西提督事刘光弼疏报平复广昌县，收抚饶州、抚州，降将三十余员。章下所司。

二十七日（甲申），南赣巡抚刘武元奏报：『广东余孽三路肆逆：一则长驱渡岭，入犯南安；一则屯聚乌径，窥伺信丰；一则设计夹攻，直逼崇义。随分调各营将士奋勇会击，连破木城，擒阵伪军门刘治国等九人，阵获马匹、器械无算』。下兵部叙恤。八月十九日（丙午），定远大将军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奏报：『大军自安陆府渡长沙江，闻贼渠何腾蛟、马进忠等据湘潭，多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固山额山阿济格尼堪统八旗前锋兵并护军为前哨，臣领众军为后队；前哨兵先抵湘潭，贼出三门迎战，我兵分击，大败之，生擒腾蛟。夺门而入，克其城。随令尚书阿哈尼堪、固山额真刘之源等率兵一旅趋宝庆，固

山额真佟图赖、伊拜等率兵一旅趋衡州。时闻贼渠一只虎据辰州，臣亲领兵渡江趋辰州。又闻贼渠杜允熙部据永兴，臣星夜趋永兴；前锋统领席特库等先至，夺门而入。生擒伪总兵尹举智等十人，斩之；获马七十一匹、船四百艘。一只虎闻风，弃辰州而遁。阿哈尼堪、刘之源等闻贼首王进才、马进忠据宝庆，乘夜驰往。平明抵城，贼众迎战，击败之。遂克宝庆，破南山坡九营；斩伪总兵马有志、胡进玉等七人，获马百十有七匹。努山等又击破进才九营于大水，阿哈尼堪等击破贼首袁宗第、二只虎等十营于红江。师至沅州，令伊尔都齐等分兵一半趋靖州。时有贼三千余踞山角立寨，梅勒章京金维城等直冲入，大败之。靖州贼闻风先遁，我兵奋力追逐，获马三十匹。固山额真佟图赖等距衡州三十里，遇贼兵千人屯桥上，前锋兵击败之。又破伪总兵陶养用寨于石桥门，斩养用；破伪伯胡一清七营于城南山、伪副将黄姓兵于望公岭、伪总兵周进唐兵于山峪口、伪总兵方姓等兵于山上。一清后率贼众万人，距广西全州三十里立六营；又击破之。我师遂入全州】。

二十四日（辛亥），浙江福建总督陈锦奏报：『江右流寇突入延平，攻陷大田、尤溪二县。臣随调兵会剿，恢复二邑，斩馘甚多』。诏下所司。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五。

九月初八日（甲子），授投诚伪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严我公仍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招抚沙埕舟山等处招抚使，伪开远侯吴凯为沙埕侯，伪义安伯顾奇勋为舟山伯，伪开平将军姜君献为归义将军，伪总兵陈德芝为招抚标下右营总兵，雷虎彪为招抚标下后营总兵，杨子龙为招抚标下前营总兵，伪安远将军王用升为怀义将军，伪翼义将军陈龙为慕义将军，伪副使吕一成为沙埕监军副使，高树勋为舟山监军副使：俱赐敕印并貂帽、蟒袍等物。

二十八日（甲申），升署总兵马进宝为都督僉事，充镇守金华总兵官；张杰为都督僉事，充镇守定海总兵官。

冬十月初八日（癸巳），贼陷福建兴化府，署府事福州府推官黎树声死之。抚按以闻，赠树声为本省按察使司僉事，荫一子入监读书。

十一月二十七日（壬午），靖南王耿仲明往征广东，至江西吉安府自尽。

二十八日（癸未），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又奏报徽州府黄山寨伪总兵王俊、张公山寨伪总兵汪永高、五都源寨伪副将江溥、黄尖寨伪监纪程正邦、宁国府大义寨伪副将籍维伦、天目寨伪副将朱国相、华阳寨伪游击葛惕中等各以寨降。章下所司。

十二月初四日（戊子），定远大将军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报：『广西贼渠赵廉分三路寇全州，多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等率前锋统领席特库等击败之，获马四十余匹。后复来寇，臣等率兵往援；比至，贼已遁。闻贼渠曹杠子在

道州，遂令顺承郡王征之。贼立栅垒，据永安关。我军潜袭，席特库拔其营；署护军统领阿济赖等斩关而入，克之，获马二十余匹。九月，曹杠子复以其党万余寇道州，顺承郡王等率官兵击败之；斩贼渠三人，生擒一人，获马六十余匹。臣等率兵至永州，贼渠周进唐、熊兆藻立五营于大松桥，臣等遣署梅勒章京达尔泰等击败之。时固山额真佟图赖留驻衡山，尚书阿哈尼堪、固山额真刘之源留驻沅州；贼攻长宁县，佟图赖遣牛录章京陈天谟等破之于石鼓洞，斩伪总兵、副将二人。贼渠王强等犯沅州，阿哈尼堪遣署护军统领杜尔德等破之于汴水，斩伪副将三人及贼兵七百余级，获马六十余匹。谍闻贼渠二只虎据乌撒城，臣等遣前锋统领努山等往剿；贼三面逆战，我军俱击败之。署护军参领胡尼雅等相继夺门，遂克其城；斩伪副、参、游五人及贼兵千五百余级，护马二百余匹。我兵自乌撒城还，剿贼于艾考洞；比至，贼遁，我兵追败之；斩伪阁部杨鳌等三人。又遣署护军统领伊尔都齐等大破贼渠何永忠，攻克黎平府。永忠溃奔永从县，我兵蹶其后，贼返逆战，俱大败之；永忠携妻子潜遁，斩伪泗江王并伪将五人、贼兵一百六十级，获马四百余匹，招降伪总兵、副将、监司十一员】。

二十日（甲辰），江西提督总兵官刘光弼奏报：『逆贼张自盛、洪国玉等盘踞湖东，臣遣中军参将陈升等往剿，追至大径竹地方，击败之，斩获无算。余贼奔溃，伪总兵董明魁、郭承旻等率众降。江右土寇悉平』。章下所司。

二十六日（庚戌），浙江巡抚萧起元奏报宁波、绍兴、台州等处土寇悉平。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六。

●顺治七年（一六五〇、庚寅）春正月初八日（壬戌），南赣巡抚刘武元奏报官兵恢复广东南雄府。章下所司。

十六日（庚午），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疏报阿思哈尼哈番董英等剿平燕子窝，阵斩伪军门郑思爱等，俘获甚众。下所司知之。

二十日（甲戌），浙闽总督陈锦疏报伪德化王朱慈叶、伪石城王朱议■〈彡〉〈《上夕下》〉纠逆作乱，攻陷大田；官兵进剿，慈叶、议■〈彡〉〈《上夕下》〉俱就擒。命斩。

二月十四日（丁酉），以军功，加浙江提督总兵田雄为左都督。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七。

三月二十四日（丁丑），浙江福建总督陈锦疏报官兵生擒伪新建王朱由模及其党朱由秧、黄继盛。命斩之。

夏四月十一日（甲午），定南王孔有德疏报：『大兵抵衡，擒伪军门郑思爱于燕子窝；败伪兴宁侯胡一青于永州，扑巨寇马进忠于武冈，灭伪永国公曹

志健于龙虎关、擒伪军门黄顺祖、伪总兵林国瑞于兴宁，并招降伪军门向文明等官兵五万，斩获无算』。疏入，得旨：褒奖；有功人员，命所司察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八。

六月初三日（乙酉），加福建漳州副将王邦俊署都督佥事，以恢复云霄功也。

二十一日（癸卯），南赣巡抚刘武元奏报官兵擒剿伪军门彭顺庆及伪官一百五十七名，恢复宁都、石城二县。报闻。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九。

秋九月壬子朔，福建巡抚张学圣疏报：『逆渠郑成功犯潮州，总兵官王邦俊率师大破贼众；成功遁入海』。报闻。

冬十月初六日（丙戌），授委署副将王进功为都督佥事，管建宁副将事。

十二日（壬辰）；以委署总兵范绍祖为署都督佥事管福州水师副将事、副将马梦龙为延平副军、张承恩为邵武副将、高守贵为汀州副将。

二十日（庚子），福建提督总兵官杨名高疏报官兵进剿邵武逆贼，擒其伪宁洪伯洪国玉、总兵李安民、伪阁部揭重熙。命斩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十。

十一月十六日（乙丑），平南王尚可喜等疏报：『官兵攻克广东省城，斩贼六千余级，溺水死者无算；阵擒贼将范承思等，俘获甚众。肇庆贼将宋裕昆等率所部降』。下兵部察叙。

十九日（戊辰），舟山等处招抚使严我公疏报：『伪侯阮进等投诚，遣养子阮义入京朝见。又逆贼陈龙既降复叛，已遣人行间，纵火焚死』。下所司知之。

十二月十一日（庚寅），升浙江按察使司佟国器为福建布政使司参政管左布政使事。

二十七日（丙午），川湖总督罗绣锦奏报：『定南王孔有德攻拔桂林府，擒斩甚众；西粤道通』。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十一。

●顺治八年（一六五一、辛卯）春正月十二日（庚申），上亲政，颁诏大赦天下。

定南王孔有德疏报：『攻克广西省城，底定桂、平二府；擒斩伪靖江王并伪世子、将军、中尉、阁部、总兵文武等官四百七十三员，招抚二百四十七员，获马骡、器物无算』。下所司察叙。

二十四日（壬申），叙征福建功，升一等阿达哈哈番陈泰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三等阿达哈哈番董阿赖、索泰为一等阿达哈哈番，济席哈为二等阿达哈



哈番。授白身塞纳-马恩省克拜他喇布勒哈番，赐号巴图鲁；巴图、塞赫、锤退、鄂多奈、德图伦、绰奔绰拖沙喇哈番。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十二。

二月二十四日（壬寅），移定南王孔有德官属兵丁眷属，驻广西桂林府。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十三。

闰二月戊申朔，川湖总督罗绣锦奏报：『续顺公沈永忠遣总兵官张国柱同护军统领马进功等率官属兵丁追剿湖南贼寇；贼首牛万才率伪总兵以下官八十余员、兵五千七百余名，赍缴伪敕印投诚』。章下兵部。

一二日（己未），平南王尚可喜等奏报：『总兵官许尔显率将士克复肇庆府及罗定州，徐成功率将士克复高州府』。下兵部知之。

十七日（甲子），偏沅巡抚金廷献疏言：『湖南幅员辽阔，贼党繁多。虽经和硕郑亲王、定南王大创之后，仍复啸聚披猖，如伪平辽王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伪秦王、平东王、沐国公及张先璧、万年策等逼近沅州肘腋，而曹、马、杨、何、毛、郝、赵、王等各逆又复纠合跳梁、蚁聚靖州门户。又有红头、白头、梅獠诸贼图逞于郴、桂、蓝山、宜章、兴宁间，所在蠢动。虽有续顺公驻镇，然地广兵单，未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伏乞敕部酌覆，以湖北无事之兵量移湖南有事之地，并足经制之额堵防边界；则重地有兵、战守有具，封疆攸赖矣』。下兵部议。

二十日（丁卯），广西巡抚王一品奏报定南王孔有德遣总兵官钱国安、马蛟麟等领官兵进克梧州、柳州二府。报闻。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十四。

夏四月初四日（庚戌），南赣巡抚刘武元奏报：『逆贼闫王总、罗荣流突虔境，副将杨遇明率官兵进剿，擒斩荣等』。章下所司。

初七日（癸丑），革福建分巡福宁道佥事潘映娄职，以其疏防，被贼陷城故也。

二十四日（庚午），命故靖南王耿仲明子继茂袭爵。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十六。

五月丁丑朔，江西巡抚夏一鶚奏报：『逆渠傅鼎铨等盘踞江闽，恃险负固；臣调兵分路夹击，追入福建，阵斩贼级万余，生擒鼎铨及伪总兵杨起龙、伪副参等一百八十三员，获骡马、器械、伪札、关防甚多』，得旨：『傅鼎铨等着正法』。

六月二十六日（辛未），广东巡抚李栖凤汇报恢复廉州、永安、和平、兴宁、长乐龙川、惠来、潮阳、遵化、揭阳、普宁、程乡、澄海等县。章下所司。

江西巡抚夏一鹏奏报副将康时升等破张自盛贼众于封禁山。报闻。

二十八日（癸酉），平南王尚可喜汇报收复雷、廉、潮、惠等府。下所司知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十七。

秋七月初三日（戊寅），以功，授札委副将满进忠为兴化府副将、王进为福州府城守副将。

十一日（丙戌），续顺公沈永忠奏报：『总兵官许天宠、阿达哈哈番张彦弘、护军统领宋文科等进剿马、曹、郝、卢等贼，阵擒伪将席世贤等一百七名，斩获甚多』。又疏报：『招抚湖南大寇伪侯牛万才等三十人、伪副将刘芳节等二百二十六人，降贼众一万八千有奇』。俱下所司。

二十八日（癸卯），赠广东殉难潮州署总兵官车任重为都督佥事，仍录子弟一人。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十八。

八月十六日（庚申），定南王孔有德疏报总兵线国安、马蛟麟攻克柳州、梧州二府并所属十二州县。下兵部。

二十八日（癸酉），浙江巡抚萧起元奏报：『固山额真金砺等同督臣陈锦、提督田雄等率满汉战船乘潮出关，擒获伪荡湖侯阮进于横洋，获伪敕伪印；直抵舟山』。疏入。下所司知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十九。

九月初八日（壬午），敕谕平西王吴三桂曰：『四川逆贼盘聚，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大军，入川征剿。凡事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计议而行。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兵机、不遵号令、应处分者，听王便宜从事；若罪大不便自处者，指名参奏。其应用粮饷，会陕西、四川总督、巡抚料理支給。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管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王受兹重任，其益殫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宽朝廷西顾之忧。钦哉』。

浙闽总督陈锦疏言：『贼渠阮进、张名振等拥伪鲁王盘踞舟山，臣会同固山额真金砺、刘之源、提督田雄等统兵进剿。由定关出海，遇贼艘于横洋，奋击败之；生擒伪荡湖侯阮进。遂至舟山，掘陷其城；我兵奋勇齐登，贼势屈，因纵火自焚，伪官及家口俱为灰烬。张名振闻城破，遂拥伪鲁王遁去』。捷闻，下所司察叙。

二十六日（庚子），续顺公沈永忠疏报右路总兵郝效忠进剿黎平逆贼，失利阵亡。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

冬十月十七日（辛酉），命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领官兵同平西王吴三桂往征四川逆贼。赐之敕谕曰：『四川逆贼盘聚，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汉军及绿旗兵，入川征剿。凡事，协辅平西王而行。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商核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军机、不遵号令者，悉助王便宜处分。其应用粮饷，会同陕西、四川总督、巡抚料理支给。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助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管理，毋得干预。尔等各以勋旧，持为简任，须协恭奋勇，共矢忠贞；不得各执成见，有妨大计。若能殚心竭力，开拓疆土，永奠吾民，自有懋赏；如或贪黷乖张，从兵玩寇，国宪无私。尔等勉之』！

十一月乙亥朔，湖广荆州总兵官郑四维奏报：『伪侯于大海向据巫、夔拒命，今率部众于彝陵就抚』。下所司。

十二日（丙戌），平南王尚可喜奏报官兵恢复雷州府。报闻。

十二月二十五日（戊辰），兵部议覆：『定南王孔有德疏言：沅州兵单可虞，应于现兵三千外，拨续顺公标下右路总兵官杨遇明统兵二千名，合为五营，并两营将官调赴镇守；其右路总兵官标下余兵三千名改设副将统领，即先推沅州副将杨国勋管辖至各营应用将领，行续顺公等确议报部』。从之。

又议覆：『浙闽总督陈锦疏言：舟山设陆兵一千名为中营，水兵二千名为左、右二营；以定海水师左营、钱塘水师右营及提标、定海标兵调补，总统副将一员、每营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中营游击即兼管副将标下中军事。其钱塘水师左营已留舟山，所有右营应改为钱塘水营』。报可。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一。

● 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壬辰）春正月二十三日（乙未），以甲喇章京高拱极为都督佥事管副将事，镇守舟山。

二月十八日（庚申），革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开心职，以伊子赵而忭系伪隆武举人，已经参革，复违旨渎请会试故也。

三月三十日（辛丑），加浙江提督田雄太子太保、定海总兵张杰都督同知，以克舟山功故也。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三。

夏四月十六日（丁巳），加金华总兵官都督佥事马进宝为都督同知，以协剿舟山功也。

定南王孔有德奏报：『粤西桂、平、梧、柳四郡虽已收复，尚余五府未归；分遣镇臣线国安、马锥、全节等领兵三路进取，臣亲率大师直抵宾阳，居中

策应，思、南、庆、横等二十二府州县尽入版图』。下兵部察叙。

又报：『伪庆国公陈邦傅杀伪宣国公焦琏，率浚州郡县并所部官兵，缴印投诚』。下所司知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四。

六月初十日（庚戌），广东巡抚李栖凤疏报：『副将先启玉等阵擒叛镇李成栋子元允、建捷等，获伪印、伪敕、器物甚多，伪伯李开祖等投诚；总兵官许尔显、副将李之珍平定肇庆、高州王、马二贼；南韶道林嗣环、游击张玮等，击败逆寇曹志建，俘馘累累』。下所司知之。

二十九日（己巳），谕续顺公沈永忠曰：『览卿奏，逆贼猖獗，我兵退保湘潭，朕已悉知。尔率部下将士，可鼓励同心固守，勿轻战失机。今已发大兵，星驰援剿，不久即至。如现处之地难于据守，相度险要，并力坚防；内敛兵势、外御贼氛，勿轻舍疆土，退缩贻误。可同督、抚、镇、按定议以行』。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五。

秋七月初四日（癸酉），偏沅巡抚金廷献奏报逆贼孙可望陷广西桂林府，定南王孔有德自缢。

初七日（丙子），浙闽总督陈锦统领将士征海寇郑成功，至潭州灌口，为家丁刺死。

十五日（甲申），命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牵大军往征湖南、贵州；赐王御服、佩刀、鞍马等物，多罗贝勒巴思汉、吞齐、固山贝子扎喀纳、穆尔祜、公韩岱、固山额真伊尔德、梅勒章京卫正等蟒衣、鞍马、弓矢、刀、带有差。赐王敕曰：『兹以逆贼张献忠之余孽孙可望等侵扰湖南，陷民水火，不得不兴师致讨。持命王充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征剿。王膺兹命，一切机宜，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服者戮之、倾心归顺者抚之，总以安民为首务。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及恢复地方军民，不得肆行扰害，体朕抚绥天下之意。其陷贼文武官吏自拔来归，俱免罪酌用；有功者，仍加叙录。剿除孽贼，平定贵州后，择善地屯札，驰使奏闻；前征消息，须候旨到。行间将领功绩及重罪，俱察实纪明汇奏；各官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护军校、骁骑校以下，无论大小罪过，俱与诸将商酌，径行处分。王受兹重任，宜殚忠竭力，早奏荡平』。

十七日（丙戌），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疏报：『江、闽官兵会剿大觉岩贼，阵斩伪总兵李金等数十人，降伪总兵庐毓瑞等十余人，生擒渠魁张自盛，斩获殆尽』。下所司知之。

十八日（丁亥），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疏

报：『臣等遣官兵招抚漳腊、松潘等处，攻拔重庆等府，剿杀伪总兵李廷明等，俘获甚多。又分遣梅勒章京戴都等领官兵围成都，伪抚南王刘文秀举城降。随进攻嘉定，擒斩伪总兵龙名扬：蜀地渐次底定』。下所司察叙。

十九日（戊子），谕平西王吴三桂曰：『王统兵入川，成都各府贼众惧窜，民人归附，朕心嘉悦！迺者川湖总督罗绣锦塘报兵部，称有湖南地方将官得贼中假刻王告示一张。该部以原示具奏，朕一览，即知此示系逆贼畏王之威，计穷力竭，故设狡谋反间。朕与王谊属君臣、情同父子，岂能间之。本宜实时毁弃，但恐王在彼听闻，不知其故；特差内翰林弘文院学士能图、兵部理事官喀齐喀巴图鲁赉送假示于王，以着朕推诚至意。前六月二十八日，朕曾有谕王及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令相机进取贵州；如四川或有渠魁抗拒，不便捷移师前进，仍着速行驰奏」之旨。今和硕敬谨亲王充定远大将军统大军于本年七月二十日出都，王宜不时差人远哨，酌量王师由湖南将进贵州之时，王即由四川进剿；毋得于大军未到之先，轻行深入。如四川贼未尽平，兵难前进，亦即以实奏闻』！

二十九日（戊戌），命内大臣公遏必隆、鳌拜巴图鲁、内大臣哈世屯、大学士范文程等传谕郑芝龙曰：『朕闻尔子弟在福建为乱，尔投诚有功，毋轻出城行走，恐人借端诬陷；即往坟莹祭扫，亦必奏明乃去。朕嘉尔功，故以此告谕。尔子在京有成立者，可送一人入侍』。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六。

八月庚子朔，精奇尼哈番郑芝龙以其祖父坟莹俱在原籍福建，请留继母及子弟各一人守视，其妻、妾及二子移送来京；又以住房在镶黄旗而身属正黄旗，往往未便，恳请改隶旗分等语，得旨：『郑芝龙准入镶黄旗，仍官其在京一子为二等侍卫；兵部即行福建督抚，除伊母、弟及长男听留原籍外，其妻、妾、两男即填给勘合，遣人同芝龙所差家人护送来京』。

初六日（乙巳），升天津总兵都督佥事管效忠为昂邦章京，充镇守江南提督总兵官。

十八日（丁巳），谕定远大将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等曰：『闻贼入广西，于七月初四日攻陷桂林府，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向命王等剿灭湖南贼寇、平定贵州，今毋往贵州，仍从湖南进取宝庆；其西安府调发满洲兵将及提督总兵柯永盛官军，同续顺公留于宝庆。王领大兵入广西，相机搜剿贼孽。其余一应事宜，俱照前敕遵行』。

谕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曰：『览王奏，具悉定南王孔有德为国尽忠身歿，朕甚悼切！故遣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精锐兵将星速启行，不久即至广西。王等其勿前进；倘贼入广东，王等务计万全，以待大兵

，毋得轻动』！

平南王尚可喜奏言：『靖南王耿继茂前率兵进取琼州，今琼州伪部院杜永和、伪伯张月等亲诣投诚，地方底定。迩来粤西告警，省会单薄，靖南王孤军远出，不无隐忧』。上以琼南底定，命靖南王班师回省。

十九月（戊午），谕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曰：『前曾谕尔等俟大兵入贵州时，尔等相机而往。今大兵已止贵州之行，令趋广西；尔等亦不必往，可遵前谕，相机安定四川地方』。

二十日（己未），升南赣副将都督佥事刘伯禄仍以原衔，充镇守广东潮州总兵官。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七。

九月初九日（戊寅），湖广辰常总兵官徐勇奏报逆寇伪总兵王忠等犯辰州，遣参将张鹏等往剿，擒获无算。下所司议叙。

十四日（癸未），命护军统领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固山额真马喇希往征广东未定州县。赐之敕曰：『今逆贼侵犯广西，以尔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马喇希总统官兵前赴广东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处。广西逆贼倘延扰广东，尔等与二王计议，相机剿除。若贼不入广东，则广东未定府州县，尔等计议，相机平定。凡事，与梅勒章京等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宜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势穷而后降者诛之，有先被贼胁从、闻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如有杀贼、擒贼投诚者，仍分别升赏。务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人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安民至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可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径行处分。尔受兹重任，益宜竭尽忠力。勉之！钦哉』。

十五日（甲申），以内翰林书院学士刘清泰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闽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

二十七日（丙申），谕镇守湖广辰常等处总兵官徐勇曰：『尔屡次奏报，拒斩贼使、擒获伪官，同道府县将领各官誓死固守，忠壮可嘉！昨览尔奏，以孤军迎击巨寇，歼戮无算，生擒伪总兵副将等官及贼众甚多，获伪印、伪札并器械、马匹，朕心嘉悦，已谕兵部从优议叙。尔宜益奋忠勇，诛渠歼党，保固疆圉，以膺殊赏。道府县各官、将领士卒，尔宜遍布朝廷嘉奖至意：共图保障，迅扫狂氛，并有不次升赉』。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八。

冬十月初二日（庚子），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奏报：『臣于正月整兵南下，沿途余孽敛迹，伪总兵蔡奎归顺；进抵廉州，遣吕应学等攻克钦灵

，阵擒伪总兵袁胜、伪南阳侯李元允、伪镇平伯周朝等，斩伪总兵上官星拱、伪益阳王等。惟贼渠李明忠遁走雷州，伪军门杜永和、伪博兴侯张月等同伪西平王朱聿■〈金严〉缚明忠来降，臣即斩明忠以徇。计高、雷、廉、琼四郡前后投诚官共二百八十一员，获银印、关防等物甚多』。下所司。

初四日（壬寅），平南王尚可喜奏报官兵克复梧州。

初九日（丁未），赐浙闽总督刘清泰敕曰：『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但朕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甘蹈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郑成功等虽有心向化，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睿王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其在籍亲人，作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朕赤子，何忍复加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罪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着管理，稽察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斩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仍详筹熟察，勿堕狡谋』！

十六日（甲寅），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奏报：『巨憝孙可望，遣伪抚南王刘文秀、伪将军王复臣等率马步兵五万人犯西南，臣等退师保宁，为决战固守之计。值贼党薄城下，连营十五里。臣等亲往迎敌，我兵奋勇横冲，贼众大溃；擒斩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获伪印、象马、器械无算』。下兵部议叙。

二十三日（辛酉），调征广东护军统领阿尔津为安西将军同固山额真马喇希镇守汉中。赐之敕曰：『今逆贼侵犯四川，黎元惶扰，深廑朕怀！用以尔阿尔津为安西将军，同马喇希总统将士前赴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处，驻扎汉中，保固地方，整顿兵马。贼若入犯，会同平西王、墨尔根侍卫相机剿除。其进征四川事宜，着候明旨。凡事，与梅勒章京等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迫而后降者诛之，有先被贼胁从，闻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如有杀贼、擒贼投诚者，仍分别升赏。必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民人，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安民至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径行处分。尔受兹重任，益宜竭尽忠力。勉之！欣哉』。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九。

十一月初二日（庚午），命固山额真卓罗为靖南将军，同固山额真蓝拜等统官兵征广东未定州县。赐之敕曰：『今逆贼侵犯广西，以尔卓罗为靖南将军，同蓝拜总统官兵前赴广东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处。广西逆贼，倘延扰广东，尔等与二王计议，相机剿除。若贼不入广东，尔等即与二王将本省未定府州县，相机平定。凡事，与梅勒章京等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迫而后降者诛之，有先被贼胁从，闻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杀贼擒贼投诚者，仍分别升赏。务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人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安民至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径行处分。尔受兹重任，宜益竭尽忠力。勉之！钦哉』。

初十日（戊寅），叙克舟山首先登城功，授张良华为拜他喇布勒哈番，赐号巴图鲁。

十七日（乙酉），都察院左都御史房可壮等参奏：『今日闽海之变，实闽抚张学圣以贪秽启之。海寇虽据厦门，然波恬数载；学圣不能彰国威而布皇仁，乃探彼远出，觊其厚贄，率镇臣马得功、道臣黄澍直入寇巢，席卷其所有；致寇以索取原物为名，称兵煽祸，又不闻学圣整师遏剿，顾借出巡以远避；且谢事以养痾，任地方之糜烂。弭救无术，后效难期；误国酿乱，学圣之罪安可逃哉！至按臣王应元职任纠弹，明知抚臣之贪而无一言上奏，亦将何以自解』？下吏、兵二部察议。

二十三日（庚寅），湖广辰常总兵官左都督徐勇与黔寇白文选战败，死之。

二十四日（辛卯），定远大将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歿于阵，年四十三。追封和硕庄亲王。

十二月初四日（壬寅），江西巡抚蔡士英奏报官兵恢复安福、永新二县。下兵部知之。

初八日（丙午），以粤东渐定，钱粮不敷，撤靖南将军固山额真卓罗等官兵回京。

二十日（戊午），广东巡抚李栖凤疏报：『山贼攻陷香山县，知县张令宪父子被执不屈，俱遇害。总兵官等吴进功等督兵恢剿，旋复县城』。下所司知之。

二十一日（己未），调安西将军护军统领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固山额真马喇希等统将士往征湖广辰、常逆贼。赐之敕曰：『今逆贼侵犯湖南辰州府



，以尔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马喇希总统官属兵丁，前往湖南辰州、常德地方有贼之处，即行剿灭；其荆州、襄阳等处，一并平定。朕曾谕续顺公沈永忠、提督总兵官柯永盛、协领额色等驻兵宝庆，尔等相机互相策应，务期奠安楚地。凡事，与梅勒章京等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迫而后降者诛之，有先被贼胁从，闻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如有杀贼、擒贼投诚者，仍分别升赏。必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人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安民之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过犯，俱与众将商酌，径行处分。尔受兹重任，益加勉励。钦哉』。

二十五日（癸亥），先是平南将军固山额真金砺等以福建余孽盘踞海澄，请增发大兵攻取；移文兵部。兵部具题，命议政王大臣会议。至是，议政王等议：于戍守江宁府兵内分拨二百、戍守杭州府兵内分拨三百，与额黑里等率往江宁府兵五百，共足兵一千；命额黑里、吴库礼、吴汝玠统赴福建；再于已撤固山额真卓罗等所统官兵内分拨二旅，一令梅勒章京噶赖等统赴江宁府代戍，一令梅勒章京塞棱统赴杭州府代戍。其余官兵，令卓罗等统领回京』。允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

●顺治十年（一六五三、癸巳）春正月初七日（甲戌），谕内三院：『据定远大将军和硕敬谨亲王等差内翰林国史院侍读学士硕代、前锋参领科尔昆奏捷云：「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大军抵湘潭县，贼首伪将军马进忠等率领马步兵已遁往宝庆府。王与众将商议，将疲弱马匹拨两翼委署梅勒章京二员、又每旗章京二员、每牛录甲兵四名留后餽养，于二十一日率领官兵，自湘潭县起身，向衡州府进发。二十二日，去衡山县三十里，前锋遇贼哨卒；追至衡山县，击败伪军门一员、伪副将五员、马步贼兵一千八百名。即于是夜兼程前进；二十三日，天未明，抵衡州。及明，王率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等向前，正列阵间。贼兵即至；我兵各依所对之处冲入。贼兵大败，追杀二十余里，斩获甚多；得象四、马八百二十有奇，击败贼兵约四万余」。尔衙门转发钞传』。

十三日（庚辰），命随征多罗贝勒吞齐为定远大将军，统征剿湖南大军。敕谕多罗贝勒吞齐以下反夸兰大以上各官曰：『我朝用兵，俱以全力克敌制胜，此尔等所悉知者。尔等此番昼夜疾趋二百三十里，以致士马疲劳，此大失也。嗣后诸事，悉与夸兰大等以上共相商酌，敬慎而行。如值渠寇，应分遣众兵者，则于固山额真公韩岱、伊尔德二人内遣一人，其一人毋使离尔贝勒吞齐左

右。此外量有分遣者，则于蒙古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夸兰大内择可为帅者遣之；其一贝勒、两贝子勿遣离尔所。尔贝勒吞齐率本旗护军居中而营，贝勒巴思汉、贝子扎喀纳、穆尔祜、公韩岱、伊尔德当各领护卫及亲军同贝勒吞齐军于一处。其提问章京马尔泰、侍卫阿进、土雷等，宜加评鞫。有坠马被重创、情有可原者，执解来京；如果情无可原、弃主奔溃者，即就彼处正法】。

敕谕护军统领阿尔津等曰：『尔等率师，可往会湖南大军；或踵大军所去之路、或从快捷方式而行，尔等可择便以往。既会大军，将尔等所领敕印付贝勒吞齐收贮。尔阿尔津当同韩岱、伊尔德与贝勒同营，凡事共相商酌而行』。

敕谕定远大将军多罗贝勒吞齐、固山额真公韩岱、伊尔德等曰：『兹遣护军统领阿尔津等统兵往会尔军，俟其到日，其所给阿尔津敕印，尔贝勒收贮；可令阿尔津驻营尔内，诸事与韩岱、伊尔德，阿尔津等会议而行。如分兵他出，此三人或遣一人或二人，须留一人，毋离尔所』。

十九日（丙戌），升福建提标中军副将侯全为延平府城守副将。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一。

二月十八日（乙卯），命续顺公沈永忠为剿抚湖南将军，镇守西南地方。

二十八日（乙丑），浙闽总督刘清泰奏言：『臣遵密谕，细察厦门一窟，素称郑逆老巢。抚臣张学圣、道臣黄澍、镇臣马得功垂涎金穴，乘成功他出，潜师往袭，悉攫其家资；以致郑逆索偿修怨，海郡沦陷，三臣罪固难逭。至按臣王应元徇隐不奏，深负巡方、言官之职。请交部议罪』。得旨：『张学圣、马得功、黄澍、王应元俱革职。着刑部速差满官拏解来京，严讯具拟』。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二。

夏四月初六日（辛丑），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疏报：『建昌营都司郑德阵擒伪都督陈文魁等于南丰，中军参将陈升阵擒伪都督宋朝宗等于乐安、伪伯金简臣等淤宁都』。疏下该部。

十一日（丙午），以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管左布政使事佟国器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以大学士洪承畴保举也。

加都督同知临清总兵官刘仲金为左都督，充福建右路总兵官。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四。

五月初七日（壬申），升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周亮工为本省左布政使。

初十日（乙亥），封精奇尼哈番郑芝龙为同安侯、子成功为海澄公、弟鸿逵为奉化伯、芝豹为左都督；锡之敕谕曰：『朝廷报功，必隆其典；臣子效顺，各因其时。兹尔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睿王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虽郑芝豹音信尚通

，而郑成功、郑鸿逵恩养遂阻。加以地方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而鸿逵遵依母教，遂尔旋师。足见诸臣身在海隅，不忘忠孝，朕甚嘉之！已将有罪官将提解究拟，即遣人赍敕传谕，开导归诚。成功、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芝龙随即具奏。书词虽涉矜诞，口语具见本怀。朕念尔等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后有心而不能上达；君臣谊隔、父子情疏，尔等不安于衷亦已久矣。朕亲政以来，知百姓疮痍未起，不欲穷兵；尔等保家自全，亦非悖逆。今以芝龙首倡归顺，赏未酬功；特封为同安侯，锡之诰命。芝龙子成功为海澄公、芝龙弟鸿逵为奉化伯、芝豹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总兵官，各食禄俸如例。成功、鸿逵另有专敕，芝豹遇缺推补。朕推心置腹，不吝尔赏，嘉与更始。犹虑尔等疑畏徘徊，兹特遣官黄征明往谕。敕谕到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以委托。尔等当会同督、抚商酌行事，应奏闻者不时奏闻。尔等受兹龙命，果能殚心竭力辑宁地方，实尔等之功。如或仍怀疑虑，不肯实心任事，以致地方不安；非徒误朕封疆，亦且扰尔桑梓。揆情度理，尔等谅必不然。况尔等父兄在朕左右，子弟尽列公侯；怀君德则为忠臣，体亲心则为孝子，顺兄志则为悌弟。此尔等千载一时之遇也，可不勉哉！差差黄正升已经议恤以官；今奉差之黄征明及往来李德等，事竣之日各加官赏。朕命重申，服之无斁。钦哉！

命驻防江宁府昂邦章京喀喀木为靖南将军，统领官兵往征广东逆寇。赐之敕曰：『今逆贼侵犯广东肇庆等处地方，以尔喀喀木为靖南将军，同梅勒章京噶来、道臈总统官兵，前赴广东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处，将延扰广东贼寇，与二王相机剿除；其未服本省府州县等处地方，亦与二王相机剿抚。凡事，与梅勒章京等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议；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迫而复降者勿赦，有先被威胁从，闻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勿加诛戮。如有杀贼、擒贼投诚者，俱分别奏闻。惟以安民为首务，尔等须严禁兵将：凡归顺人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安民至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商酌，径行处分。俟贼氛既靖，地方宁谧，再行具奏，候旨定夺。尔受兹重任，益宜殚竭忠力，勉之！钦哉』。

十七日（壬午），谕浙江福建总督刘清泰曰：『招抚郑成功、郑鸿逵等，前已有旨；今特遣满洲章京硕色赍赐郑成功「海澄公印」一颗、敕谕一道、郑鸿逵「奉化伯印」一颗、敕谕一道，同黄征明领李德等四人前去。但满、汉语言难通，不便将命；到日，尔即精选地方文武官各一员，务要通达国体、晓畅事机，赍捧到彼，宣朕德意，竣事报命。尔系侍从旧臣，须悉心料理，成就抚事，称朕怀柔海隅至意』。

赏郑成功、郑鸿逵、差官黄征明、李德、周际武、陈福、李春等衣服、靴帽、银两。

二十五日（庚寅），谕内三院：『湖南，两广地方虽渐底定，滇、黔阻远尚未归诚。朕将以文德绥怀，不欲勤兵黩武；而远人未喻朕心，时复蠢动。若全恃兵威，恐玉石俱焚，非朕承天爱民本念；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抚剿，方可救宁。朕遍察廷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着特升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听择扼要处所驻扎，应巡历者随便巡历。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粮饷，听其调发。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满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取用者择取任用，升转补调随宜奏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归顺官员，酌量收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事会可乘，即督兵进取；时当防守，则慎固封疆。各处土司，已顺者加意绥辑、未附者布信招怀，务使近悦远来，称朕诞敷文德至意。功成之日，优加爵赏。俟地方既定、善后有人，即命还朝，慰朕眷怀。应给敕谕、印信，作速撰铸给与。即传谕该部遵行』。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五

六月十八日（壬子），吏部议覆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保举原任大学士李率泰堪任两广总督」一疏，得旨：『率泰本当永不叙用，既经略辅臣保为两广总督，特允所举。着改过自新，以图报称』！

十九日（癸丑），定远大将军多罗贝勒吞齐等奏报：『逆贼伪安西王李定国、伪国公马进忠率马步贼兵四万余至永州，臣等以西安府兵暨提督总兵官柯永盛兵驻衡州，大军于二月十三日向永州进发。二十八日抵永州，李定国已遁，度龙虎关而去。又闻伪秦王孙可望亲率贼兵来靖州、伪将军冯双礼率贼二万余来武冈州，大军于三月初六日自宝庆进发。十五日，擒生口问信，具言冯双礼、白文选、马进忠率贼四万余营于岔路口三十里外周家坡，孙可望在宝庆；我军遂宿岔路口。次日前进，见贼营于山顶，据地颇险；日暮天雨，不便进攻，列阵相抵。至夜，孙可望率全军来自宝庆，与冯双礼等军合；十七日，贼众十万下山环阵，进薄我军。我军分兵奋击，斩杀甚众；获马匹七百余、象一只、军器无算』。捷闻，得旨：『贝勒等破贼立功，深可嘉尚！有功人员，着察明议叙』。

二十一日（乙卯），户部右侍郎王弘疏言：『臣原籍云南永昌府为逆贼孙可望盘踞多年，未通声教。今幸特简辅臣洪承畴相继剿抚，从此立见廓清。臣谨陈管见，仰佐庙谟；一、土司黑苗宜抚谕也；一、旧黔国公沐天波宜密通也

；一、智谋将领宜遴选也；一、辰州城池宜先恢复也；一、滇黔土司宜暂从其俗，俟平定后，绳以新制也；一、粮刍宜厚绩也』。上以条陈各款有资抚剿，令经略辅臣酌行。

二十六日（庚申），以李率泰为兵书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

闰六月初五日（戊辰），赐经略洪承畴敕曰：『兹以湖南、两广地方底定已久，滇、黔阻远声教罕通，不逞之徒未喻朕心，时复煽惑蠢动，渐及湖南；以致大兵屡出，百姓未获宁息。朕承天爱民，不忍勤兵黩武，困苦赤子；将以文德绥怀，归我乐宇。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剿抚，方可救宁。遍察廷臣，惟尔克当斯任。前招抚江南，奏有成效；必能肃将朕命，绥靖南方。兹特命卿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听择扼要处所驻扎，应巡历者随便巡历；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后行。尔所欲行，若系紧密机务，许尔便宜行事，然后知会。巡礼、提督、总兵以下，听尔节制。兵马粮饷，听尔调发。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听以军法从事。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满兵留撤，俟到日酌妥，即行具奏。事关藩王及公者平行咨会，相见各依宾客礼。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于军前及地方需用者，随时择取任用；所属各省官员升转补调，悉从所奏。抚、镇、道、府等官有地方不宜、才品不称，应另行推用者，一面调补，一面奏闻；吏、兵二部不得拘例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如紧急军需，拨解未到，即与就近藩司、榷关行文取用，具疏奏闻，其归顺官员，内外酌量题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事会可乘，即督兵进取；时宜防守，则慎固封疆。各处土司，已顺者加意绥辑、未附者布信招怀。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地方邻近湖广，应有兵事相关者，移文总督、巡抚犄角策应。卿受兹委任，务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收拾智勇，毋为逆党所诱；绥辑穷黎，毋为贪官所苦。进战，得地以守；固守，则出奇以战。练士卒在平时，选贤良置要地。务使滇、黔望风来归，官民怀德恐后，庶称朕诞敷文教至意。功成之日，优加爵赏。地方既定，详筹善后，即命还朝，慰朕眷怀。尔其钦哉』！

初九日（壬申），叙征湖南、广西军功，加都督同知管广西提督总兵官事线国安右都督，署总兵官左翼总兵官事马雄都督同知，都督同知管右翼总兵官事全节右都督。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六。

秋七月初八日（辛丑），以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宜永贵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韶、惠、潮、郴、桂，提督军务。

二十七日（庚申），谕内三院：『广东贼势溃散，地方渐平，且去湖南辽远，应专任尔王及该督、抚料理。江西切近湖南，一应用官调兵事宜，时有关涉；袁州、吉安一带余贼未靖，应抚辑剿御：着经略辅臣洪承畴兼理，敕印即与换给。尔内院即传谕行』。

八月十九日（壬午），平南王尚可喜等奏报官兵恢复化州及吴川县。下所司知之。

二十三日（辛卯），广西巡抚陈维新疏报：『逆贼李定国自肇庆直犯平乐府，府江道周永绪、平乐知府尹明延、平乐县知县涂起鹏、富川县知县华锺俱遇害』。下所司察恤。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七。

九月二十四日（丙辰），靖南王耿继茂、靖南将军昂邦章京喀喀木克复潮州。捷闻，下部议叙。

冬十月癸亥朔，命浙江提督田雄移驻定海。

初六日（戊辰），平南王尚可喜引疾，疏请回京调理。上以潮逆初平，正资料理，不允。

十八日（庚辰），同安侯郑芝龙奏言：『前命招抚逆弟鸿逵、逆子成功，臣即遣人贻书，宣传圣意；俱未受封』。上以郑成功妄行索地、夸诈大言，其欲不可餍足；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以闻。

二十六日（戊子），遣礼部右侍郎高珩谕祭明末殉难诸臣范景文等十六人。各予谥：范景文曰「文忠」、倪元璐曰「文贞」、李邦华曰「忠肃」、施邦耀曰「恭愍」、吴麟征曰「贞肃」、周凤翔曰「文介」、汪伟曰「文毅」、吴甘来曰「庄介」、王章曰「节愍」、陈良谟曰「恭洁」、刘理顺曰「文烈」、马世奇曰「文肃」、成德曰「介愍」、巩永固曰「忠烈」、金铉曰「忠洁」、大监王承恩曰「忠节」。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八。

十一月初六日（戊戌），敕谕靖清将军海澄公郑成功：『朕惟闽海奥区，兵戎重寄；宜资勋胄，以靖封疆。尔郑成功乃我朝世袭同安侯郑芝龙之子，曩者大军下闽，芝龙首倡来归；虽经叙录，未称厥功。缘睿王疑心轻听，不计周全恩养；以致尔疑惧淹留，迹寄海中、情甘化外。朕念父子大伦，慈孝天性；父既为功臣，子岂愿为仇敌！但道阻且修，尔心无由上达；前者李德等持尔家书至，朕令细询口语，悉尔至情。朕惻然念之，推心置腹，何分新旧。即使海隅底定，防镇亦必需才；与其另择他人，岂如任用尔等。爰加封爵，界以事权；聿同开国之功，特锡承家之庆。兹封尔为海澄公，给「靖海将军」敕印，照例食俸。因尔部弁兵房地原在泉、漳、惠、潮四府，即命住此四府地方

，止将四府水陆寨游营兵饷拨给尔部弁兵；不足，不另补。正额钱粮，仍行解部。其管民文官，俱听部选。尔原辖武官，听尔酌量委用；姓名官衔，开册送部。即将归顺弁兵数目，详开奏闻。海上诸寇，尔其相机防剿；洋船往来，加谨稽察，防范奸宄。收取洋船课税，仍交布政使司解京。地方官评民事、词讼、钱粮等项，俱系有司职掌，自有督、抚管理，尔不得干预。尔膺此宠嘉、受兹信任，务殚心竭力以图报称。海滨宁谧，惟尔之功！如果建有殊勋，仍加懋赏。山河带砺，垂于永久；忠孝克全，身名俱泰：岂不休哉！尔其钦承之，毋替朕命！又敕谕曰：『朕临御天下，思与百姓休息，底于太平。有负固不服者，则兵之；其有输诚国家、矢忠宣力者，爵赏曷有靳焉！尔父郑芝龙首先投顺，忠诚可嘉；特界侯爵，世世延赏。复封尔为海澄公；泊尔叔等一门尽被恩荣，朕岂惮于用兵如此哉！但以为力服明威，何如布恩示信。尔不即祇承敕印，仍遣李德等来，尔父持尔书入告。朕览书内有「君择臣，臣亦择君」之语。尔来投诚，正是择君；朕破格委任，正是择臣。君臣一心，至诚相待，何有不信之处？又云尔父为贝勒所给，屈抑数年。尔父在睿王时，果有猜疑看守之事；朕亲政以来，优厚大臣，加升尔父官爵，同国家勋旧诸臣恩礼罔闻：想尔亦悉知之！又云「一攻一议，二、三其令」。因固山额真奉命在先、刘清泰招抚在后；及尔差人一到，即令撤兵，何尝失信！又云「界以三省，海寇责命管理防剿，并非沿海地方」。前敕甚明，岂可援以为请！又云「三府屯兵并辖三省沿海地方」。原敕止有泉州等处，并未有三府之说，此传言之误。尔言一府未足屯兵，未为不是；故益以三府。又云「岛上诸绅籍没已尽，道府县视为奇货」。或亦有之。诸人果非叛逆，有司何得执问！但既系叛逆，穷究党与，亦未为过。又云「公为五等上爵。充总兵官，尚在提督之下」；似为有理。故命尔挂「靖海将军印」。又云「用人莫疑、疑人莫用」。朕因不疑，故受尔以封爵，委以海上之事；如有所疑，岂肯加封委任。又云「父亲致力于内、儿尽力于外，付托得人，地方安静」。此言殊为合理。朕再三宣谕，不欲加兵。为地方频年兵火之苦暨尔父子间隔之情，尔即多所词说，皆所不计。复念尔兵卒众多，一府难以安插，钱粮委难支給；仍益以漳州、潮州、惠州三府并泉州四府驻扎。即将四府水陆寨游营兵饷，拨给尔部下弁兵；不足，不另补。正课钱粮，仍行解部；管民文官，俱听部选。尔原辖武官，听尔遴选委用；仍将姓名职衔具题，造册送部。开洋船只，尔得稽察；收纳课税，送布政使司解部。朕待尔推心置腹，毫无猜疑。尔受兹敕印，速宜安插兵丁，防剿海贼。所辖将士严行约束，勿使侵扰百姓；上以报朕委任之意，下以全尔等归命之忠。尔能积功累劳，仍有懋官懋赏。主臣相得，垂诸史册，岂不休哉！尔其钦承之』。

二十六日（戊午），浙闽总督刘清泰、江西巡抚蔡士英、浙江巡抚萧起元

各疏报：江、浙会剿将领陈升等自均潭进攻九仙山贼寨，逆首杨文中炮死，贼弟杨富、贼将刘理顺等势穷乞降，余党悉平。下所司叙恤。

二十八日（庚申），经略五省大学士洪承畴疏言：『楚省寇乱多年，人知逆贼孙可望等抗拒于湖南，而不知郝摇旗、一只虎等肆害于湖北。今湖南分驻重兵，足备防剿而各郡窵远，不免首尾难顾之忧。其荆州贼孽，倘或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岳州以犯湘潭，则我军腹背受敌。臣与督臣议：臣宜往来长沙，四应调度，督臣移驻荆州；提督标下官兵宜赴荆州、郟、襄间听调，仍俟另拨各营官兵增武昌城守，以壮声援』。又疏言：『顷者桂林虽云恢复，其实附郭止临桂一县，外郡止灵川、兴安、全州三州县而已。逆贼李定国距省仅二百里，眈眈思逞；满洲援剿官兵岂能久留，将来有恢复州县何以分守？兵至则贼退、兵去则贼复合，彼逸我劳，其犯兵家之忌。又若孙逆探我兵出援，因以靖、沅贼兵截粤西险道，则我首尾难顾，反置孤军于徼外：种种危形，显然易见。目前已严促所调官兵速往协同战守，俟臣亲历衡、永，再商机宜以闻』。俱下所司速议。

十二月初五日（丙寅），以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等统领官属兵丁镇守湖南。赐之敕曰：『逆贼孙可望等煽乱湖南，蹂躏地方；兹特命尔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蓝拜、济席哈、苏克萨哈等统率大军，镇守湖南。尔等公同经略辅臣洪承畴悉心商榷，择湖南、湖北扼要之处驻扎。其用兵机宜，悉同经略议行。倘贼兵来犯，须协力多出方略，随机剿除。凡有举动，可与固山额真、护军统领、梅勒章京等商酌，勿违众自用、勿恃强忽敌，须侦谍谨密，勿致疏虞。贼有抗拒不服，即为殄灭；其先为贼迫从、后闻大军至来降者；悉宥前罪。若有缚斩贼渠来降者，分别升赏。务期绥辑民生，钐束士卒；归顺良民，不得侵扰，以副朕定乱救民之意。从征将士有功者，察记汇奏。小事即行发落；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一切大小罪过，公议处分。尔等膺此重任，当益加勤励。钦哉』。

初九月（庚午），谕平西王吴三桂曰：『朕惟折冲御侮，社稷良臣；报德崇功，国家盛典。尔平西王吴三桂，英才自命，雄略群推；早识天心，先归王室。子居甥馆，亲联带砺之间；身受藩封，宠列公孤之右。曩入关破寇，从定中原；暨衔命抚秦，共平西陲：盖忠勤之备至，亦威惠之交孚。继以巴蜀跳梁，特命陈师致讨，成都诸邑悉隶版图，保郡余氛旋成殄灭：厥功懋矣，朕甚嘉焉！聿彰图阁之猷，爰申诏禄之典。兹将功次，续入册内；又于藩俸六千两外，加俸一千两，以报勤劳，呜呼，元老壮猷，忠尚资于颇、牧；戚臣宣力，谊更笃于腹心。王其巩固封疆，殫抒筹策；绩益宏于戡定，盟永重于河山。尚克



祇承，无戮朕命』！

十七日（戊寅），升刑部理事官侯袭爵为都督佥事，充镇守广东肇庆总兵官。

二十五日（丙戌），江宁巡抚周国佐疏报：『海逆入犯吴淞，遣副将张思达、参将雷应春等出洋进剿；将士奋勇，转战一百四十余里，杀贼无算，参将张其业、杨国海先登阵歿』。命所司叙恤。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九。

●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甲午）春正月十九日（庚戌），广东巡抚李栖凤奏报：『副将粟养志、张玮招抚仁化、月洞贼渠陈茂等及其党七百余入』。下所司议叙。

二十二日（癸丑），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奏报海贼分■〈舟宗〉入犯崇明、内江、靖江、泰兴等地，苏州总兵官王憬等连击败之。疏下所司。

二十四日（乙卯），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奏报：『海寇犯金山，夜窃大炮，复烧毁金山瓜州船只，顺流而遁』，下兵部察议。

三十日（辛酉），湖广总督祖泽远奏报：『辰常总兵官杨过明击败贼渠张缠头于桃源之两河口，诛获无算，生擒伪总兵李阳春等以闻』。得旨：『李阳春等正法』。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

二月初八日（己巳），命靖王南耿继茂移镇广西桂林。

礼科给事中季开生以海贼突犯江北，势颇猖獗；条陈战守六要：一、远侦探；一、扼要害；一、备器械，一、严海禁；一、杜接济；一、密讯察。下所司议。

二十日（辛巳），敕谕平南王耿继茂：『广东岭海要区，新经底定，抚绥弹压，善后宜周，平南王尚可喜专留镇守。广西地方，乃楚粤门庭、滇黔锁钥，省会虽平，郡县未附。逆贼李定国见踞柳州，狡图窥视，伏莽尚繁；亟需剿抚。特命靖南王耿继茂带领本标官兵及随征绿旗官兵；前赴广西桂林驻扎；续即发马五百匹，以资驰剿。务申严纪律，钤束兵将，防剿逆贼，招抚人民；偕经督、抚、镇诸臣同心协力，与湖南、东粤策应声援，廓清南服。功成之日，益加懋赏。朕念两王躬擐甲冑，率励官兵，摧方张之寇、收不逞之民。肇庆逆贼，潜踪遁窜；潮州叛将，骈首就诛；地方安堵，功莫与京，朕深嘉悦！兹特遣内翰林秘书院学士郎廷佐、一等侍卫姑苏、三等侍卫德墨起、兵部主事土喇前往宣谕朕意。特赐两王蟒缎貂裘各一件、貂皮短褂各一件、黑狐帽各一顶、鍍金嵌松石鞞带各一束、鍍金玲珑腰刀手巾、合包、小刀、牙杖筒俱全、革靴各一双、绒袜全、鍍金甲冑各一副、鍍金玲珑撒袋各一副、弓箭全、」金玲

珑鞍马各一匹，两王其各祇承。再赍发蟒缎貂裘各三件、蟒缎狐腋裘各四件、蟒缎羔裘各十件、镶领缎袍各二十件、革靴各四双、绒袜全、鹿鞞靴各四双、绒袜全、染貂帽各八顶、鍍金玲珑鞞带各八束、鍍金腰刀、手巾、小刀俱全、鍍金玲珑撒袋各四副、弓箭全、鍍金玲珑撒袋各四副、弓箭全、鍍金甲冑各四副、鍍金甲冑各四副、鞍马各八匹将标下官员，听王酌赏。再各给银三千两，将阵前效力拨杂库、千把总并兵丁，亦听两王赏给。两王既专分镇，益懋前勋，慰朕倚任至意。钦哉』。又敕谕靖南王耿继茂：『广西新经恢复，逆孽未靖，善后宜周。特命尔专镇广西，声援楚、粤，控扼滇、黔，带领本标官兵及随征绿旗官兵驻扎桂林。原定南王随征绿旗官兵听王管辖，王之旧属官兵亦听王指挥。朕念斯民久困兵火，安全抚恤，尤为要图。贰则执之、服则舍之，一应兵机有当策应者、有当驰剿者，会同经、督、抚、镇各官，协心商酌。武官功次，核实题叙。其有临阵退缩、激叛杀良、干犯军纪者，听王便宜处分；若事关重大，指名参奏。至于官评、民事、词讼、钱粮仍归地方官，各循职掌料理。文武官抚、镇以下见王礼节，悉照前议。王受兹委任，其益殫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宽朕南顾之忧。钦哉』。

二十二日（癸未），江宁巡抚周国佐奏报：『海洋逆寇张名振等倾巢入犯，副将赵光祖败之于■〈汜采〉淘港、游击高永义败之于杨家嘴、游击曹士奇败之于小洪东阜诸处，先后俘斩甚众』。下所司察叙；仍命修船治兵，早图剿灭，以靖海氛。

广东巡抚李栖凤疏报恢复平远县，地方宁辑。下所司察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一。

三月初二日（壬辰），江南总督马国柱奏报：『逆贼赖龙等盘踞桂东，出没江楚；臣移咨楚抚合兵会剿，直捣贼巢，赖龙等就擒』。下所司察叙。

二十五日（乙卯），兵科都给事中魏裔介参奏：『续顺公沈永忠身为大帅、手握重兵，当孙逆攻围辰、永诸郡，一筹莫展，望风宵遁；乞亟赐罢斥，免误封疆』！命永忠明白回奏。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二。

夏四月初三日（壬戌），江西巡抚蔡士英奏报：『伪都督曹志攀、伪总兵汪文生率贼众犯饶州、广信二府属邑，臣檄官兵迎剿，复遣广信府通判张羽明招抚，志攀、文生率众降』。下所司察叙。

初七日（丙寅），工科给事中张王治奏言：『江南镇江，咽喉重地；因无建牙重臣整饬战具，以致贼兵内犯。查旧制，设文、武操江二员；今止存操江巡抚一员，又驻八百里外，鞭长不及，恐误事机。合请移驻京口，专防江海。吴淞要地，仍责令苏州总兵官镇守；无事则训练水师，有事则飞舸进剿。职守

既定，南北各无推诿，海氛扑灭可计日待矣』。下所司速议。

十一日（庚午），四川巡抚李国英奏报：『伪都督魏勇率贼众犯顺庆，臣同川北总兵官卢光祖遣副将霍光先等击破之、斩获甚多』。下所司察叙。

十三日（壬申），江宁巡抚周国佐奏报：『吴淞副将赵光祖、游击李廷栋等击败海寇张名振于崇明南沙嘴、寿兴沙等处，焚获贼船甚多』。下所司察叙。

十七日（丙子），浙闽总督刘清泰奏言：『郑成功虽敛迹投诚，迄未奉诏薙发。其附从党羽仍行屠掠，渐及省会；假冒土民，扰我海防、窥我江浙。当亟飭成功分别剪除，以安边境。至于漳、泉止设水陆官兵，原无游寨名色；其拨给额饷与经制官兵，俱作何着落？乞敕该督、抚从长商酌，安置妥协』！下所司确议。

十八日（丁丑），加巡抚广西右佥都御史陈维新、兵部右侍郎分巡柳宾道参议袁大受、柳州府知府姚延着各一级；以击败逆贼李定国功也。

二十七日（丙戌），命江宁昂邦章京管效忠移驻镇江、苏州提督总兵官张天禄移镇吴淞、总兵官王憬移镇刘河；从宪臣王永吉请也。

二十八日（丁亥），擢大理寺寺丞泰世祜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提督军务。

二十九日（戊子），江南海寇伪将徐可进、朱元等乞降。

五月十三日（壬寅），福建提督总兵官杨名高奏言：『郑成功虽经就抚，而奉诏不恭、衣寇如旧；且纵兵焚掠，侵扰延、建等处，情甚叵测』。下兵部知之。

二十七日（丙辰），以固山额真杨麒祥为平南将军，驻扎杭州，镇守东南地方。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三。

六月初九日（丁卯），谕兵部：『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等统率大军定广东时，原任总兵苏利、吴六奇率所部弁兵迎降，授以副将职衔，着有劳绩。又值潮州郝尚九作叛，伊等调集本部弁兵船只，忘身尽职，毫无迟误；故二王奏请加苏利、吴六奇为总兵官。随准部议，授以总兵官职衔，先行给札、后领敕印，已有谕旨。朕思苏利、吴六奇先经投诚、后复效力，所授官职不足以偿其功，宜加超擢。苏利着升水军左都督，统本部官兵驻扎碣石街，防御海寇；吴六奇着升左都督，统本部官兵驻扎饶平街，防御邻境盗贼，俱换给敕印』。

以固山额真朱玛喇为靖南将军，同护军统领敦拜统官属兵丁援剿广东。赐之敕曰：『兹因逆贼侵犯广东，以尔朱玛喇为靖南将军，同护军统领敦拜总

弁兵，前赴广东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处，与二王及督臣李率泰计议，将延扰广东贼寇相机除剿；其广东地方，亦与二王、督臣商议，相机剿抚。凡一应事宜，须同护军统领梅勒章京各营将领相机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议；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诛之；有先被贼胁从、闻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皆赦之。如有擒杀贼渠投诚者，分别奏闻赏赉。惟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恪遵纪律；凡归顺地方，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安民至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过犯，俱与众将商酌，径行处分。尔等俟贼氛既靖，地方宁谧，方行奏请班师，候旨定夺。尔受重任，益宜殚竭忠力，速奏肤功。钦哉』。又谕曰：『贼寇侵犯广东，故特遣尔等统兵往剿。尔等至彼境，与两王、总督李率泰计议，酌便而行。若贼知大军将至，自广东窜入广西，可与两王、总督相机追捕；若贼遁入云、贵，尔等可从便宜，择宽润善地休息兵马，奏闻候旨。至遇贼对垒时，尔固山额真朱玛喇、护军统领敦拜二人可居中调度，毋使有失！倘遇众寡不敌，须计图万全，慎无轻率致败！我国家用兵，往无不胜；从前致有失事者，议罪勿追。尔等大臣若果图维尽善，各营主将悉效忠忱，则何至有失也』！

二十五日（癸未），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奏：『同安侯郑芝龙以次子郑世忠与成功谊切手足，若令与使臣同到成功处谕以君恩、责以父命，巽言婉导，彼必欣然向化。应从所请，令郑世忠与使臣偕往可也』。从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四。

秋七月初二日（己丑），谕海澄公靖海将军郑成功曰：『自古识时俊杰遇推诚待人之主，披肝效顺，矢忠勿二，方能建立事功，身名俱泰；未有猜疑观望，可称识时知命者。朕奉皇天眷佑，奄有万方；海隅一隅，何难偏师戡定！但闽峤苍生皆吾赤子，不忍勤兵。又念尔父郑芝龙投诚最早，忠顺可嘉。故推思延赏，封尔公爵，给与敕印；俾尔驻扎泉、漳、惠、潮四府，拨给游营兵饷，养尔部下弁兵。朕之推诚待尔，可谓至矣！尔自当薙发倾心，义不再计。今据尔疏奏，虽受敕印、尚未薙发，冀望委界全闽；又谬称用兵屯札舟山，就近支給温、台、宁、绍等处钱粮。词语多乖，要求无厌。乃复以未撤四府防兵为辞；尔尚未归诚，岂有先撤防兵之理！尔若怀疑犹豫，原无归诚实心，当明白陈说；顺逆两端，一言可决。今如遵照所领敕印，薙发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貽后悔』！

十六日（癸卯），浙闽总督刘清泰奏言：『郑成功屡荷皇上天恩，加以封赏，至深且厚。而察其举动，似无归诚实意。臣以为抚剿之局，不可不早备也。万一变生叵测，非一闽之力与臣标下孤军可得而制之者！乞特遣固山额真一

人，统领大兵移镇闽、浙之间，呼吸援应，庶不至孤危隔绝矣』。下所司议奏。

十七日（甲辰），浙闽总督刘清泰以病请假，允之。

二十九日（丙辰），升吏部右侍郎屯泰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闽等处军务。

八月初二日（己未），南赣巡抚宜永贵疏报：『官兵会剿瑞金县逆贼，直捣罗汉岩，生擒伪都督许胜可等十余人并贼众数百人斩于军，获器械无算，瑞金县平』，命所司察叙。

初十日（丁卯），命镇守福建泉州总兵官都督佥事马得功复原任。

十八日（乙亥），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言：『辰常总兵官徐勇，当黔寇披猖之时，誓死固守，历有战功。逆贼遗书诱降，斩其来使，以示无贰。后因辰州孤城莫援，贼将白文选率众围攻，城遂陷。勇督兵巷战，被枪堕马，犹立斩数贼；力竭不支，为贼所害。既死，犹握刀不释，贼截其手而去；阖门遇难者三十九人。请加优恤，以励臣节』。得旨：『徐勇屡着战功，忠节殉难，阖门受害，深可悯恻！着所司从优察恤』。

二十九日（丙戌），升浙江定海镇标游击常进功为杭州府城守副将。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五。

冬十月二十六日（壬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奏报：『逆贼李定国猝陷高明，复围新会；贼势张炽，兵力不支，请速发禁旅，以靖疆圉』。疏下兵部。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六。

十一月十四日（庚子），镶黄旗同安侯郑芝龙疏奏：『臣逆子成功请地益饷，抗不薙发；寄臣书信，语多违悖，妄诞无忌。臣不敢隐匿，谨将原信二封缴呈圣览。臣当席藁待罪』！得旨：『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密议速奏』。

十八日（甲辰），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郑成功屡经宽宥，遣官招抚，并无薙发投诚之意。且寄伊父芝龙家书，语词悖妄，肆无忌惮，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镇整顿军营，固守汛界；勿令逆众登岸，骚扰生民。遇有乘间上岸者，实时发兵扑剿』。从之。

十二月初十日（丙寅），升江西九江总兵官都督佥事杨捷为右都督，充福建随征右路总兵官；福建泉州总兵官都督同知马得功为左都督，充福建随征中路总兵官；浙江金华总兵官都督同知马进宝为左都督，充福建随征右路总兵官。

十六日（壬申），命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同多罗贝勒巴尔处浑、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统率将士征剿郑成功；赐之敕曰：『兹以逆贼郑

成功潜据海岛，不遵王化，扰害福建泉州等府地方。特命世子济度充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征剿；一切机宜，与多罗贝勒巴尔处浑、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等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服者戮之、倾心归顺者抚之，总以安民为首务。严禁兵将，申明纪律，不得擅取归顺良民一物，务体朕定乱安民至意。贼如登岸，相机剿抚；如在海洋，则驻扎要地驰奏。凡有调发，不可令固山额真噶达浑离尔左右。其闽省弁兵及新调三镇弁兵，听尔调度。其行间将领功罪，俱察实纪明汇奏。各官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护军校、骁骑校以下，无论大小罪过，俱与诸将相酌径行处分。尔受兹重任，宜殚忠竭力，早奏肤功。钦哉！

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奏报：『逆贼李定国围犯新会，城中粮尽，杀人马为食。臣等率兵往援，至三水县，分布沿江隘。出奇兵制其后，以待大军。比靖南将军朱玛喇等至，遂合兵进剿，败之于珊州，戮其副将一员，生擒十余名，斩首一百五十余级。既抵新会，定国率马步贼分据山口山头，我军奋勇冲击，夺其山，斩获甚众。定国遁去，新会以全』。奏入，命所司察叙。

十九日（乙亥），福建巡抚佟国器奏报：『海逆郑成功反谋既决，遂袭入漳州，连陷各邑；复围泉州，势及兴化。臣思海贼与陆地不同，杨帆所至，随处可犯。贼众亿万肆行攻掠，闽省孤城单弱，深切臣忧。请迅发满洲大军进剿，并敕广东、南赣督抚调发潮州水师直抵厦门，与闽师首尾夹击；贼势莫支，则海氛可靖』。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

二十一日（丁丑），江西巡抚蔡士英奏报：『逆寇周立发难闽中，流祸江界，更有伪总兵霍武等相为犄角；福建、江、浙三省附近居民，被其残害。分守湖东道安焕令守备陈天珍等虚实并用，霍武等率众来降，湖广东路悉平』。下所司知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七。

●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乙未）春正月初三日（戊子），两广总督李率泰奏报：『广西土贼伪总兵廖笃增等负隅作梗，结连西逆；官兵分道进剿，阵斩笃增于玉版巢。又贼渠李先芳、廖凤等盘踞藤县，遥为李定国声援；定藩左翼总兵官马雄攻之，生擒伪知府姜炎，斩获无算』。下兵部察叙。

十二日（丁酉），升浙江舟山参将把成功为协守舟山副将。

二十三日（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龚鼎孳奏言：『海贼郑成功旋抚旋叛，攻陷漳、泉。浙闽总督刘清泰剿抚无能，藉病息肩；宜加处分。同安侯郑芝龙不能训子革心，又不束身待罪；早宜防范，以肃清内外』。下部密议。

二十七日（壬子），侍读学士雷护、护军参领常敏等自广东奏报击败贼渠

李定国捷音；至是还军中，赍敕谕靖南将军固山额真朱玛喇等曰：『尔等率兵前往，会同两王及总督李率泰将已入广东贼兵多方制胜，阵斩无算，深可嘉悦！但既已统兵前往，仍会同两王及总督李率泰相机安抚被贼地方人民，再行报闻』。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八。

二月二十八日（癸未），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奏报：『逆贼李定国自新会败逃，臣等遣梅勒章京毕立克图等追击贼兵于兴业县境，败之。又追至横州江，击其步骑兵，剿杀甚多，获象二只；定国渡江引去，窜入南宁府，粤东高、雷、廉等三府、三州、十八县及粤西横州等二州、四县悉平』。下部察叙。

三十日（乙酉），升江南溧阳营参将马信为浙江台州副将。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九。

三月十五日（庚子），调福建巡抚佟国器为南赣巡抚、南赣巡抚宜永贵为福建巡抚。

福建巡抚佟国器获同安侯郑芝龙与其弟鸿逵、子成功交通私书，羈其使，具疏封进。下兵部密议。

二十二日（丁未），初，兵科副理事官孙兰疏请委用郑芝龙于东南；否则，令其子弟赴经略军前援剿。至是，工科他赤哈哈番土克善参奏：『孙兰与芝龙通谋，悖逆欺诳。应拘讯治罪』。章下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密议。寻议：孙兰条奏，明为芝龙求脱；应论斩，籍没妻子为奴』。上命监候，免其籍没为奴。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

夏四月初八日（壬戌），四川巡抚李国英奏言：『建治平之略者，在苏民生之困；苏民生之困者，在祛其致困之源，今滇黔未靖，征兵转饷，因一隅未安之地，累数省已安之民；旷日费时，必至师老财匮，此坐而自困之道也。我国家兵威无敌而小丑敢逆颜行，非兵不强、饷不足，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钝功罪之念先入于中，以致贻忧君父耳。臣闻非动不足以致静、非劳不可以求逸。今湖南、两广俱有重兵，平西王、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之兵现屯汉中，蓄锐甚久，诚能分道并进、首尾夹击，贼力有几，岂能四面支持？是诚一劳永逸之计也。万一机会有待，请先敕平西王、固山额真侯李国翰率兵驻镇保宁为各路之统领，遣将先取成都，资其肥饶，且屯且守；次取重庆，以扼咽喉。然后乘流东下，靖定夔关，以通荆、襄之气脉，撤滇、黔之门户，即为收滇、黔之张本。盖从古取滇、黔者，未有不由于取蜀也。至于内外文武，必同力一心，事乃底绩。更祈严敕诸臣，凡有司兵、司饷之责者，须如臂指相应

，勿执一己之偏见，旁相掣肘；勿谓利害不相关，呼应不灵：此尤成功之根本而灭贼之要务也』。章入，下所司密议。

十四日（戊辰），靖南将军固山额真朱玛喇、护军统领敦拜等奏报：『官军连击李定国兵，一败之于兴业、再败之于横州，逆渠李定国遂渡江焚桥而遁；我师蹶之，定国复率残兵自宾州走南宁。我军俘获甚多，克复高、雷、廉等三府、二十五州县』。捷至，下部察叙。

十五日（己巳），护军参领阿穆尔图、编修胡密色以击败逆贼李定国捷音自广东赉奏至；随令仍赴军中，敕谕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靖南将军朱玛喇、护军统领敦拜、两广总督李率泰等曰：『朕惟折冲御侮者，社稷之良臣；显绩褒勋者，国家之盛典。尔等或受命以扩靖疆场、或率师以协平寇盗、皆朕之故旧大臣，倚为腹心者也。顷者逆贼李定国栖处南方，频侵两粤；二王及诸臣宣厥忠勇，谋操必胜，于新会等处杀贼既多，复追至横州江岸，降其军将、获其器械无算，克定高、雷、廉等府州县。先后屡捷，功越寻常，绩臻茂着，朕甚嘉悦！特赐敕谕，以示朕嘉励至意。尔等其益尽忠勤，垂名永久。钦哉』。

五月十一日（甲午），江南总督马鸣佩疏报：『伪伯陈其纶负固瑞金，后又依附郑逆，啸聚大柏山内。南赣总兵官胡有升遣参将孔国治等率兵进剿，其纶败遁，窜入宁都界内天心寨，为工人斩首以献』。捷闻，下所司察叙。

十四日（丁酉），命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将军，统领官属兵丁驻防京口，赐之敕印。敕谕曰：『兹以京口重地，特命尔石廷柱挂镇海将军印，同梅勒章京色冷、六十等镇守，驻扎镇江城外京口地方。务须整饬兵马，申严纪律；如遇海贼逞犯，督率兵将力剿严防，俾得阖境绥宁，永无寇患。江宁、苏、松、常镇等处沿海、沿江地方有警，该督、抚请兵，尔等酌量援剿。凡事，会同该督、抚及江宁满汉提督商酌计议而行，不得轻躁疏虞。所用粮刍，该督、抚布政使按期支給；仍严束兵将，不得横行抢掠民物及借刍牧为名，扰害农业；务令兵民相安，不为地方所苦。凡民间一应事情，系有司职掌；其往来江口官民船只，听该管江防官盘诘放行：俱不得干预，务体朕靖寇安民之意。所统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过犯俱与众商酌，径行处治。敕中开载未尽事宜，应奏者奏、应行者行。尔等各以旧勋，特为简任；须谋并力以副委任，必膺懋赏。如或贪黷乖张、纵兵玩寇，贻误汛守，国宪具存，尔等慎之。毋忽』！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一。

六月十五日（戊辰），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等疏报：『伪南安王刘文秀率伪将军卢明臣、伪兴国侯冯双礼等贼众六万、船千余艘，分兵由常德攻岳州、



武昌，而文秀自留攻常德。护军统领苏克萨哈伏兵邀击之，焚获船艘甚多，贼众大败；明臣赴水死、双礼被重创，降其伪副将等四十余员，文秀遁走贵州。捷闻，下兵部察叙。

十九日（壬申），兵部议覆浙闽总督屯泰疏言：『沿海省分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从之。

二十二日（己亥），解苏州总兵官王憬任。以总督马鸣佩劾其防剿无能，以致海贼入犯崇明故也。

二十三日（丙子），兵科都给事中魏裔介劾奏：『福建提督总兵官杨名高所辖漳州郡县被贼沦陷，贻误封疆；请敕处分，以昭国法』。下部察议。

二十五日（戊寅），先是，广东投诚总兵苏利以绶书贻李定国，为督标参将张荣所获；总督李率泰以闻，下兵部密议。部议：『苏利所贻绶书，察其词意，通逆似真；但苏利负隅碣石，遽难深问，宜以此事为定国反间之计。请颁温旨，并发绶书，令其自焚，以安反侧』。随下诸王大臣议，俱以部臣言是。至是，遣侍读岳思泰等赍敕往谕之。

秋七月初九日（辛卯），以福建泉州府参将韩尚亮为福州水师副将，都督佥事副将管江南芜采营参将事梁化凤为浙江宁波副将。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二。

八月十二日（癸亥），命固山额真阿尔津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卓罗等统八旗官属兵丁驻防荆州，固山额真祖泽润分防长沙。赐之敕曰：『今因逆贼孙可望等煽乱湖南，骚扰地方；兹命尔阿尔津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卓罗、祖泽润、护军统领席卜臣、梅勒章京禱喇、太什喀、觉罗干尔马等统率大军前赴南楚，尔统官属兵丁于湖南、湖北地方与经略辅臣洪承畴共议地势相宜之所驻扎。其军情事务，亦会同经略辅臣洪承畴计议而行。贼若入犯，须协心戮力，多设方略，相机剿除。凡事，与固山额真、护军统领、梅勒章京等会议而行。毋矜己智，不听人言；毋恃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从、闻大军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贼渠投诚者，仍分别升赏。惟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人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安民至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竟行处分。尔受兹重任，益勤厥事。钦哉』。

二十一日（壬申），降苏松提督张天禄职三级，戴罪杀贼自赎；以贼入汛地，伤兵焚船故也。

二十二日（癸酉），降江南总督马鸣佩职二级、夺江宁巡抚张中元俸，俱带罪督剿；以海寇登岸焚掠，不据实入告，徇庇失事提督张天禄以罪为功也。

二十六日（丁丑），谕兵部：『湖南等处疆圉未靖，郡邑荒残；剿寇安民，任寄甚重。太保大学士洪承畴受命经略，将及三年，朕倦怀弥笃；并念所统各官，或由旗下随行、或从各处调发，远离乡土，戍守岩疆，执锐披坚，眠霜冒雨，不得休息。朕每念及此，寤寐靡宁。虽致身为国，忠臣之素心；而颁赏酬劳，国家之令典。宜加赐赉，式慰群心。凡经略所统大小将领各官，尔部通察开列具奏』。

三十日（辛巳），升福建福宁州参将马士秀为本省邵武府副将。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三。

冬十月十四日（甲子），革原任浙闽总督刘清泰职。以宪臣龚鼎孳劾其不候交代、回驻杭州，以致漳州失陷也。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四。

十一月初三日（癸未），浙江巡抚秦世祯奏报：『海逆围困舟山，分■〈舟宗〉冲犯穿霏、昌石、定关』。下所司速议。

初七日（丁亥），浙江巡抚秦世祯疏报：『舟山副将把成功父俯首从贼，宁波、定海震动。乞调江宁满洲官兵星赴定海关，合师会剿』，下所司速议。

二十七日（丁未），初，广西投诚伪庆国公陈邦傅于桂林殉难，己荫一拖沙喇哈番，令其幼子天赏承袭。后其次子鸣雷自贼中逃归，上念邦傅投诚功，再加一拖沙喇哈番为拜他喇布勒哈番，以鸣雷袭之。

二十八日（戊申），授福建随征中路总兵官马得功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以得功原同田雄首先投诚故也。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五。

十二月十二日（壬戌），初，婺源县贼渠洪国柱被获，后复狡脱，逃遁江西，聚众出没饶州、广信间；乘浙寇魏福贤蠢动，纠亡命缪我章等肆行剽掠。江西巡抚郎廷佐檄九江道王天眷、广信营参将王三锡等击剿，我章及伪副将周仲之等来归；遂遣兴屯同知叶承祧诣国柱所招抚，国柱遂缴伪札纳款。至是以闻，章下所司。

十六日（丙寅），先是，伪部院朱盛浓同弟盛添聚众富川，勾结土寇王心、蒋干相等及八、九两都猺獠肆行劫掠，为孙可望、李定国应援、楚、粤被患；广西巡抚于时跃会同提督伯线国安、右翼总兵官全节、侍卫李茹春、湖广总督祖泽远调发提标游击彭麟、道州参将李东斗等进剿，馘其渠首，斩获甚众，九团、两都一百九十二寨悉平。至是捷闻，下所司知之。

十九日（己巳），命固山额真赵国祚驻防杭州。

二十三日（癸酉），初，海寇犯■〈彳采〉淘港，士卒被伤，并抛失军器

甚多；江南提督张天禄隐匿实情，捏称战阵失利。至是，事闻，命革张天禄职，逮赴京听勘。

二十四日（甲戌），命固山额真伊尔德为宁海大将军，统率将士征剿舟山贼寇；赐之敕曰：『兹以逆贼侵犯舟山，以尔为宁海大将军，同固山额真王国光、护军统领车尔布率官属兵丁前赴宁波府，会同总督屯泰、巡抚秦世祜、提督田雄、总兵官张杰计议进剿。凡一应事宜，须同固山额真、护军统领、梅勒章京、各营将领公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议；毋谓兵强，轻视逆寇。宜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服者戮之；如有擒杀贼渠投诚者，俱分别奏闻赏赉。惟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凡归顺人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安民至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即为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径行处分。尔等务须恢复舟山，剿除逆寇，使海滨宁谧，方可具奏，候旨定夺。尔受兹重任，宜益竭忠力，勉之！钦哉』。

又谕伊尔德等：『朕询通晓海疆之人，据言舟山有关隘，关上置有火炮。汝等宜谨慎而行，勿致疏失。其一应机宜，此时不能预定；毋谓已有成命，致生疑虑。但当相其机宜，以图万全。毋忽』！

谕吏部：『操江巡抚，东南重任；须得素练情形者，就近受事。秦世祜，着调补操江巡。其浙江巡抚员缺，以陈应奏调补』。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六。

●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丙申）春正月二十日（己亥），浙闽总督屯泰奏报：『自舟山失守，海寇猖狂；逆■〈舟宗〉千余直泊台州，驻防副将马信叛变献城』。命该督、抚、按确察地方失事情形，兵部速议防剿事宜具奏。

三十日（己酉），革苏州总兵官王璟职，并削其拜他剿布勒哈番；以海寇侵犯汛地，不能戮力戡定，又塘报内不详载焚掠情形故也。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七。

二月初六日（乙卯）命浙江金华总兵官左都督马进宝仍以原衔充苏松常镇提督总兵官。

初九日（戊午），谕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曰：『日者逆渠孙可望猖狂犯顺，遣发伪帅，统率多贼，夜袭常德。尔与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等筹划有素，调度合宜；文武将士莫不用命戮力，水师剿追，大获全胜。张挾伐之伟略，绝窥伺之狡谋。论叙肤功，已颁懋赏；仍赐特谕，彰朕嘉悦之意。尔尚益摠远略，大展壮猷；净扫寇氛，伫膺殊宠。钦哉』。

十二日（辛酉），革福建提督杨名高职；以海寇陷漳州并泉州属县，为科臣魏裔介所劾也。

十九日（戊辰），靖南王耿继茂奏报：『我师抵南宁，逆贼李定国奔往隆安；镇臣马雄等擒其伪阳春伯李光芳，阵斩伪参将杜纪等，俘获无算』。下所司察叙。

二十一日（庚午），又谕〔吏部〕：「浙闽重地，海氛未靖；全赖总督重臣和辑文武、抚绥军民，庶能同心剿御，克奏肤功。屯泰久与浙抚不睦，屡次疏奏。似此督、抚参商，封疆何赖！秦世祜已经调任，屯泰亦着回京另用。两广总督李率泰，着加太子太保，总督浙、闽地方；固山额真王国光，着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地方。尔部即遵谕速行」。

二十五日（甲戌），命福建中路总兵官左都督马得功仍以原衔充本省提督总兵官，补原任苏州总兵官张承恩为福建左路总兵官。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八。

三月十八日（丁酉），升都督佥事管福建建宁府副将事王进功仍以原衔充随征福建中路总兵官。

二十七日（丙午），谕吏、兵二部：『固山额真朱玛喇等率兵击败侵犯广东之贼李定国，雪衡州、桂林之忿，快慰众心，朕甚嘉悦！此番军功，止照他处常例议叙；其功次不及定数者，竟不议叙，殊属不合。伊等军功，着再加酌量议叙具奏。其军士有于主帅前首先陷阵、杀伤敌兵者，亦着确察分别，奏闻赏赉。今攻城者少、野战者多，此后不可仍照旧例叙功。尔二部会同将叙功条例，再议具书』。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九。

夏四月初三日（辛亥），两广总督李率泰疏报粤西投诚伪永安王朱华垞及伪总兵官知府士司共一百五十余员，缴伪印关防四十四颗。下所司议奏。

十三日（辛酉），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阿尔津等疏报官兵大破贼渠姚黄于彝陵之蛇倒退山，招抚伪官五十二员、兵民一万一千三百余名，俘获人蓄、器械无算。下所司察叙。

浙闽候代总督屯泰上疏，自叙在任剿抚功；上以台州失事，不知引罪，反冒众人之功，切责之。旋又因其留恋地方，不即交代；并下部议处。

十四日（壬戌），敕谕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曰：『如大兵回京有期，其固守福建地方应设防若干处？如何始为坚固？设防止用本省绿旗兵丁及随征二镇标兵，果否足数？如有不足，还应添汉军兵丁若干？会同该抚及提督各镇等官商确，务使地方无虞，明白具疏奏闻』。

敕谕浙闽总督李率泰曰：『浙、闽重地，军务方殷，亟须料理。敕书到曰，尔印兼程速赴新任，不必候王国光面代。其两总督关防及各项文卷，俱交与巡抚李栖凤暂行摄理』。

十五日（癸亥），加定南王下左翼总兵官都督同知马雄右都督，以击败李定国及梧州战功也。

二十三日（辛未），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疏言：『天下民生所以不安者，以云、贵有孙可望、海上有郑成功也。孙寇所藉兵力，洞蛮为多；今欲招徕远人，但宜给以新命，不必追其前朝旧敕。至郑逆出没海上三十余年，国家欲捣其巢穴，恐水师少而未练；宜择知兵大臣沿海防御，坐而困之，庶荡平有期矣』。下所司议。

二十四日（丁丑），平南王尚可喜疏报克复揭阳、普宁、澄海三县。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

五月十一日（己丑），谕兵部：『前固山额真朱玛喇等统大军往粤东击破李定国时，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率所属弁兵协力合剿，着有劳绩，理应一体叙功。尔部即一并议叙具奏』。

二十一日（己亥），升江南督标中军王戎为浙江舟山副将、苏州镇标游击李必为浙江台州副将、浙闽督标中军李逢茂为浙江杭州城守副将。

闰五月初二日（己酉），吏部奏言：『原任浙闽总督屯泰不以台州等处失事为已罪，复掄各官劳绩以为己功，难辞假冒军功之咎；应撤回，不准另用，罚银一百两』。从之。

初六日（癸丑），福建巡抚宜永贵以病请解任，命回京调理。

初九日（丙辰），两广总督李率泰疏报粤西都康、万承、安平、镇安、龙英五府、上映、下石、全茗、果化、都结、思城、凭祥七州、上林一县、都阳、定罗、下旺三司各土官投诚。下所司知之。

十二日（己未），升江西巡抚郎廷佐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江南左布政使刘汉祚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提督军务。

以击败逆寇李定国功，加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岁俸一千两，给敕奖谕；仍赐貂裘、鞍马等物。敕曰：『朕惟折冲御侮，社稷良臣；报德崇功，国家盛典。尔平南王尚可喜英才自命，雄略群推。当我朝创业之初，正航海投诚之日。加封崇爵，世职锡盟；略地攻城，殊勋茂着。入关破寇，从定中原；秉钺征南，丕昭弘济。盖忠勤之备至，亦威惠之交孚。及因百粤跳梁，命尔底定。尔果能率所属将士，协力追剿。李定国窜伏远遁，广东疆土遂尔全收；平肇庆、恢潮州，厥功茂矣；朕甚嘉焉！聿彰图阁之献，爰申诏禄之典。兹将功次叙入册内，又于藩俸六千两外，加俸一千两，以报勤劳。呜呼！元老壮猷，忠尚资于善后；重臣宣力，谊更笃于开先。王其巩固封疆，殫抒筹策；俾声教全销瘴疠，而功名永重山河。尚克祗承，无斁朕命！钦哉』。赐继茂敕文

同。

十九日（丙寅），以击败广东逆寇李定国功，加二等阿达哈哈番觉罗穆鲁、三等阿达哈哈番觉罗阿晏、马海、道哈、布纳泰各一拖沙喇哈番。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一。

六月十六日（癸巳），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督、抚、镇曰：『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着申飭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飭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疏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镇一并议罪。尔等即遵谕力行』。

敕谕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督、抚、镇等官曰：『朕惟自古帝王底定万邦，皆恩威并用；讨贰怀服，乃能使人乐于归往，早享太平。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从海逆郑成功者实繁有徒。或系啸聚有年，未经归化；或系被贼迫胁，反正无由；或系偶陷贼中，力难自拔。原其本念，未必甘心从逆。此辈皆朕赤子，迷罔无知，深可悯恻！今欲大开生路，许其自新。该督、抚、镇即广出榜文晓谕：如贼中伪官人等有能悔过投诚，带领船只、兵丁、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郑成功等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吝。倘仍执迷不悟，郑逆所据不过海滨穷岛，波上游魂，势不能久；一旦绝其粮饷、阻其出没，遣发大兵直捣巢穴，必至玉石俱焚，虽悔亦何及乎！其前此陷贼官民及新归人等，该地方官问明来历，尽心安插。原有田产，速行察给；即无田产，亦设法周恤，务令得所。尔等即遵谕行』。

二十三日（辛丑），宁南靖寇大将军阿尔津等奏报湖广容美宣慰使司土司田吉麟以所部二万缴印投诚。上嘉奖之，命所司速叙。

二十六日（癸卯），初，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等遵旨奏言：『濒海漳州等九处，俱宜设兵防守。而闽省经制，绿旗官兵甚多缺额；今议补额增设，共加马兵二千二百五十名、步兵五千九百名，以资防御。见驻闽省汉军兵丁，俱应留驻漳州；然汉军及绿旗官兵未可尽恃，应留固山额真屠赖统满洲兵驻泉州

，为两路声援』。诏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寻议：『闽省去京寫远，满洲大兵往返更番，官兵劳苦，民亦受困。计见在闽省汉军兵五百九十名，实属不敷。应令江宁提督管效忠驻防京口，调京口兵八百名并杭州兵六百余名共足二千，以每旗章京二员、骁骑校一名统之；仍特遣固山额真一员、每旗梅勒章京各一员，率往驻防。其闽省绿旗兵缺额者募补，增设者应停止』。奏入。得旨：『满洲大兵往返更番，官兵劳苦，民亦受困；所议甚当。但海寇因大军驻闽，故尔潜遁。今全师尽撤，不设满兵驻防，止谗之汉军及绿旗官兵，恐军威不壮。倘日后海寇登岸，不能防御，尔时题请大军，有误事机。所关甚重，着详议久安之计以闻』！诸王大臣又议：『满兵不便更番，亦不可令其挈眷驻守；应令驻防平南王尚可喜往』。上以『不设满兵驻防，所议甚当。但前此平、靖二王同驻广东，尚频请禁旅；今调一王分驻福建，恐二省兵力俱单，不可分驻。着另添设贤能官兵，务使海寇不得登岸，以为固守之计。再议奏闻』！诸王大臣又议：『调驻防汉中府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往』。上以『四川较福建更为岩疆，平西王与李国翰同驻汉中，庶无他患。今遣李国翰赴闽，恐蜀地可虞！闽省乃系海寇，应酌量遣汉军兵，选贤能官二员为帅，前往防守。着再议奏』！至是，诸王大臣又议：「于汉军兵二千名之外，应再调京城兵一百名、沈永忠下兵九百名，共三千之额。其应遣固山额真，列名以请」。上命固山额真郎赛为帅；应遣梅勒章京，再议奏闻！余依议』。

福建巡抚宜永贵疏报宁化逆首黄素禾势蹙投诚，余党悉散。下兵部察议。

秋七月初二日（戊申），广西巡抚于时跃奏报官兵擒斩贼渠伪义宁伯龙韬。下所司知之。

初四日（庚戌），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等奏报：『伪都督总兵黄梧、副将苏明、郑纯等谋斩伪总兵华栋等并歼其部兵四百余名，率众薙发，献海澄县投诚。随遣梅勒章京翁爱等入城安抚，计降其文武大小伪官八十六员、兵一千七百名』。捷闻，得旨：『黄梧等献城可嘉！着即行优擢』！

二十四日（庚午），敕谕湖广、江西、陕西、四川、广西督、抚、镇等官：『朕惟自古帝王底定万邦，皆恩威并用，讨贰怀服；乃能使人心乐于归往，早享太平。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降者多被诛戮；以致士民疑畏窜匿，实繁有徒。或系啸聚有年，未经归化；或系被贼迫胁，反正无由；或系偶陷贼中，力难自拔。原其本念，未必甘心从逆。此辈皆朕赤子，迷罔无知，深可悯恻！今欲大开生路，许其自新。该督、抚、镇即广出榜文晓谕：如贼中伪官人等有能悔过投诚，带领兵马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孙可望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吝。倘仍执迷不悟，大兵直捣巢穴，必至玉石俱焚，虽悔亦何

及乎！其前此陷贼官民及新归人等，该地方官问明来归，尽心安插。原有田产，速行察给；即无田产，亦设法周恤，务令得所。尔等即遵谕行』。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二。

八月十七日（壬辰），谕吏、兵二部：『镇守海澄都督总兵官黄梧弃逆效顺、杀其同守伪官华栋伪众，率民薙发，领标下官属兵丁献城输款，倡首来归，深可嘉尚！黄梧着加优典，封为海澄公，照例给与敕印。其标下各员，从优议叙具奏』。

十八日（癸巳），福建巡抚宜永贵奏报：『海逆数十万袭陷闽安镇，直薄省城；连营数十里，攻围旬余。满汉官兵奋勇剿杀，贼众溃败，重围始解』。事下兵部。

二十一日（丙申），赐海澄公黄梧貂裘、鞍马等物。授伪副将苏明、郑纯等六员都督僉事职衔，给与全俸；伪参、游以下，俱加衔赏赉有差。

九月丙午朔，宁海大将军固山额真伊尔德等奏报：『臣等领兵至杭州，海逆伪总兵王长树、毛光祚、沈尔序等拥贼兵登岸，侵犯大兰山等处；遣梅勒章京顾禄古、总兵官张承恩引兵趋夏关击败之。至两斗门，贼复迎战，又击败之；斩长树、光祚、尔序并头目及贼兵无算。臣率师次宁波，乘舟趋定海县，分三路进发。贼渠伪总制陈六御、伪英义伯阮思等于海岛里江口山下列战舰以待，臣等率兵进攻，贼兵败北；追至衡水洋口，阵斩六御、思等，擒获甚多：遂取舟山』。得旨褒奖，下所司从优议叙。

十八日（癸亥），江南江西总督马鸣佩奏报伪总兵顾忠率众二千余、船七十艘就抚。下所司议叙。

二十日（乙丑），谕海澄公黄梧曰：『朕抚御寰区、绥安黎庶，期与天下共底荡平。未归则广示维新，既顺则丕彰优异；盖不烦师旅以格远人，首录元功而鼓忠义也。近因海氛未靖，特颁敕谕招徕。尔黄梧独能于敕谕未到之先，即识时知命，弃逆来归。且杀贼献城，救阖邑之性命；率民薙发，遵当代之章程。带领官兵，兼多火炮。嘉此英勇，慕我恩威！同德同心，先海滨而向化；馭富馭贵，当爵赏之特颁。兹封尔为海澄公，给与敕印。尔其益奋忠勤，灭贼固圉；式建肤功，用膺懋赏。钦哉』！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

冬十月初六日（庚辰），平西王吴三桂等疏报四川开县伪巡抚邓希明、伪总兵张元凯率兵丁一千三百七十余家乞降。命所司速议安插。

十四日（戊子），兵部奏：『福建巡抚宜永贵身任封疆，不能防御；致海寇犯顺，失陷闽安、连江要地，应加处分』。下吏部议处。

二十二日（辛丑），宁南靖寇大将军阿尔津等奏报：『大兵渡江，贼闻风



逃遁。固山额真卓罗等统兵追剿，斩获甚处，克复辰州』。下所司察叙。

二十三日（壬寅），宁南靖寇大将军阿尔津等疏报土司永顺总兵彭弘澍率其部下官吏并藉所属三州、六司三百八十洞户口以降。上嘉奖之，下所司察叙。

十一月初七日（辛亥），谕兵部：『进取云、贵，虽定于明春；其由何路进攻？兵马作何抽调？粮饷作何转输？地方底定后作何防守？俱俟临期酌议，未经预定。朕思进取事关重大，非一时可草率议定者；必先期上下同心商酌，事事议妥，乃获万全。军机不宜迟缓，朕将亲与议政王、贝勒大臣面为筹划。尔部即行传谕』。

初八日（壬子），吏科右给事中严沆奏言：『汉人武职立功投诚者，曾无在京职衔可以内转。栉风沐雨，戮力行间，不得一日宁息仰睹天颜，非所以奖中勤也。且闽海一带投顺伪官，便授公侯之爵；倘日后立功，何以加之？目今五军都督府之制未便尽复，宜将銮仪卫崇其体貌，遇缺升补。中、后两府已经设官，或量增数员，以为武臣内转之地；庶立功者知所劝、投诚者有所容。至各省驻防镇将，历年久则地熟弊生，宜限年更调。其罢斥武臣仍得私畜弓马、家丁，更恐潜通盗贼，貽患地方。并宜密敕禁防：则经制定而功罪交得其宜矣』。下所司议。

十二日（丙辰），叙克潮州功，加九江总兵官右都督杨捷为左都督、参将姜腾蛟为署副将。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四。

十二月二十五日（戊戌），兵部议复：『广西巡抚于时跃疏言：「臣逆李定国前在土司，遗妻张氏并家口到省来投，请给住宅、银米养贍，以系其心；并氏父张应选及家口人等俱给月米，使定国遥感皇恩，速来就抚」。得旨，李定国妻张氏及家口人等在彼养贍恐有未周，负朕体恤本怀。尔部差章京一员，令该督、抚遴委的当员役，途次供给防护，同送来京，从优恩养，以彰朕招徕至意』。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五。

●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丁酉）春正月初五日（戊申），浙闽总督李率泰疏报：『逆渠陈德容叛乱，扰害三省，几及十年；今悔悟就抚，乞敕部查议』！下所司知之。

十一日（甲寅），宁海大将军固山额真伊尔德征舟山凯旋，上命多罗贝勒杜兰等迎劳于郊外。

十二日（乙卯），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奏报：『梅勒章京觉罗阿克善率师讨平闽乱，见乌龙江难渡，遂沿江由山僻寻渡口往福州。闻逆贼在福州府高齐

陆路，遂先遣褚库巴图鲁、巴度进剿；遇贼千余，击败之，斩首二百余级。又分遣署护军统领宜巴格图率兵往侯官县征剿水贼，遇贼千余拒敌，又击败之，斩首百余级。阿克善至福州，侦知贼船二百余艘泊于高齐境乌龙江；阿克善等遂率官兵由水路、夸兰大星鼐等由陆路齐进，又击败之，追至大漳河口，阵斩伪都督总兵、伪都司二员，获大小船十四艘，悉获其军械。又闻泉州府大营地方有贼千余，随令护军统领穆成格、夸兰大马喇等前往击败之，斩贼首七百余级。又惠安县海港内封渭、沙格、黄齐等三村贼众盘踞，随令署护军统领觉罗雅布兰等率兵前进，击败之；斩伪官二员、贼首一千七百余级，获大小船五百九十余艘悉经焚毁。又卫套地方泊有贼船，夸兰大大雅等击败贼众，焚其船十七艘。又闽安镇对岸梅花、碾石二村匿留贼党，随令梅勒章京阿玉锡等领兵搜剿，斩贼首四百余级，焚其船八艘。又令委署章京肫退等往乌龙江渡口侦探，遇贼众败之，焚其船十七艘。又令署护军统领石汉巴图鲁、协领拜柱护、夸兰大霍特率领满兵，会合中路总兵官杨捷进取漳浦县海岛内铜山所。值海风忽作，后军难渡；署云霄镇参将张韬等先登舟，半渡贼众突犯，韬同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六十余名俱战歿。现因兵力单薄，暂停攻取，再图相机前进。前者恢复海澄具疏后，兹贼势稍阻，陆续投诚，伪都督总兵一员、副将五员、参将八员、游击二员、都司四员、守备三员、千总七员、把总八员、闲散官六员、文职二员、旗鼓中军一员、操官四员、义将一员、大小各官共五十二员、兵三千二十六名前来乞降。又原任同安参将杨启智以城陷从贼，今率把总一员、兵三十名并缴伪总兵关防一颗来降。又原任舟山中军游击杜茂祐前以舟山失守从贼，今率都司一员、守备二员、把总五员、兵七十八名并缴伪副总兵关防一颗来降。事下兵部察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六。

二月初十日（癸未），兵部奏言：『故明楚藩崇阳王朱蕴钤与总兵李盛功等向化投诚，朱蕴钤应并家口起送来京，分别养贍，伪总兵李盛功应授以参将职衔』。从之。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七。

三月二十二日（乙丑），谕浙江福建总督、巡抚、总兵官等：『逆贼郑成功啸聚海滨，窃行狡诈，敢于上悖天道、下灭人伦，负恩梗化，甘为釜底游魂。即伊父子至性，亦复悍然不顾；逆理丧心，行同禽兽：真盖载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弃。似此枭獍，若仍招抚优容，使得滥膺爵禄，岂不辱衣冠而羞士类？朕今独断于中，意在必讨。前已谕尔等晓谕逆党，令其擒执来献；今当一意捕剿，毋复姑待！彼若力穷畏死，薙发来京，再为定夺。至其父郑芝龙，有此逆子跳梁而不加诛戮、尚留视息者，念大军至闽，彼即投诚，特从宽典。然叛

逆之父，法难疏纵；是以禁锢囹圄，原非望其返顾，故示羈縻。尔等不必迟回瞻顾，必灭此逆贼，以彰国法』。

二十三日（丙寅），先是，海澄公黄梧具揭兵部，据称『海贼俱属漳、泉、潮、惠之人，梧今大张布告，必渐次归附。但郑成功恃其父在京，欺诳招抚，藉以登岸派饷；故首患在芝龙。必先断绝芝龙，使之音问不通，则成功只海上匹夫尔！又成功之敢于猖獗，由其父芝龙诳谋罔上，赍书下海，扬言招抚，沿海人心摇惑。凡欲投诚者，咸以欲抚之故，仍坚其怙恶之心。请密奏剪除芝龙，以绝盗根』！部议：『芝龙阴谋，已为家人尹大器告发。且成功既不薙发归诚，不可仍留芝龙，以启海上观望之心。芝龙及其弟芝豹、子世忠、世恩、世荫、世默，应请敕刑部正法』。上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以闻。

二十四日（丁卯），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班师还京。

海澄公黄梧奏言：『郑成功未即剿灭者，以有福、兴等郡为伊接济渊藪也。南取米于惠、潮，贼粮不可胜食矣；中取货于兴、泉、漳，贼饷不可胜用矣；北取村木于福、温，贼舟不可胜载矣。今虽禁止沿海接济，而不得其要领，犹弗禁也。夫贼舟飘忽不常，自福、兴距惠、潮乘风破浪，不过两日；而闽、粤有分疆之隔，水陆无统一之权：此成功所以逋诛也。祈敕沿海督、抚镇臣与臣商度防海事务，平时共严接济之禁，遇贼备加堵截之防。臣专一整饬马步、舟师，视贼所向，到处扑剿。至群贼伎俩，臣所熟悉；破贼机宜，臣筹之素矣。抑更有请者，成功之所以稔恶，倚其父芝龙阴通家信，摇惑民心，故逆党坚未悔祸。诚严禁芝龙父子，不许音信往来，成功将立见败亡也』。章入，下兵部密议。

二十五日（戊辰），初，上以浙闽总督屯泰、巡抚秦世祜玩误封疆职守，命吏部、都察院详察具奏。至是，部、院议奏：『浙闽总督原驻衢州，居中调度；乃屯泰移驻杭州，争居抚署。及舟山、台州等处相继失守，又不一至海上亲视情形。秦世祜身任巡抚，不思早备密防，以致地方叛变。失事之后，又不能擒剿：均难辞贻误封疆之罪。屯泰应革去三等阿达哈哈番，秦世祜应革职为民』。从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八」。

夏四月初二日（甲戌），南赣巡抚佟国器奏报兴宁县雷连十二峒瑶官庞国安等率众投诚。章下所司。

初五日（丁丑），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郑芝龙寄书伊子成功，并无归顺之意；出语骄肆，理难存留。芝龙及其弟芝豹、子世忠、世恩、世荫、世默，俱应正法』。得旨：『郑芝龙等法当处斩；向念其投诚功绩，从宽禁锢。今若遽行正法，非朕前意。仍着免死，俱流徙宁古塔地方；家产籍没』。

二十日（壬辰），以固山额真宗室罗托为南宁靖寇大将军，统领官兵驻防荆州；分遣固山额真伯佟六十，驻防长沙。赐之敕曰：『今因逆贼孙可望等煽乱湖南，骚扰地方；兹命尔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蒙古固山额真特津、护军统领俄内等统领大兵前赴南楚。尔统官兵于湖南、湖北地方，与经略辅臣洪承畴共议地势相宜之所驻扎。其军情事务，与经略辅臣洪承畴相议而行。若贼入犯，须协心戮力，多设方略，相机剿除。凡事，与固山额真、护军统领、梅勒章京等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疆，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胁从、闻大兵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降者，仍分别升赏。惟以安民为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人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安民之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即当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径行处分。尔受兹重任，益勤厥事！钦哉』。

五月初二日（甲辰），以粤东击败逆贼李定国等军功，优加原任两广总督三等阿思哈尼番李率泰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二日（甲寅），浙闽总督李率泰奏言：『逆贼郑成功招集亡命，啸聚海滨。近奉敕谕捕剿，未有「招徕」之语。臣以为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携其党类、散其羽翼，以抚佐剿，诚廓清海氛、计擒逆孽之要着也』。得旨：『前因郑成功罪恶深重，故令一意捕剿；若其党与果有真心来归者，着仍加招抚』！

十九日（辛酉），以平西王吴三桂率兵破嘉定州贼，生擒伪总兵龙名扬，招降乌思藏大乘法王、大宝法王及四川三州、十六县，击败伪抚南王刘文秀马步兵，擒斩伪将军王复臣、总兵王之俊等，获金印及象马等物甚多，平靖大寇；岁加俸银一千两，其功绩增注入册。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九。

六月十三日（甲申），浙闽总督李率泰密奏：『逆贼郑成功父子诡秘，芝龙不宜流徙宁古塔；恐由此而遁，则将来沿海为患，不可胜言』！下兵部速议。

十九日（庚寅），升浙督右营副将常进功为署都督佥事，充镇守宁台温等处水师总兵官。

二十五日（丙申），海澄公黄梧疏请陛见；上以海氛未靖，不允。

三十日（辛丑），经略辅臣洪承畴以病剧复请解任；得旨：『览卿再奏，病势转加，深軫朕怀。军务殷繁，难以静摄；着解任回京调理』。

秋七月十七日（戊午），赏福建随征总兵官张承恩、绍兴副将刘永享衣帽甲胄等物；以会剿舟山、大岚贼寇功也。

二十日（辛酉），叙复舟山功，加浙江提督田雄少傅兼太子太傅、总兵官

张杰右都督、副将王戎署都督同知、常进功都督僉事，仍赐雄、进功衣帽甲胄等物；余各加升、奖赏有差。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十。

八月初五日（乙亥），先是，兵部议覆：『浙闽总督李率泰疏言：郑芝龙一日不杀，成功之心一日不死，群逆之意亦观望不决；恐致仍中狡谋，贻祸沿海。请敕刑部，将芝龙并伊弟芝豹、子世忠、世恩、世荫、世默等俱就宁古塔正法。妻妾人等入官』。疏入，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寻议：『应如部拟』。上审酌再三，复令另议。至是，复议：『古宁塔地近江海，贼船往来叵测；芝龙就禁，恐有疏虞。应加铁链三条，手足扭镣，严饬章京兵丁谨加看守』。从之。

二十六日（丙申），海寇郑成功犯浙江台州府，分巡绍台道蔡琼枝、副将李必及府、县等官俱降贼。

九月十一日（庚戌），叙复舟山功，进一等伯兼一拖沙喇哈番固山额真伊尔德为一等侯兼一拖沙喇哈番，三等伯护军统领车尔布为一等伯兼一拖沙喇哈番，加二等精奇尼哈番哈岱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梅勒章京吴喇禅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署梅勒章京根特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梅勒章京徐大贵、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罗托俱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一等阿达哈哈番梅勒章京柯永綦、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满都俱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二等阿达哈哈番波罗对、萨木赛、蒯齐、沙尔唐、伊尔特赫、锡三、祁成古、班第、苏穆图、克世图俱为一等阿达哈哈番，三等阿达哈哈番敦拜、沃赫、阿玉锡、岳甘、拜库大、查尔海、拜色、安注瑚、阿布赖、查纳、觉罗多尔机、牛录章京赵元弼、拜他喇布勒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梅勒章京古禄固、科魁俱为二等阿达哈哈番，拜他喇布勒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盖四海、舒书、桓达理、沙纳哈巴图鲁、拜他喇布勒哈番陈布鲁、翁爱俱为三等阿达哈哈番，一等阿达哈哈番卫赫德、郭迈、苏伯、阿绩达、得棱格、拜他喇布勒哈番爱穆布、功额、科尔对、格善、图哈土、伊思哈布、索罗希、谷鲁、华善、图拉、渥深巴图鲁、纳哈泰、舒书、博德礼、党固礼俱加一拖沙喇哈番，拖沙喇哈番顾英为拜他喇布勒哈番，梅勒章京祖泽淳、署护军统领尼雅达、署甲喇章京拜哈尔、拖沙喇哈番阿哈图、牛录章京李午、拖沙喇哈番牛录章京陈养忠俱为拜他喇布勒哈番，署护军参领对亲、图赫慎、化善、察马、沙洪、专他、穆成格、察哈代、满杜、署甲喇章京散绩泰、苏根、克什图、叟色、塔必图、舒鲁尔、克什布雷、海色、马喇、劳章、拜雅拉、吴山泰、锤武尔代、海塞、尼雅汉、署章京朱彻黑、伊尔巴喀、永贵、噶尔马、来衮、拜海、嫩对、硕邦、吴尔德、尧詹、纳喇迈、金有明、克特、搜塞

、色根、武达纳、署夸兰大海鲁洪、库克德、白器、车尔获、达喇西、牛录章京陈万先、拖沙喇哈番品级王永清、尼马齐、额尔绩赫、闲散章京张泰、骁骑校黄珠、鼐古塞、郭朝丰、聂路肯俱为拖沙喇哈番。赠阵亡三等阿达哈哈番海尔布为二等阿达哈哈番，以其子扬古代袭职；署章京傅那为拜他喇布勒哈番，以其弟之子梭拜袭职；署护军参领撒克西为拖沙喇哈番，以其子纳西袭职；署甲喇章京启他海为拖沙喇哈番，以其子沙里袭职；署章京巴尔哈为拖沙喇哈番，以其叔之子耨德袭职；骁骑校噶穆尔为拖沙喇哈番，以其子龙华袭职；护军校博林为拖沙喇哈番，以其兄苏赫袭职；署护军校叟塞为拖沙喇哈番，以其子达喜袭职；护军校巴拜、署护军校昂阿、孟葵俱为拖沙喇哈番，升跳船小拨什库布朗阿、兵萨璧俱为拜他喇布勒哈番，署章京李毅、兵来达、勒克塞、麦毅俱为拖沙喇哈番。

二十六日（乙丑），谕兵部：『提督苏松等处总兵官马进宝，着改名逢知』。

二十七日（丙寅），固山额真屠赖等奏报官兵克复福建闽安镇，投诚大小官一百余员，获器械、印信、条记甚多。下所司议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一。

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寅），加都督僉事苏州总兵官梁化凤为都督同知，统率抽调各营官兵一万名，改为水师，仍驻防崇明。两协设副将二员，各统水师二千名，驻防吴淞；游击二员，各统水师一千名，分泊崇明各沙：俱属水师总兵梁化凤统辖。提督总兵马逢知专管陆师，裁苏州总兵官缺。从总督郎廷佐请也。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二。

十一月二十三日（辛酉），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奏报：『臣等至荆州，宣布皇上德意，伪将多愿投诚。臣随遣兵夺取心潭口，往巴东断渡口；于是伪总兵田国钦、黄世奎、邓基昌等及贼渠孙可望标下伪总兵赵世超、副将赵三才相继来降』。章下所司。

二十四日（壬戌），偏沅巡抚袁廓宇奏报：『伪秦王孙可望与李定国不协，兴兵相攻，为定国所败；因遣其伪将程万里等赴中路镇臣李茹春、右路镇臣王平军前投诚，仍请兵复仇。可望行至沙子岭，为伪总兵杨武追袭几殆；我兵驰援，贼方骇散。可望因得乘间携其妻子来归，计降伪总兵都督二十二员、伪太仆寺卿一员、伪副参游等一百余员、伪内官二十二员、兵丁家口五百余名、马骡五百余匹』。疏下所司。

十二月初五日（癸酉），谕兵部：『经略辅臣洪承畴前已有旨，准解任回京调理。近闻病已痊愈，仍着留原任，亲统所属将士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

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广前进，相机平定贵州』。

初六日（甲戌），敕谕新归臣孙可望：『朕惟帝王统御天下，必期遐迩民生，皆得其所；故当舆图未归，念切颠连，不憚缮我甲兵，远伸天讨。若肯革心向化，即嘉其慕义，不吝推心置腹，广覆载无外之仁。卿十余年阻在南服，聊为自固之计；未悉我朝宽仁大度，宥过招降，自创业以来，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此天下所共闻者久矣。今卿率众、携家乘机来归，知卿处心积虑，向化有年；即此一旦翻然，便为识时俊杰。朕一闻疆臣驰奏，深为忻悦！特封尔为义王，以示优眷。所有应给册印，已命所司铸造，令近臣赍送外，兹遣专官先行敕谕，用宣朕意。卿宜祇遵；以俟宠命』！

十五日（癸未），谕兵部：『向因孙可望、李定国等窃据滇、黔，负固不服，勤兵讨御，剿抚兼施，原为救民于水火。今李定国与孙可望彼此相攻，可望携家降顺；览其来奏，情词恳切，独能识时审势，洁身于僭乱之群。即此一念维新，便当宥其既往。且兴师动众，深軫劳民，虽远在遐方，孰非朕之赤子；兹乃不烦兵力，自献悃忱，殊可嘉悦！孙可望已特封为义王，用昭朕柔远宁民之意。尔部通知传知』。

敕谕义王孙可望曰：『前经略辅臣奏王慕义向化，朕心深为嘉悦！特加优典，封为义王；遣官赍敕，先行谕知。兹览来奏，当明季丧亡之际，收拾士民、训养兵卒，期保所得土地，原非篡夺之可比，心事较然分明；谅王久阻归诚，亦特震慑兵威，初非抗拒。至于所用之人，横逆不驯，假借名号，煽诱逆党，反攻内击。似此所为，既挟制其主、又流毒于民，不但有负于王，抑且悖违天道！朕夙以奉天讨罪、救民水火为心，已命所司选将厉兵，大张挾伐，以快滇、黔兆民来苏之愿，庶慰王去逆效顺之忱矣』。

敕谕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曰：『逆贼煽乱云、贵，骚扰地方已久。今贼李定国与孙可望互相攻战，可望来降。乘此贼党内乱、人心未定之际，特命王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统兵进讨。尔等统领所属官兵及汉中、四川各官兵，由四川前往贵州相机进取。凡事，王与固山额真会议而行。毋执己见，不谋而动；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胁从、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俱与分别升赏。惟期安民，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良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救民至意。至汉中、四川仍酌量留兵防守。其行间将领功绩及重罪，俱察实纪明汇奏。各官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无论大小罪过，俱商酌径行处分。务期收取贵州，剿荡逆寇。地方平定之后；具奏候旨。尔等受兹重任，宜益殫竭心力，早

奏肤功。钦哉』。

敕谕固山额真赵布泰等曰：『逆贼煽乱云、贵，骚扰地方已久。今贼李定国与孙可望互相攻战，可望来降。乘此贼党内乱、人心未定之际，特命尔赵布泰为征南将军，统兵进讨。尔统领前去官兵并提督线国安标下官兵及湖南调发官兵，由广西前往贵州，相机进取。凡事，与提督线国安、梅勒章京富喀、莽吉图等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胁从、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俱与分别升赏。惟期安民，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良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救民至意。其行间将领功罪，俱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径行处分。务期收取贵州，剿荡逆贼。地方平定之后，具奏候旨。尔受兹重任，宜益殫竭心力，早奏肤功。钦哉』。

敕谕固山额真宗室罗托、固山额真济席哈曰：『逆贼煽乱云、贵，骚扰地方已久。今贼李定国与孙可望互相攻战，可望来降。乘此贼党内乱、人心未定之际，特命尔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济席哈统兵进讨。尔等统领官兵及经略调去各官兵由湖南前往贵州，相机进取。凡事，与固山额真持津、佟六十、护军统领鄂鼐等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胁从、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俱与分别升赏。惟期安民，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良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救民至意。至经略辅臣洪承畴或应与大兵同行、或应尾大兵之后，已令其相机定夺。如同大兵前往，亦与经略会议而行。其行间将领功罪，俱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无论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径行处分。务期收取贵州，剿荡逆贼。地方平定之后，具奏候旨。尔等受兹重任，宜益殫竭心力，早奏肤功。钦哉』。

十八日（丙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疏报伪总兵谭新传等率伪官十余员、家属二千名来降。下所司察叙。

二十三日（丙申），遣内翰林弘文院学士加一级麻勒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仍在内院办事加一级胡兆龙、礼部右侍郎加一级祁彻白为副使，赉册印封孙可望为义王。册文曰：『向化抒诚，号识时之俊杰；封藩赐爵，昭励世之旗常。来归既献乎舆图，懋赏斯隆天带砺。咨尔新归臣孙可望，才能乘势、智裕择君。虽云身在南荒，十余年称戈负固；实则志依北阙，兹一旦率众投诚。携尔室家，足信瞻云就日；统厥士马，真为出谷迁乔。于朝廷招降抚顺之仁，适相允合；岂国家厚禄崇阶之典，肯靳弘施！大分维彰，朕心嘉悦。



是用封尔为义王。于戏！祇承宠渥，流芳誉于千秋；益笃忠贞，竟茂勋于一统！钦哉无斁』。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三。

●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戊戌）春正月初三日（庚子），谕义王孙可望曰：『自古明君良佐，相得益彰；故遇识时俊杰，莫不披肝胆而叹相见之晚。王越在南服十有余年，一旦携家来归，是王瞻依之诚，怀之素矣。朕闻奏报，嘉王忠贞；故不靳高爵厚禄，用昭宠礼。至于迫欲相见之心，与王同之。昨王差官程万里面奏云：「王归命投诚，矢志赴阙」。则王人覲之心，早已在朕左右。今特颁敕谕，王其祇承；即日率领家口及亲近员役，同册封使臣麻勒吉等作速来京陛见，以慰朕殷殷眷注之意。其余着由水路乘船，从容进发』。

初九日（丙午），命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巴思汉、卓罗等统领将士进取云南，御前侍卫及王、贝勒、贝子、公等护卫皆酌量随征。赐之敕谕曰：『逆贼煽乱云、贵，骚扰地方已久。今贼李定国与孙可望互相争战，可望来降。乘此贼党内乱、人心未定之际，先遣宁南靖寇大将军宗室罗托等由湖南、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等由四川、征南将军赵布泰等由广西，分兵三路，进取贵州；既克贵州之后，即宜乘机进取云南。故命尔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镇国公品级固山额真宗室巴思汉、固山额真卓罗等统领官兵，前往专取云南。凡事，与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宗室巴思汉、卓罗等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胁从、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俱与分别升赏。行师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良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救民之意。如贵州三路大兵有料理未尽者，亦并加绥定。其行间将领功绩及重罪，俱察实纪明汇奏。各官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骠骑校、护军校以下，无论大小罪过，俱商酌径行处分。务收取云南，剿荡逆贼。地方平定之后，酌驻两省要地，具奏候旨。尔等受兹重任，宜益殫竭心力，早奏肤功。钦哉』。

十六日（癸丑），以阿达哈哈番吴万福为都督僉事，充镇守福建福宁州总兵官。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十四。

二月二十三日（庚寅），以克闽安镇功，赏海澄公黄梧甲胄、貂裘等物。

二十四日（辛卯），川东逆贼伪总督张京、总兵张宿、兵科谢佩等一十八员缴伪印敕投诚；平西王吴三桂以其事闻，疏下所司。

三月初四日（辛丑），广西巡抚于时跃疏报：『李定国逆党闫维龙、曹廷生等攻陷横州，防守都司赵连城以官兵众寡不敌，退屯贵县。总兵官马雄率兵驰援，贼弃城遁去；遂恢复横州，俘斩甚众』。疏入，得旨嘉奖，下部议叙。

初七日（甲辰），谕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固山额真济席哈、征南将军固山额真赵布泰、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等曰：『朕夙以奉天讨罪、救民水火为心，是以特命尔等帅师南征；剿抚机宜，俱载前谕。今念贵州等处民苗杂处，当先加意抚绥，安辑民心。尔等帅领大军经过府州县及土司蛮峒等处地方，当严行约束官兵：凡良民苗蛮财物及一草一木，勿得擅取；惟务宣布仁恩，使彼乐于归附。倘官民人等不遵纪律、仍行抢掠者，即加处治，以示惩戒。尔等所领汉兵，一并严行禁饬。其未辟地方，须多发告示，遍行晓谕。尔等受兹敕旨，当恪遵奉行，勿致扰害地方，以副朕除暴安民至意』。

二十五日（壬戌），议政王、贝勒大臣议覆：『浙闽总督李率泰「请增沿海防兵」一疏，除已拨山东、河南、江西、山西四省官兵五千名前往外，复调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江西五省兵五千名，共足一万之数，携家口赴浙，增防海汛』。从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五。

夏四月初八日（甲戌），平南王尚可喜既加岁俸，因添注其军功于册曰：『尔驻扎广东，同靖南王统领官兵围困南雄府，有贼三千余，突出西门来犯，击败之；用云梯攻克南雄府，杀贼兵六千余，擒获伪总兵杨杰、董洪信、郑国林等斩之，安定南雄府百姓。又前往韶州府招抚官民并招抚韶属六县，俱各归顺。又同靖南王统领官兵招抚英德、清远、从化，俱各归顺。及抵广东省城，分汛攻围，发谕招抚不服，有伪部院杜永和遣伪侯伯张月、李云泰、李建捷等率贼兵七千余并广西伪国公陈邦傅、庞太监、伪伯马宝等统贼兵万余迎犯；尔亲督官兵败之，擒获伪副将魏廷相等八员。并招抚海寇梁标相等，获船一百五十只。又发官兵先用红衣炮攻打西关，城上炮火矢石交加，难以攻克；尔亲督官兵奋勇攻战，遂克其城，杀贼六千有余，百姓底定。行令所属州县，俱各投诚。又遣官兵招抚增城县，有惠州府收养满洲五人，转送来京。又将所获伪滋阳王等八人，当即梟示。有海寇围困潮州府，尔行谕漳镇发兵往援，贼方败遁。又发官兵恢复肇庆，平定高、雷、廉等府。又前招抚海寇梁标相等复行反叛，流毒地方；尔发官兵击斩之，安定百姓。又广西桂林告变，贼犯梧州；尔密授将士方略，恢复城邑，安抚人民。闻贼李定国围困肇庆，随同靖南王统兵前往，斩杀贼众；复遣官兵追至四会河口，尽歼之。

又贼将吴子圣率贼兵万余，并以象只围困新会，浚壕竖栅，昼夜攻城；尔

亲率官兵援剿，贼众驱象迎战，击败之，斩数百人，遂解新会之围。又同靖南王统领官兵进援高明，李定国遣贼众来犯；尔遣官兵杀贼三百有余，生擒伪总兵武君禧等三十余员，并获马骡、器械等物。又于新会县山峡口，同靖南王、固山额真朱玛喇、护军统领敦拜等击贼兵斩之，获象一十三只。又拨官兵与敦拜等尾追李定国，击败贼兵三千有余，获象一只。又在衡州击败贼兵万余，各府州县俱经恢复。故每岁加俸一千两，所有功绩添注册内』。

初十日（丙子），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奏报：『官兵败贼于合州，斩杀甚多；遂进取重庆，伪都督杜子香率众逃窜，全城克复』。下所司察叙。

二十四日（庚寅），以军功，授右都督苏明精奇尼哈番、都督佥事郑纯阿思哈尼哈番。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十六。

五月十五日（辛亥），两广总督王国光疏报澄海游击刘进忠、知县祖之麟、典史江景云叛从海逆，县城被陷。下兵部知之。

二十六日（壬戌），广西巡抚于时跃疏报：『伪宝康侯贺九仪窃踞大宁，遣伪镇曹友等率党数千突犯宾州；游击刘彦明等分布官兵，击败于丁桥，斩获甚多』。下兵部议叙。

二十八日（甲子），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罗托等疏报『克复湖南沅、靖等处，进取贵州省城及平越、镇远等府，先后共招降伪官兵丁四千九百九十余、男妇九千八百余名口，获马一千四百余匹、象十二只』。征南将军固山额真赵布泰亦报『大兵已抵贵州，所过南丹州、那地州抚宁司各土司兵民及独山州官民俱来就抚』。奏入，优旨嘉奖，并命兵部俟事平察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七。

六月初二日（戊辰），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等奏报：『臣等自收服重庆，即统兵进发。逆首李定国、刘文秀遣伪将军刘正国等率贼众、象只在三坡、红关等处据险设伏，以拒我兵。臣等令马步相兼，步步督战、节节前进，贼遂奔溃。我兵疾追，贼由水西遁入云南。臣等收服遵义府并所属州县，招抚伪总兵及副、参、游等官，计降贼兵五千有余，臣等随抵贵州。有伪总兵梁亦英等拥贼三千有余，屯开州拒守；我兵奋勇分击，贼大败，阵斩贼二千有余，获其象马、器械，遂克开州』。捷闻，上嘉奖之；命所司于事平日议叙。

初六日（壬申），调南赣巡抚佟国器巡抚浙江，提督事务。

初十日（丙子），福建巡抚刘汉祚疏报提督马得功同梅勒章京傅大受等攻破白沙，斩馘无算。下所司察叙。

二十日（丙戌），命撤册封琉球兵科副理事官张学礼、行人司行人王垓回

京；俟海寇平日，另行差遣。

补原任署都督僉事广东水师总兵官董大用仍以原衔充镇守福建汀州总兵官。

二十七日（癸巳），浙闽总督李率泰疏报『郑逆拥众直犯温郡，平阳、瑞安俱陷，全浙震动。请敕就近调发江宁满兵援剿，以固疆圉』。下所司议。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十八。

秋七月二十四日（己未），又谕吏部：『浙闽旧设总督一员；今海氛未息，幅员辽阔，势难兼顾。除见任总督外，着再设一员，分理两省军务。尔部即会推堪任者引见；其各驻扎地方，一并议奏』。

二十九日（甲子），以固山额真赵国祚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浙江军务，驻扎温州府；改浙闽总督李率泰为福建总督。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九。

八月十一日（丙子），遣章京魏黑、傅达礼、颢塔、萨璧赉敕二道，往谕安远靖寇大将军多罗信郡王多尼、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曰：『固山额真赵布泰等由广西前进，兵力单薄，宜行增遣；除前往每牛录一护军及甲士外，今增遣固山额真济席哈率其同往之梅勒章京等及固山额真宗室罗托所率前锋官兵，并将信郡王所率每牛录护军五名、罗托所率每牛录护军二名内择马力壮者每牛录出护军二名，其章京量所出护军名数拨出，付济席哈率往固山额真赵布泰军营，一同前进。信郡王统领骑兵全军并每牛录护军四名前进。其经略洪承畴，或于贵州之贵阳府、或于他处形胜之地，从便屯扎；将固山额真宗室罗托所率每牛录兵一名、每旗官一员，令梅勒章京一人统领同驻。其余每牛录护军一名、兵四名，罗托领之。俟信郡王军至，即还驻荆州。尔等身在彼处，知地里远近；此三路进兵，必须度量程途约期并进，毋得参差，致有疏失！其一切进取机宜，未可悬度指授；尔等择便相机而行。凡事，悉与经略洪承畴商酌。往广西官兵或少马匹，可将罗托下将士之马照数给发；其所给马数，明白造册送部。今自京城已发有马匹往罗托军中，到日分给将士』。谕征南将军固山额真赵布泰曰：『兹遣固山额真济席哈与其同往之梅勒章京等及罗托所率前锋官兵每牛录护军二名，往益尔军。至日，尔与固山额真济席哈暨梅勒章京等，凡事共同商酌。其进取机宜，未可悬度指授；尔等择便相机而行。敕书到日，可即驻师；俟济席哈等至，一同进发』。上复面谕魏黑等曰：『尔等至彼处，可齐集两王、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及夸兰大等，谕以抚循士卒，当如父之爱子。行军必敬慎堤防，谋事无失；毋得骄矜躁急，致有疏虞。夫士在行间，固当有进无退；而克敌制胜，尤贵惧以成谋。前敬谨亲王及讷尔特等之败，皆以轻敌躁进故也。至投诚之人，当分别其倾心效顺，或事急来降。

即事急来降者，亦皆当收养；纵有逃亡、听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夫以威服人，何如以德服人之为愈也。其平西王、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等，亦以此意谕之』！

平西王吴三桂奏报：『贼党薄重庆城；我军炮击贼船，伤死甚多；贼众败遁』。得旨：『着于事平日议叙』。

吴三桂又奏报：『伪兴宁伯王兴为李定国调赴云南，其将卒家口留驻绥阳。臣兵至桐梓，兴子伪总兵王友臣差伪中军朱尚文迎赴军前投顺；兴亦自云南脱归，至军前谒见。又有伪侯、伪将军等共带家口七千余及水西宣慰使安坤等具启投诚』。章下所司。

宗人府等衙门会议：『福建罗源县对敌败遁之阿达哈哈番获特、阿兰，金玉贞、牛录章京孟奎、拖沙喇哈番王汝性应俱革职立绞，籍没；有父职者，准以兄弟承袭。甲喇章京一等阿达哈哈番何尔敦，从前随征，曾受重伤；郎中札穆肃、员外郎胡世礼、拜他喇布勒哈番萨弼图、硕色，伊父、叔及兄曾阵亡：应免处绞，革职，籍没，鞭一百，入包衣牛录为奴；有父职者，准以兄弟承袭。章京博洛克，既经物故，应行籍没。固山额真拜他喇布勒哈番屠赖，身为主将，邀功徇庇；梅勒章京二等阿达哈哈番阿玉锡、三等阿达哈哈番吴把锡、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星鼐、三等精奇尼哈番绰尔济、郎中管牛录章京事鄂里、郎中马喇、管甲喇并牛录章京事达雅、牛录章京库特、艾图，审问败遁事情，徇情庇护：应俱革职解任，鞭一百，折赎』。议上，得旨：『何尔敦从前效力有功，着免鞭责；余俱如议』。

谕宗人府等衙门：『获特、阿兰、金玉贞、孟奎、王汝性，本当依议处绞；姑从宽免死，着鞭一百，押送多罗信郡王军前效力。若着有军功，其家产给还；无功，则仍籍家产。其家产，该部遣人察明记档；俟还日，兵部察其功绩具奏』。

二十日（乙酉），逆贼谭诣等率众犯重庆，命总督李国英统领官属兵丁入川扑剿。

二十七日（壬辰），浙江巡抚陈应泰奏报：『八月初九、初十等日飓风大作，贼船飘散。官军瞭其所向，分兵迎剿；当阵生擒及投诚共九百余名，并获水艚、关防、器械、甲马等项。逆贼子属俱已沉溺，贼因丧气归巢』。得旨：『探明逆贼郑成功的在何处，相机图剿。其有功人员，着议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

冬十月二十九日（壬辰），授义王孙可望属下陈杰、刘天瑞三等精奇尼哈番，王眷、周文盛、郑国、程万里、张承诏、纪泰、何玉、罗应魁、刘武、孟尚志、石史、孙凤、张化吉、张成、颜臣、王月、王麟、陈绍宗、杨惺先、宗

希文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徐文龙、张子秀、纪正国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杨应年、叶应祯、韦参、周世玮一等阿达哈哈番，刘进孝、刘顺、何仁、祝启、周友、袁世璋、李玉龙、刘之盛、彭有功、陈龙、王益世、马严、时来聘、陈国鼎、石启德、杨永禄、刘久庆、刘国柱、夏忠勇、毛应祥、蔡遇春、余起龙、李有才、陈永贵、王应选二等阿达哈哈番，宁起龙、李时富、陈雄、金应浩、陶应元、陈三才、宁荇、牛益、俞卜、谢云龙、吴君美、魏守仁、孙金保、张应凤三等阿达哈哈番，周应先、酆柱廷、张世本、梁凤、冯九锡、姜名芳、韩正龙、刘灿奇、刘元、韦应先、田思孝、陈启廉、杨升俊、汪起凤、高之云、郑玉华、陈盛、李启明、马云、王化龙、黄仕、袁孝、任其衽、楚宝、王别富、许国良、李云秀、王有政、朱朝法、杜如美、赵文才、张文策、王泰、谢明泰拜他喇布勒哈番。

十一月甲午朔，福建巡抚刘汉祚题报：『海寇窃踞永宁、崇武等澳，联■〈舟宗〉飘忽，屡犯洛阳内港等处。提督马得功遣参将宁献功等进剿，斩获无算』。下所司知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十二月二十日（壬午），江西巡抚张朝璘奏报故明宗姓朱议滹、伪都督王佑、伪经略彭珙等及伪文武官一百余员并从贼三千余人诣南昌县投诚，请加叙录。下所司议。

二十六日（戊子），命固山额真明安达理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俄罗斯塞臣、赛音达理等统官兵驻防贵州。赐之敕曰：『兹命尔明安达理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俄罗斯塞臣、赛音达里、护军统领席伯臣、车尔布、梅勒章京觉罗巴尔布、科岳尔图等统领大军前赴贵州，与经略洪承畴共议要地驻扎。其军机事务，会同经略相宜而行。若有寇警，须协心戮力，多设方略，相机剿除。凡事，与固山额真、护军统领、梅勒章京等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恃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胁从、闻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仍分别升赏。惟以安民为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人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安民至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径行处分。尔受兹重任，益勤厥事。钦哉』。

二十七日（己丑），敕谕安远靖寇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征南将军固山额真赵布泰等曰：『朕以南服未定，特命王等率大军进讨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处地方。所有土司等官及所统军民人等皆朕远徼臣庶，自寇乱以来，久罹汤火，殊可悯念！今大兵所至，有归顺者，俱加意安抚，令其得所，秋毫无有所犯；仍严饬兵丁，勿令掠夺。其中有效力建功者

，不靳高爵厚禄，以示鼓劝。王等即刊刻榜文，遍行传谕，使土司等众知朕轸恤遐陬臣民至意』。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二。

●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己亥）春正月初二日（甲午），四川巡抚高民瞻奏报：『伪侯谭文、谭弘、谭诣兄弟叛逆，久踞川东。今伊等互相猜忌，谭文方纠党犯重庆，而谭诣遂杀文来降。我兵乘势掩击，余众奔溃；谭弘亦遣人纳款』。下兵部知之。

初五日（丁酉），以大理寺卿徐永祜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提督军务。

初八日（庚子），初，安远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征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征南将军固山额真赵布泰会于平越府之杨老堡，议分兵进取云南：多尼自贵阳入、三桂自遵义入、赵布泰自都匀入，定以十二月会师云南省城。多尼兵至安壮，斩其伪刘将军；追至盘江，贼焚铁锁桥遁去，我军作浮桥而济。至松岭卫，伪巩昌王白文选率兵二万拒敌；我军分路进击，大败之，遂进抵云南。三桂兵至七星关，白文选屯兵守险；乃从水西苗獠界间道度关，以袭贼后。贼闻风遁去，遂直趋乌撒。赵布泰兵至盘江之罗颜渡口，贼扼险沉船，我军不得渡；投诚土司知府岑继鲁献策，从下流十里取所沉船，乘夜潜师而济，贼仓惶逃溃。梁瑞津有伪伯李成爵屯兵万人于山谷口，我军环山四面夹击，大败贼众，斩获无算。时伪晋王李定国全师据双河口山顶，赵布泰遣兵登山，夺其形胜；贼列象阵来争山，我军合力奋击，大败之，获其象只。至陆格，定国复率三十营贼兵列栅拒守；赵布泰分兵为三队，张左右翼击之，再战俱捷，追至四十余里，获象马甚众。时闻贼尚据铁锁桥，乃从普安州间道入云南。三路大师俱入省城，李定国、白文选与伪永历奔永昌。至是捷闻，上嘉奖之，命所司察叙。

十九日（辛亥），宗人府等衙门会勘总督李率泰、固山额真郎赛、梅勒章京胡拜会审罗源县败逃事情，不详究口供，瞻徇情面。李率泰、郎赛应革职，鞭一百折赎；胡拜应解梅勒章京任，鞭一百折赎』。得旨：『李率泰、郎赛俱革去世职，鞭一百折赎，仍留总督、固山额真任；胡拜鞭一百折赎，仍留梅勒章京任』。

二十五日（丁巳），革三等阿达哈哈番胡通格职，鞭一百。以其擅纵郑芝龙家人任景侯入狱看视也。

二月壬戌朔，以随征福建中路总兵官左都督杨捷充提督江西总兵官。

初六日（丁卯），浙江总督赵国祚疏报：『海逆犯温州，官兵击败之；获贼船九十五艘，器械并伪印、札票五百余件』。捷至，命所司察叙。

十五日（丙子），和硕简亲王济度等议奏：『云南既已收复，则贵州为腹里地方。驻防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官兵劳苦日久，应撤回京。黔省系边要之区，请敕经略洪承畴酌量镇守。至荆州乃适中之地，应令安南将军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等官兵驻防』。报可。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三。

三月初五日（丙申），谕吏部：『江宁地方赋税繁重，兼防海正殷，着调操江巡抚蒋国柱仍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巡抚江宁等处地方』。

十七日（戊申），升陕西右布政使朱衣助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兼巡抚安徽等处。

浙江巡抚佟国器疏报：『海逆谋犯太平，官兵击败之，斩首七百余级、俘获百有余人，并获器械六百余件』。捷至，下所司察叙。

叙征福建军功，加二等阿达哈哈番梅勒章京傅大受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三等阿达哈哈番爱穆布为二等阿达哈哈番。恤阵亡二等阿达哈哈番巴度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二等阿达哈哈番永贵，郭如龙为一等阿达哈哈番，赠副理事官喀尔亲一拖沙喇哈番。

二十三日（甲寅），先是，经略辅臣洪承畴疏奏：『云南山川峻险，幅员辽阔，非腹里地方可比。请敕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三路大兵作何分留驻守？贵州中路汉兵及广西汉兵作何分布安设』？嗣经兵部议：『留拨大帅官兵镇守滇南，事关重大，请旨定夺』。诏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至是，王等议：『平西、平南、靖南三藩内，应移一王驻镇云南。汉中已属腹里，兼有四川阻隔，不必藩王驻防；应移一王分镇粤东、一王分镇蜀中。何王应驻何省。恭候上裁』！奏入，命平西王驻镇云南、平南王驻镇广东、靖南王驻镇四川。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四。

闰三月十三日（癸酉），兵部奏言：『伪侯谭弘、谭诣倾心慕义，剪逆归诚，均应封以三等侯爵』。得旨：『谭弘、谭诣俱着封侯。以后公、侯、伯封爵，不必分三等』。

十八日（戊寅），以守福州功，授骁骑校阿格尼为拖沙喇哈番。

二十六日（丙戌），授投诚伪新津侯谭弘为慕义侯、伪仁寿侯谭诣为向化侯。

夏四月辛卯朔，贵州总督赵廷臣奏报：『逆贼冯天裕等窜伏山寨，勾结亡命，先陷湄潭、嗣犯瓮安。臣调思南、平越、遵义、偏桥各路官兵击破贼营，斩天裕及伪总兵冉宗孝等，余党悉平』。下所司知之。

初四日（甲午），升广东惠州府副将都督同知黄应杰充镇守本省潮州等处



总兵官。

二十四日（甲寅），安远靖寇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征南将军固山额真赵布泰等疏报：『臣等追剿伪永历，师至镇南州，闻伪巩昌王白文选拥贼在玉龙关，随遣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等进剿。白文选拔营先遁，我兵追及，贼复迎战，随击败之；获伪巩昌王金印一颗，生擒伪总兵吕三贵。并获象三只、马一百四十匹。至永平县，贼纵火烧澜沧江之铁锁桥遁去。臣等乘夜发兵渡江，克永昌府；伪永历及李定国遁走腾越州。我兵渡泸江，定国伏兵于磨盘山上木栅内迎敌，我兵分为八队冲击之。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等领前锋先登，斩伪伯窦名望；固山额真沙里布告等继进，伏贼齐发，我兵力战，复败之。贼遁入石门，是夜逸去，遂克腾越州。复自腾越追剿，过南甸、至孟村，贼从三宣六慰路遁去；乃班师回省』。捷闻，上嘉奖之，命所司察叙。

多尼等又奏报：『臣等至云南省城，有土司官王耀祖等二十余员各率所属猓猓村兵丁人口赍伪敕印、诰命、札付投诚』。下所司议叙。

定南王属下梅勒章京总管官兵李茹春奏报：『定南王孔有德子孔廷训，顺治九年失陷桂林时，被逆寇掳去。今入云南访问，已于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遭李定国杀害。臣随同平西王吴三桂等赴土主庙迎廷训榱于臣营，容臣扶榱回京』。得旨：『定南王子久陷滇中，尚冀大军克取，来京有日。据奏惨遭逆害，深可悯恻！应行恩恤并扶榱归葬事宜，着速议具奏』。

二十七日（丁巳），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奏报：『大兵克滇之后，伪庆阳王冯双礼同伪德安侯狄三品等遁走四川建昌卫，臣再三招徕，双礼执迷不从，狄三品等用计执之以献，并缴伪庆阳王金印一颗、大将军金印一颗、金册一副、敕一张；双礼或俘解来京、或军前正法，伏候上裁』！得旨：『览王奏，计擒伪王冯双礼，具见王筹划周详，指授得宜，预伐狡谋，克奏肤功；朕心嘉悦！狄三品等遵谕效力，擒逆来献，诚悃可嘉；并赦一凤，俱着从优议叙具奏。冯双礼附逆梗化，大军所至不即投诚，窜迹入蜀。

本当正法；但今既就擒，杀之无益。姑免死，昭朕好生之心；着押解来京安置』。

吴三桂又奏报：『伪延长伯朱养恩、伪总兵龙海阳、伪副将吴宗秀等为李定国守四川嘉定州，今率众投诚』。下所司察叙。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五。

五月初二日（壬戌），两广总督李栖凤疏报伪江夏王、伪知府姬昭并贼渠陈奇策等就擒，南宁、太平、思恩等府悉定。下所司知之。

初十日（庚午），（偏沅巡抚袁廓宇）又疏报故明辅国将军朱儒相投诚。下所司知之。

十二日（壬申），浙江总督赵国祚奏报：『官兵自永嘉、泰顺、青田等处扑剿东瓯贼寇；又调江西副将杨相领官兵由平瑞山进剿，俱多斩获』。章下所司。

十八日（戊寅），浙江巡抚佟国器奏报：『臣同总督赵国祚、昂邦章京柯魁、梅勒章京夏景梅、提督田雄、水师总兵常进功等统满、汉兵追击郑逆，直抵衙前，贼渠奔遁；又击败于定关等处，焚斩甚多』。报闻。

二十一月（辛巳），谕户、兵二部：『云贵新入版图，百姓皆朕赤子，念十余年来逆寇李定国等窃踞南服，民久在水火之中困于诛求，生计日蹙，疾痛莫告。今大兵所至，群黎归命，欢若更生。但闻两省地方生理未复，室庐残毁、田亩荒芜，俯仰无资，衣食艰窘。朕每念及不胜悯恻！至南征大兵，阅历险阻，长驱深入，粮饷恐有时不继，今特发内帑银三十万两，尔部即差的当员役刻期赍往经略军前，以十五万两赈济两省真正穷民，其十五万令经略臣收贮，见今进讨三路大兵，如有需饷甚急者，立行接济。尔部即遵谕行』。

二十二日（壬午），浙江总督赵国祚汇报官兵剿杀郑逆功。得旨：『此奏内准据各官塘报，或称砍死海贼无算、或称打落滄水无算及打坏贼船、打死劫粮贼众动日不可胜计，或称获刀鎗、旗牌等等物焚毁，或称生擒贼二、三名不等斩讫，俱无的据；着确察议奏。凡营兵各官塘报捷功，必临陈斩获若干。所获马匹器械若干、攻克城池营寨若干？确实有据，始可言功。若泛言斩获及城池失守、贼去即称恢复，皆系饰词铺张，深为可恶！常见明末行间奏报，辄云杀死无数、获器械无算，掩败为功，相为欺罔，以致误国。今乃仍踵陋习，每多希功请叙。倘沿袭不改，必致贻误封疆。着即通行严饬，以后再有此等奏报者，定治以罔上冒功之罪，不贷！兵部知道』。

六月二十三日（壬子），海寇陷镇江府。

二十四日（癸丑），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奏报：『官兵进取川南，伪总兵杜子香及伪官等俱缴印札投诚，叙州、马湖二府悉定』。下所司察叙。

吴三桂又奏报：『四川乌撒军民府土知府安重圣及云南景东府土知府陶斗等投诚』。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六。

秋七月初八日（丁卯），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统领官兵，征剿海逆郑成功。赐之敕曰：『海逆郑成功窃犯瓜洲等处，兹命尔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统领大兵前往征剿；与江南昂邦章京、总督、提督、巡抚等协心戮力，多设方略，相机剿除。凡事，与众护军统领等会议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

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仍分别升赏。惟以安民为务，须严禁兵将：凡我人民勿得扰害，务体朕靖寇安民至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至于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便宜处分。尔受兹重任，益勤厥事。钦哉！

十四日（癸酉），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参奏：『迩来海氛告警，突犯江南。为枢臣者既不能尽心经画，预定策于几先；又不能返躬认咎，冀收效于事后。夏卿何官、中枢何地而泄泄至此？非所以重枢务而鼓六师也。伏乞严饬枢臣痛改积习，实意担当；一切机宜，不时密奏。目前亦当引罪以昭大体，庶无负朝廷设立中枢之意』。命兵部明白回奏。

十五日（甲戌），以江西提督杨捷充随征江南左路总兵官、宁夏总兵刘芳名充随征江南右路总兵官。

十七日（丙子），以精奇尼哈番董学礼为左都督，充随征浙江总兵官。

海寇犯江南省城。

二十一日（庚辰），漕运总督亢得时闻海寇入犯江宁，出师高邮，自溺死。

二十三日（壬午），命户部尚书车克往江南催集各省钱粮，制造战船；赐之敕曰：『进剿海寇，制造战船，需用钱粮浩繁；必应用不匮，始可刻期告成。今特遣尔前往江南，凡各省额赋除兵饷外，酌量堪动项款，移会各该督、抚作速催取起解。尔察明验收，转发督造船只官员用济急需。如各该督、抚催督不力、司道有司征解延缓，致误营造，即指名题参，以凭究处。尔受兹任，益当夙夜恪勤，副朕简倚之意』。

授伪德安侯狄三品为抒诚侯、伪总兵冯万保为都督同知，以擒伪王冯双礼来献故也。

二十七日（丙戌），兵部遵旨回奏：『科臣杨雍建以海寇特犯江南，劾臣等失于运筹。但地方战守功罪叙赉究处，臣部俱照例遵行。自有海警以来，凡调发征讨重大机宜，即奏请裁度，并未因循。然逆贼狂逞，臣等运筹无能，罪何能辞』！疏入，得旨：『枢臣职司戎务，调度机宜，须尽心筹划，方为不负委任。此奏巧言饰辩，殊属不合！仍着明白回奏』。

八月己丑朔，江南总督郎廷佐奏报：『海寇自陷镇江，势愈猖獗。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幸贵州凯旋梅勒章京噶褚哈、马尔赛等统满兵从荆州乘船回京，闻贼犯江宁，星夜疾抵江宁。臣同驻防昂邦章京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等密商，乘贼船尚未齐集，当先击其先到之船。喀喀木、噶褚哈等发满兵乘船八十艘，于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击败贼众，斩级颇多；获船二十艘、印二颗。至七月十二日，逆渠郑成功亲拥战舰数千、贼众十

余万登陆，攻犯江宁。城外连下八十三营，络绎不绝；安设大炮地雷、密布云梯、复造木栅，思欲久困。又于上江、下江以及江北等处分布贼艘，阻截要路。臣与喀喀木等昼夜固守，以待援兵协剿。至七月十五日，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亲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至江宁；又抚臣蒋国柱调发苏松提督标下游击徐登第领马步兵三百名、金山营参将张国俊领马步兵一千名、水师右营守备王大成领马步兵一百五十名、驻防杭州协领牙他里等领官兵五百名，俱抵江宁。臣等公议：贼今分兵逼城，并三营于仪凤、钟阜二门外，当先击之。随于七月二十三日派满兵堵贼诸营，防其应援；遂发总督、提督两标绿旗官兵并梁化凤标营官兵，从仪凤、钟阜二门出剿。贼踞木栅，并力迎敌；我军各将领奋不顾身，冒险先登。鏖战良久，阵擒伪总统余新，并斩伪总兵二员，击死贼众无算。至晚收军，臣等又公议：满洲绿旗官兵悉出击贼；恐城内空虚，留臣守城。其喀喀木、噶褚哈、马尔赛、梁化凤等由陆路进，汉兵提督管效忠、协领扎尔布巴图鲁、臣标副将冯武卿等由水路进。各统官兵，次日五鼓齐出；贼已离营屯扎高山，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我兵自下仰攻，鏖战多时，贼始大败；生擒伪提督甘辉并伪总兵等官，阵斩贼众不计其数，烧毁贼艘五百余只，余孽顺流败遁。喀喀木、噶褚哈等复领水、陆两路官兵疾追至镇江瓜洲，诸贼闻风，乘舟而遁。大军于二十八日回江宁』。得旨：『据奏满、汉官兵奋勇，水陆并进，擒剿逆寇甚多，克奏大捷，深可嘉悦！着该部从优议叙具奏』。

初三日（辛卯），兵部遵旨再行回奏：『臣等才识卑庸，筹划未周，以负皇上委任至意。惟有席藁待罪，静听处分』。得旨：『吏部议奏』。

初四日（壬辰），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讷密陈四事：一曰均田以为披甲人恒产。年来用兵，披甲人买马制械，奴仆逃亡、生业凋零，艰难日甚。我国家初定中原，凡官属兵丁俱计丁授田；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晌。满洲披甲人或止父子、或止兄弟、或止一身，得田不过数晌；征役甚烦，授出甚少，殊为可悯！今当有事之秋，应勿论人丁多少，概视差等，均授以田。其闲散人户，亦行量给。凡有增减，定例或十年、或十五年一加编审。如此，则田亩得均，而甲兵日广；居则资生有策，行则军威克壮矣。一曰增汉军兵力。今各省驻防出征，多用汉军。计京各旗披甲马兵不过百人，而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亦在其内。兵少若此，征战安所赖乎！按汉军定例，不论新旧每壮丁五名，各出马步甲一副。合而计之，其堪披甲者亦不甚多。臣愚以为凡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各省人民有精壮善骑射者，请敕督、抚、提、镇：凡司、道、副、参以上，每年定限选拔送京，编入汉军牛录披甲；训练二、三年，皆同旧人，或令驻防、或令出征，事必有济矣。一曰慎选绿旗官兵。今天下钱粮大半耗于绿旗，虽星罗棋布遍满海内，一有寇警，仍请在

内禁旅：此皆将帅失人故也。今后凡提、镇等紧要员缺，请不论满洲、蒙古、汉军、汉人，但选其夙娴军旅、精明强干之员补授。至该地方武弁及闲散听用各员内不乏才干之人，若该督、抚、提、镇所见既确，一遇紧要缺出，宜即酌量升补，以示鼓励。简阅士卒内精勇者，号为前锋兵，钱粮量加优给；视其劳绩擢用，以开上进之路。汰其老弱，不得充数冒滥：庶军事修明，不致虚糜粮饷；而地方有事，亦有攸赖矣。一日亟收人心。近闻江南各州县寇乱，有望风迎降者、有缚官献城者。此皆将帅纪律不明、有司抚绥无术，以致若此。夫叛逆固不可宽，若详究其由，岂有阖城官民同谋从逆之理！必有奸宄之徒首为倡乱。今天威远震，大军已发，灭寇在旦夕间。设将叛逆之人概伸国法，数十城百姓尽加诛戮，不但有伤我皇上如天之仁，恐后此有不幸而陷于贼者，将益坚其从逆之心矣。请速密谕大兵：但诛其渠魁；其迫胁株连愚民，概与赦免：则财赋之地不至伤残，而圣德垂之万世矣。下所司议。

初五日（癸巳），命固山额真刘之源为镇海大将军，同梅勒章京张元勋、周继新领官属兵丁驻防镇江；赐之敕曰：『兹以京口重地，特命尔刘之源挂镇海大将军印，同梅勒章京张元勋、周继新等镇守驻防镇江京口；务在整饬兵马，申严纪律。如遇海寇侵犯，即督率兵将力剿严防，毋容片帆入江、一贼登陆。江宁苏、松、常、镇等处沿海、沿江地方有警，该督、抚请兵，尔等酌量援剿。凡事会同该督、抚及江宁满、汉提督商酌计议而行，不得轻躁疏虞。所用粮草，该督、抚、布政司按期支給；仍严束兵将，不许横行抢掠民物及借打草、放马为名，扰害农业。务令兵民相安，不为地方所苦。凡民间一应事情，系有司职掌；及江上往来官民船艘，听江防等官盘诘放行：俱不许干预，务体朕靖寇安民之意。所统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便宜处分。敕中开载未尽事宜。应奏者奏、应行者行。尔等各以旧勋，特为简任；须协谋并力，以副委任，伫膺懋赏。如或贪黷乖张、纵兵玩寇，贻误汛守，国宪具存。尔等慎之，毋忽』！

起福建巡抚宜永贵，仍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兼巡抚安、徽、宁、池、太、广，仍管光、固、蕲、广、黄、德湖口等处地方军务兼管巡江。

初六日（甲午），四川巡抚高民瞻奏报：『臣统率弁兵进取成都，逆贼闻风逃遁；追至新津河，阵斩及溺死无算。伪官俱缴印投诚，川西底定』。命所司察叙。

初八日（丙申），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奏报安南国都将太傅宗国公武公恣遣目吏玉川伯邓福绥、朝阳伯阮光华赍启赴信郡王前摠忱纳款。报闻。

十二日（庚子），安南将军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奏报：『臣等自荆州赴援江宁，八月初七日至荻港，闻贼乘船千余艘，越江宁泊三山峡。随分兵前进，至旧县地方，伪都督扬文英等于扬子江港口迎战。我兵击败之，擒斩伪副一员；获船只、器械甚多』。下所司议叙。

十四日（壬寅），户科都给事中朱绍凤奏言：『蔡士英、宜永贵皆以在告推用，江、淮初当蹂躏，急藉抚绥，乞召谕二臣星驰赴任，绸缪调度，密奏机宜。又逆渠余氛，必返故巢；漳、泉一带，军需孔急。而藩司王显祚为周亮工一案羁留京邸，经年旷职。闻亮工曾经廷臣保举，而宜永贵保全闽省之功，亮工与王进二人均有协赞之力。今二人系狱一载有余，宜令该部速为审结。若赃款皆真，何不早正惩贪之法？如果纠参失实，亦当大破瞻顾之情。惜人才而昭国法，不可稽延岁月也』。疏入，得旨：『言官言事，当恪循职掌，秉公陈奏。此奏内称扬蔡士英、宜永贵，又言周亮工、王进保闽有功，久系未覆；及案内王显祚有无关涉。明系沽名市恩，甚属不合。朱绍凤着降五级调外用』。

十六日（甲辰），江宁巡抚蒋国柱奏报：『逆寇郑成功自江宁败遁南下，复犯崇明；游击刘国玉等击败之，贼俱南遁』。下所司察叙。

二十七日（乙卯），逮江宁巡抚蒋国柱至京勘问。以海贼犯京口，国柱同提督管效忠败绩故也。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七。

九月己未朔，江宁巡抚蒋国柱疏言：『镇江失守之时，文官知府载可进等六员、武

将高谦等十四员皆失身从逆，独巡江营守备罗明升守谭家洲阵亡，应从优恤』。下所司察议。

初二日（庚申），免浙江台州府四年至十二年寇劫仓库银粮。

初四日（壬戌），吏部奏言：『枢臣职司戎务，凡封疆安危、战守机宜，自当筹划周备。乃海贼突犯江南，虽地方官失于防御，枢臣亦难免疏失筹划机宜之咎，尚书梁清标应降三级，罚银一百两；侍郎额黑里、刘达、李棠馥应各降二级，罚银七十两：俱仍着留任』。从之。

川陕总督李国英疏报收复嘉定一路，招降伪将军杨国明、总兵武国用，各州县伪官皆缴印投诚。下所司知之。

初五日（癸亥），兵部劾奏：『江南总督郎廷佐、驻防江宁昂邦章京喀喀木、提督马逢知、浙闽总督李率泰、前驻防浙江固山额真今浙江总督赵国祚、原任浙抚今告病陈应泰、见任浙抚佟国器、提督田雄、台州总兵官张杰、温州总兵官尚好仁、水师总兵官常进功、驻防浙江昂邦章京科魁各任内失陷城池，请加处分，以肃军纪』。得旨：『郎廷佐、喀喀木虽先有地方失事，后能固

守江宁，击败逆贼，功足赎罪；着免议。余着会同吏部议处具奏』。

初九日（丁卯），以滇、黔底定，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

十七日（乙亥），川陕总督李国英疏报芦山伪武将军杜学率所部伪官六十余员、兵二千余名缴印敕投诚。下所司知之。

十八日（丙子），苏松巡按马腾升疏报：『臣查未从贼职官监司胡亶、高光夔、同知陶鼎铉、徐腾鲸、知县牟文龙、教职过松龄、毕翰、县丞陈焕新、巡检童献，或不居同城、或因公在外，迹有可原。而镇城在籍原任吏部郎中张九征、原任御史笪重光，当知府戴可进定谋迎贼时，恸哭力争不得；及城破乃遯，名节克全』。疏入，下所司议奏。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八。

冬十月初十日（丁酉），江南苏松巡按马腾升奏言：『前因京口失守，特遣固山额真驻防镇江，诚虑之周也。而臣窃以为有不便者三：镇江之民疮痍未复，传闻大军驻扎，惶惧窜徙。若果兵临，势必侵扰，民何能安处？且恐满兵骄悍成习，即号令有不能施：不便者一。以重兵驻防京口者，御海寇也。必须修备战艘、练习水师；此非满兵所长：不便者二。用兵之道，将有号令、兵有纪律；事权归一，兵力自优。何必设此无统摄之满兵株守一城，以虚糜兵饷？不便者三。臣为要地起见，为万民请命，不得不为皇上痛陈之』。疏入，得旨：『京口要地，向因防兵单弱，致海逆入寇失陷；故特遣满兵驻防。马腾升乃云「未能御寇，辄先扰民」。前贼至之日，镇江阖城从贼，理应诛戮；免行追究，已属法外之仁。今遣兵驻防，原以为民；何为反云扰民？征剿寇盗、平定地方，皆满兵之力；何云满兵骄悍成习？设防之兵，当水陆兼备；江宁大捷，亦由陆兵力战败贼。何云非满兵所长？驻防之兵，该固山额真自能统摄；如有寇警，该固山额真自当相机堵剿。何云无统摄之满兵株守一城，虚糜兵饷？镇江原有绿旗兵不能御贼，地方文官不能以一矢加贼；马腾升身为巡方远避他府！今乃借口为地方起见，妄行条奏，沽名市恩；且马腾升系何国之人？乃称满兵骄悍成习，是何意见？俱著作速明白回奏』。

四川巡抚高民瞻奏报伪侯郝成裔、伪伯陈建等谋诛首逆高承恩献土投诚及伪文武官八十员各缴印札来归，川南底定』。下所司知之。

二十二日（己酉），谕吏、兵二部：『云南远徼重地，久遭寇乱，民罹水火，朕心不忍。故特遣大军，用行吊伐。今新经平定，必文武各官同心料理，始能休养残黎，辑宁疆圉。至统辖文武军民，尤不可以乏人。前已有旨，命平西王吴三桂移镇云南；今思该藩忠勤素着，练达有为，足胜此任。当兹地方初定之时，凡该省文武官贤否甄别举刻、民间利病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着该藩总管奏请施行。内外各该衙门不得掣肘，庶责任既专，事权归

一，文武同心，共图策励，事无遗误，地方早享升平，称朕戡乱柔远至意。俟数年后，该省大定，仍照旧令各官管理。其应行事宜，尔等即行议奏』。

二十三日（庚戌），经略洪承畴以目疾乞休。得旨：『卿久任岩疆，劳绩茂着；今滇、黔初辟，正资弹压料理。览奏目昏衰老，深轸朕怀；特准解任，回京调理』。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九。

十一月十一日（戊辰），江宁巡按卫贞元疏言：『海逆犯顺，一时守土文武各官有效死靡他，忠烈炳着。如江蒲县知县许立达，当江城失守，立达挺然不降；贼缚至舟中，踊身投水死。天长县知县王幸，奸民献城，势不可支，辛引佩刀自裁；被救，复赴萧寺自经死。寿春营把总张育才，御贼于乌衣镇，手刃贼众；陷阵而死。二令一弁捐躯报国，允宜旌表』。下所司议。

二十九日（丙戌），平西王吴三桂等疏报大军攻取沅江，阵歼土司那松、伪将军高应凤等，并获伪印、伪札甚多。下所司议叙。

十二月初三日（己丑），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奏报：『伪总督陈九思乘海寇内犯，率党金晓等攻劫浮梁等处；我军击败之，九思力屈投诚』。疏下所司。

二十日（丙午），两广总督李栖凤奏报安都统使司都统使莫敬耀遣使投诚。疏下所司。

二十五日（辛亥），以击败海寇功，授苏松水师总兵官都督同知梁化凤三等阿达哈哈番，仍加左都督、太子太保。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

●顺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庚子）春正月初四日（庚申），吏、兵二部会议江南、浙江失陷城池文武各官罪：『江南提督马逢知当镇江失守，拥兵不救；贼遁，又不追剿。应革世职并见任官职，撤回本旗。前任浙闽总督李率泰督理两省军务，不能保固封疆；应革职、革任。原任浙江巡抚、今告病陈应泰，疏玩军务；前驻防浙江固山额真、今浙江总督赵国祚，两握兵符，防御多疏；浙江提督田雄，战守疏虞；温州总兵官尚好仁，专汛失陷；俱应除世职外，革职、革任。宁台总兵官常进功；总理水军，剿御不力；应革职、革任。浙江巡抚佟国器，身任封疆，筹划未周；应降一级，戴罪照旧管事。前台州总兵官、今调京口左路总兵官张杰，汛地失陷；应于新任内降三级，戴罪图功自赎。驻防浙江昂邦章京科魁，任内失陷太平一处；应降一级，照旧管事』。疏入，得旨：『马逢知免革职，着解任回旗。李率泰、赵国祚、田雄、常进功、尚好仁俱免革职、革任，各罚俸一年，仍戴罪图功自赎。陈应泰补官日，罚俸一年。佟国器、张杰、科魁俱免降级，各罚俸半年』。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一。

二月丙戌朔，以舟山功，授甲喇章京周恂、拖沙喇哈番品级阿式图各一拖沙喇哈番。

平西王吴三桂疏报伪侯吴子圣，伯廖鱼、陈建、将军杨武、杨国明、刘启明、总兵郝承裔等各率所部缴敕印投诚。下兵部议。

初三日（戊子），平西王吴三桂疏报官兵大破贼于普洱。下所司察叙。

十四日（甲午），叙江宁破贼功，加署副将姜腾蛟都督僉事，游击李廷栋署都僉事，署守备王龙游击，候补守备张国祚、外委官王永祯、王守正俱署游击。

二十五日（庚戌），吏部议奏：『浙江总督赵国祚冒称恢复盘石，希图叙功；应降三级留任』。得旨：『赵国祚着降三级留任；应得何衔？尔部议奏。以后类此降级留任官，即议定职衔具奏』。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二。

三月十一日（丙寅），广西巡按李秀奏报伪关武将军沈文崇、伪总兵蒋载举、朱国兴各率所部就抚。下所司知之。

十六日（辛未），兵部以海寇失陷镇江，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等败绩遁走，分别定拟奏上。得旨：『蒋国柱免死、革职，与本王下为奴；管效忠免死，革提督并世职，鞭一百，发包衣下辛者库为奴；俱籍没家产。协领费雅住巴图鲁、扎尔布巴图鲁俱革世职，立绞，籍没。牛录章京当都、巴龙、布达什俱革职，立绞，籍没。牛录章京喀福纳、查都、拖辉、布颜、希佛讷俱革职、免死，鞭一百，籍没为奴』。

二十四日（己卯），吏、兵二部会题：『据驻防江宁总管喀喀木等咨称：「操江巡抚朱衣助于失陷瓜洲之后，即行降贼；遣家人朱镇等四人，持号布至江宁接取家口」。今研审朱衣助，供云：「原领兵赴援瓜洲，与贼对敌；兵败被擒，后复逃回」。但衣助身膺巡抚重任，不能固守地方，以致失陷城池；虽旋即逃回，亦难辞咎。应革职，送刑部议罪』。得旨：『朱衣助情罪未经审明，止据本人口供；草率具奏，甚属不合！着再行严加详审确议具奏』。

二十七日（壬午），川陕总督李国英奏报：『官兵进剿下川东贼寇，生擒伪总兵谭益，阵斩伪总兵陈贵策、高鹤鸣、伪监军道王文锦、张耀等，余党悉平』。章下兵部。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三。

夏四月二十二日（丙午），平西王吴三桂疏言：『滇南负固有年，一朝戡定；独逆渠李定国等挟伪永历遁出边外。是滇土虽收，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臣叨列维藩，何忍以此贻忧君父；因再三筹划，窃以为有

三患、二难：永历在缅，李定国、白文选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良一带，藉永历以鼓惑众心。倘不乘胜大举入缅以净根株，万一此辈重整败众窥我边防，兵到则彼退藏、兵撤则彼复扰：此其患在门户。土司反复无定，惟利是趋。如我兵不动，逆党假永历以号召内外诸蛮，万一如前日沅江之事，一被煽动，遍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投诚官兵虽已安插，然革面尚未革心；永历在缅，于中岂无系念。万一边关有警，若辈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今滇中兵马云集，粮草取之民间；勿论各省饷运愆期，即到滇召买，民室方如悬磬，市中米价日增，公私交困：措粮之难如此。召买粮草，民间必须搬运交纳；年年召买，岁岁输将，民力尽于官粮、耕作荒于南亩，人无生趣，势必逃亡。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培养之艰又如此。臣用是彻底筹划，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无伺隙之虑、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苏息，民力略可宽纾，一举而数利存焉。窃谓救时之方，计在于此』。下议政王、贝勒、大臣及户、兵二部速议。

三十日（甲寅），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议：『平西王吴三桂疏言永历在缅，伪王李定国借以鼓惑众心，相应进剿。其见在云南满州官兵，听该藩与各都统商酌率往。至淤兵马、钱粮所需甚多，不惟措处维难，亦万难即运至滇。目前应用草料，敕该藩设法措备，务使兵民两利。再查户部拨给云南十七年八分兵饷银三百三十万两，已经催解。

其已解到者，听该藩支給进征兵丁；其未解到者，仍严饬各督、抚星夜解往，以为接济』。疏入，未报。旋命学士麻勒吉、侍郎石图前往云南，与平西王吴三桂面商机宜。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四。

五月初五日（己未），琉球国王舅马宗毅，初奉其国王之命来贡；归至福州，以海氛未靖，留闽七年。至是，病卒。事闻，命具礼以殓，并赐祭。

十五日（己巳），平西王吴三桂以移镇云南，地方荒残，米价腾贵，家口无资，疏请故明国公沐天波庄田，给壮丁二千人，每人地六日；部议每丁给地五日，从之。

二十九日（癸未），平西王吴三桂疏报土舍那仑遣子缴伪印投诚。下兵部知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五。

六月初二日（乙酉），〔浙江道监察御史〕季振宜又言：『天下财赋，莫盛于东南，亦莫竭于东南。如云南兵饷以千万计，闽、浙兵饷以百万计。今以滇南初服，委之平西王，令其便宜从事。该藩兵力原厚，而满洲绿旗兵丁复屯数万；其间更番往来，经历数省，供亿夫船、粮糗，所费不貲。是不独云南困

，而数省俱困矣。臣以为云南宜先守御，而守御专任之平西一藩。应分该省之满兵驻扎湖南，相机接应；一则为滇南援臂、一则为三楚特角：计至便也。至郑逆游魂，为闽、浙、江南三省重患。今大兵入闽，捣其巢穴。夫彼之巢穴，固不止厦门、舟山等处，而船即其巢穴也。闽、浙造船且累民；而我之兵马乘风破浪，不顾万死以前驱，则性命全寄于篙师、水工之手。倘逆贼奸细阳为应募，而我兵入其彀中，风水腾涌，弓刀莫施，可不为寒心哉！臣以为闽、浙、江南，亦当先守御而后征剿。闽之漳州、泉州、兴化、福州、浙之温州、台州、宁波、杭州、嘉兴、江南之崇明、江阴、通州、镇江凡十三处，或用督、抚、镇、都统、章京，每处专驻一官，各率精兵，永为重镇。使三省之兵犬牙相制、声息相闻，绝其覬觐之情；则郑逆掠无所得，可坐待其毙矣。但闽抚徐永楨、浙督赵国祚，或胆略全无、或疲老难振；而浙江新抚史记功庸懦无为，军旅非所娴习。宜早简贤能。以代其任；庶几封疆不致贻误。至山东、河南为京师辅翼重地，连年水旱，盗贼繁兴；而直隶八府，强贼公行，白昼劫掠殆无虚日。涓涓不塞，将成江河。祈密敕兵部宁为远虑，毋使势成。臣更有虑者，风闻陕西洮、岷一带，蒙古阑入者将十余万人，已历有年；近来或耕种于其地。秦人犷悍，倘以贸易小故妄生衅端，马首扬尘，事真有不忍言者。况关门无结草之固，自西宁以抵宜、大等处长城数千里，皆颓败已尽；士卒单弱，防卫空虚。何可听其自出自入，而不一加机察耶！惟望宸衷密画，未雨绸缪。天下幸甚！得旨：『此奏内事情关系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详察议奏』。

初七日（庚寅），义王孙可望疏辞封爵册印。得旨：『王自南方孑身投诚，朕心嘉尚，特锡王封；乃举国臣工意怀轻忽，容或有之。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册印着仍祇受』！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六。

十七日（庚子），以靖南王耿继茂移驻广西；赐之敕曰：『广西僻在南服，界连滇、黔、楚、粤以及交趾地方，苗蛮杂处，叛服靡常；土司猺獞，尤多狡悍。抚绥弹压，务在得人。兹特命王统领大军，移驻广西。王其宣威布德，安辑兵民；苗蛮猺獞，加意抚驭，无使滋害。有仍前叛服靡常、狡悍作逆者，相机征剿，务尽根株。将领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兵机、不遵号令应行处分者，听王便宜从事；若情罪重大，不便径行处分者，指名参奏。地方既定之后，凡兵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务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料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王受兹重任，其益殫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以宽朝廷南顾之忧。钦哉』。

十九日（壬寅），议政王、贝勒大臣议覆御史季振宜条奏各事，云南大兵不便议撤，江南、闽、浙已设防兵，浙督、浙抚、闽抚新经甄别留任，蒙古贸易市口已有定议，长城修筑繁费，物力难支，俱无庸议。其畿辅盗贼分行，应敕该抚按遇所属失事，即行题参；不报者一并重处。滇、黔新附地方，尚有未薙发者，台臣疏内虽未言及，应请敕平西王及该督、抚，务令概行薙发。从之。

二十七日（庚戌），先是，十六年十月内，户科都给事中孙光祀密纠『苏松提督马逢知当海贼犯京口、薄江宁，逢知袖手旁观，竟不赴援；及贼复攻崇明，为官兵所败，逢知反代为请降，巧行缓兵之计。若不明正其辜，则为患叵测』等语。又十二月内，镇海大将军刘之源、江南总督郎廷佐各疏报『伪兵部黄征明乃数年会缉未获之海逆，今经缉获解京，其侄自海中遣奸细陈谨等夤缘行贿，计脱征明。陈谨携有伪书三封，一致逢知、一致逢知掌案人阮姓者、一教黄安行止事宜；俱经搜获。黄安携有小禀，系郑成功与父芝龙书，求逢知指示投送；据供已投水中。陈谨又言：「有伙党林佛、林弼，两次运贿；见在京师」：统候敕究』。又本年正月内，苏松巡按马腾升亦具疏上闻。又本月十八日，礼科给事中成肇毅亦列款密纠；言『逢知通海情形久已昭著，今虽奉命撤回，而苏松两郡之民受其鱼肉侵陵、倾家绝命者，指不胜屈。请干断立拏，并令该抚按严提党羽阮敦甫、汪奕之等审究，以雪众怨。又逢知家属起程，封船一百余只，沿途寄顿；今未到京者，尚有五十三号。并请令所在官司缉访封留，逐一抄没』。疏俱留中。至是，五疏俱发。孙光祀疏得旨：『据奏马逢知纵贼深入，不以封疆为意；贼犯京口，竟不赴援，又代为请降，巧行缓兵之计。党寇通逆，情罪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兵部、刑部严审确议具奏』。刘之源疏得旨：『据奏逆党黄征明差奸细陈谨、黄安投书马逢知，传递关节，私行贿赂；又林佛、林弼等运贿入京，俱审有确据。马逢知身为提督，交通海逆，罪大恶极！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兵部、刑部密速严提，并陈谨、黄安等确审从重议罪具奏。搜获伪书伪票、口供并发』。郎廷佐、马腾升二疏得旨：『着一并确审』。成肇毅疏得旨：『据奏马逢知交通海逆，贪许多端，冤毙人命，种种不法；党羽阮敦甫、汪奕之播虐助奸。又逢知家属北上，封拏船只一百余号，发遣各省沿途寄顿；俱情罪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兵部、刑部并本内有名人犯严审确议具奏』。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七。

秋七月二十四日（丁丑）。命靖南王耿继茂停赴广西，率领全标官兵并家口移驻福建。赐之敕谕曰：『八闽重地，负山阻海，界连浙江、江西、广东等处；岛寇出没、山贼窥伺，正在用兵。幅员既阔，汛守最繁。且沿海逆氛未靖

，抚绥弹压务在得人。兹特命王统领大兵移驻，当宣威布德，安辑兵民。山岛二寇，加意防御，相机扑剿，无使滋害。逆贼郑成功偷息海上，飘忽靡常；须剿抚兼施、战守并用，沿海一带地方务堤防严密，禁饬兵民商贾毋得包藏奸宄，借端贸易，接济交通。将弁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失误军机及骄悍恣肆、不遵号令应处分者，听王便宜从事；若事关重大、应参奏者，指名参奏。凡兵机事务，悉听王调度。敕中开载未尽事宜，听王商酌妥确，奏请施行。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料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王受兹重任，其益殫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纾朕南顾之忧。钦哉』。

二十五日（戊寅），吏部、兵部合奏：『臣等复审操江巡抚朱衣助降贼一案，屡加刑讯，虽无投贼确供，但衣助如不降贼，当兵败被执之后，贼岂肯将衣助并家仆安置一处，从容纵逃；朱衣助降贼是实，应革职，拏交刑部拟罪』。得旨：『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详审确议具奏』。

二十九日（壬午），命都统宗室罗托为安南将军，统领将士征剿海寇郑成功。赐之敕谕曰：『逆贼郑成功窃踞海隅，逋诛日久；宜加扑剿，以靖地方。兹命尔罗托为安南将军，同尚书车克、内大臣达素、都统索浑等统领大军，前往征剿；与该省领兵主将、总督、提督、巡抚等协心戮力，多设方略，相机剿除。若贼扑灭，当取厦门；倘贼未靖，即取厦门，不准论功。凡事，与诸将佐等会议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仍分别升赏。惟以安民为务，须严禁兵将：凡我人民，勿得扰害，务体朕靖寇安民至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至于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商酌，径行处分。事毕旋师之日，会同该省领兵主将及督、抚、总兵等官将福建、浙江、江南地方如何固守？兵丁如何驻防？如何可使宁辑等项事宜？俱商酌议妥具奏。尔等受兹重任，益勤厥事。钦哉』。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八。

八月甲申朔，议政王、贝勒、大臣、兵部、刑部议奏：『江南提督马逢知纵放奸细，阴附逆贼，贻误封疆；负国重恩，情罪重大。马逢知并其亲子俱应斩立决，妻妾家产俱籍没入官。江南巡按马腾升与逢知结为兄弟，同谋隐徇，亦应斩立决』。得旨：『据审马逢知交通海逆，情罪重大。但逢知彼时或贼至献城、或率兵从贼，叛迹显著，自应并伊子即行正法，今阅招内将海逆差来伪副将刘澄不即诛戮，仍行放回，阴附逆贼是真；至显为叛逆之处，尚未得实情。事关重辟，宜加详慎。马逢知并其亲子及马腾升俱应斩，着牢固监候；家产依议籍没。该部选才能侍郎一员前往，会同刘之源、郎廷佐、梁化凤确察逢

知当日叛逆事迹。果有确据。再行加等治罪】。

初四日（丁亥），内大臣等议：『先是，安南将军都统明安达礼等奏称海寇忽弃舟山南遁等语，臣等因议：「内大臣达素所统弁兵如攻厦门，贼或乘间前来舟山；都统明安达礼及同去绿旗各军。仍应暂守舟山」。当时奉有俞旨。今细思舟山既为所弃，使我军守舟山，而贼即不能来浙江、江南，则宜遣兵固守。但汪洋大海，贼船任意往来；舟山虽守，亦属无益。且舟山孤悬海中，粮草转运艰难。明安达礼所统弁兵，似不必防守舟山。或撤回浙江，令守要地；或即撤回京师。伏候睿裁』！得旨：『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

初六日（己丑），叙贵州、江宁军功，以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署副都统马尔赛、二等精奇尼哈番夸兰大诺尔布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都统特晋、副都统鲁锡巴图鲁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二等阿达哈哈番副都统吴学礼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二等阿达哈哈番都统鄂内、三等阿达哈哈番署副都统阿都赖、二等阿达哈哈番夸兰大格尔特、拜他喇布勒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副都统噶楮哈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二等阿达哈哈番副都统胡扎禄、署参领胡巴克泰巴图鲁、三等阿达哈哈番闲散章京波济、多果、佐领薄尔和对为一等阿达哈哈番，三等阿达哈哈番夸兰大胡钮、署夸兰大夏珠、额楚、闲散章京噶布喇为二等阿达哈哈番，拜他喇布勒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署参领法尔纳、傅达里、鄂多和、闲散章京塞勒、佐领翁圭、拜他喇布勒哈番阿兰、崔大成为三等阿达哈哈番，署护军统领巴哈他、署副都统赵士章、马如鲸、署参领拖沙喇哈番多内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拖沙喇哈番署夸兰大西喇奇他特、莫达、署参领锺内、王国盛、署章京吴礼海、夸兰大胡什八、腊萨、骁骑校安西为拜他喇布勒哈番，署参领介塞太、尼雅哈齐、阿鼐、傅魁、白德、囊古代、马成功、穆成格、石喇霸、希福、尼尔谷、苏都纳、阿鲁堪、署护军参领达拉堪、畴黑德、董苏、达布都、马尼、绰尔门、花善、闲散章京扎哈喇、图黑、波顿、格柏理、托克托慧、署章京布阳谷、张国祥、穆大禅、赵承龙、曹得功、姬鲁、楚布谷尔、费雅汉、萨穆哈图、童尚义、白熙、莫赖、托罗、张成贵、杨一龙、佐领色冷、夸兰大裴有声、唐国珍、署夸兰大都迈、刘尚仁、护军校喀济海、阿喇密、祁讷萨、绰金、塞木、朱满、吴鲁理、扎尔图、武喇代、瓦克善、诺木图、雅布理、祁喇尔图、赛音图、巴代、额尔黑图、拜都、尼堪、萨木哈、额世腾、萨尔纳、单岱、石图、巴岱、模塞、纳达理、拜音岱、叶柏舒、多和伦、艾塔、思克、宜巴汉、瓦阳阿、陶、骁骑校塞尔德、吴喀、阿尔虎、图尔猛格、噶木、莫罗洪、穆成格、伊图、萨哈察、塞忒尔、萨穆珠克、巴图、查尔代、帅颜、涂古尔、波理、贾素、希孚、来虎、阿民达里、贾松阿、穆承格、巴三、鄂薄、存耳、噶尔玛、戴音达理、

艾木布鲁、布尔他士、胡特海、塞黑勒、僧珠、辉桑、朱锡滋、达尔赛、哈代、绥那克、纳尔迈为拖沙喇哈番；加拜他喇布勒哈番杜尔玛、布尔赛、李世祚一拖沙喇哈番。以登敌船功，授兵绰克托为拜他喇布勒哈番，戴噶耳为拖沙喇哈番。

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海贼陷瓜洲时，操江巡抚朱衣助降贼；遣家人朱镇于江宁接取家属，被执。衣助见家属未至，且念伊父在京，因自贼营逃回，捏称对垒陷阵，为贼所擒。衣助膺巡抚重任，不能固守城池，畏惧降贼，应斩，籍其家。但能即日逃回，应免死；仍交与该王为奴。其家属听该都统、副都统发落。朱镇，应鞭一百』。从之。

初七日（庚寅），议政王等议奏：『舟山乃本朝弃置空地，不惟运饷维艰，守亦无用；应令明安达礼率满兵回京。其同去绿旗官兵，或令各归原汛，或令于沿海要地暂行戍守；应令该督、抚斟酌料理。所造船只，亦应交督、抚。提、镇守管』。从之。

十三日（丙申），云南车里宣慰司土司刀木禡投诚。

十五日（戊戌），以阿思哈尼哈番品级沈永忠为挂印将军，镇守广东，立功赎罪。赐之敕谕曰：『兹命尔沈永忠挂印将军，镇守广东，照议定地方驻扎。所部弁兵，务宜申严纪律，宣威布德，使兵民相安。通海之处，夙戒舟航，演习水战。一应粮草本折等项，移会巡抚料理支給。简阅军士，不得姑容老弱糜饷。如有盗贼窃发，即督率将士相机剿灭，务尽根株。如贼情重大，与平南王商酌会剿，同心筹划，务策万全。该管弁兵，听尔节制。敕中开载未尽事宜，仍与平南王参酌，相机施行。钱粮、词讼系有司职掌，不许干预。尔受兹重任，须持廉秉公、殚忠竭力，折冲固圉，以赎前辜。如或贪黷乖张，纵兵玩寇，国宪具存，尔其慎之』！

十八日（辛丑），遣内大臣公爱星阿为定西将军，领将士往征逆贼李定国。赐之敕谕曰：『兹以逆贼李定国已经败窜，怙恶不悛；宜靖根株，以安疆圉。特命尔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统兵同平西王吴三桂相机征讨。凡事，与都统卓罗、郭尔泰、孙塔、署护军统领毕立克图、护军统领费雅思哈等会议而行。如进剿，则令卓罗守城。俟到平西王处，一切事务，俱用王印行；若不与王同处，即以尔印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胁从、大军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俱与分别升赏。惟期安民，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良民，秋毫无犯，务体朕定乱救民至意。其行间将领功罪，俱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无论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酌，径行处分。剿荡逆贼，地方平定之后，具奏候旨。尔受

兹重任，宜益殫竭心力，早奏肤功。钦哉』。

二十六日（己酉），四川巡按张所志奏报降将郝承裔复叛，突犯邛州，攻围嘉定；官兵击败之，承裔退据邛雅。下所司知之。

二十八日（辛亥），平西王吴三桂奏言：『贵州水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又马乃土目龙吉兆兄弟私受李定国伪敕，缮器称兵，逆形已彰。臣念水西、马乃为用兵要路，未可容其窥伺梗阻。臣欲为先发制人之策，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又乌撒土司安重圣，亦反侧叵测；所当并图收拾，以伸国威者也』。疏入。得旨：『议政王、贝勒、大臣密速议奏』。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九。

九月初六日（戊午），江宁巡抚朱国治疏言：『郑逆未靖，欲破狡窟，先度形势。贼众负险坐待，我师远涉风潮，其劳逸不同；贼众熟识海险，我师弓马驰骋，其素习不同；我船较之贼舰，大小悬殊，其攻取器用不同。臣谓以守寓战，凡海边、江口多设烽墩炮台，使贼势困援绝，众心必变；乘间攻之，自能擒渠献馘』。下所司速议。

十一日（癸亥），户部议覆福建总督李率泰疏言：『海氛未靖，应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酌量安插』。从之。

十五日（丁卯），平南王尚可喜疏报：『官兵进剿粤东文村、隔水、南厅贼寇，生擒伪伯周金汤，伪总兵李尝荣投诚』。下兵部知之。

平南王尚可喜疏报：『伪将军邓耀入踞海康，官兵水陆夹击，斩获甚多。耀遁走交趾，伪党梁信等就抚，巢穴平毁』。下兵部知之。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

冬十月初六日（戊子），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覆平西王疏言：『水西土司安坤、马乃土司龙吉兆、乌撒土司安重圣等阳顺阴逆，中怀叵测，应如所请，悉心筹划，相机歼剿』。从之。

初八日（庚寅），以捐造战船，加饶平总兵官吴六奇太子太保，平南王所属左翼总兵官许尔显、靖南王所属左翼总兵官徐成功俱左都督，平南王所属右翼总兵官吴进功、靖南王所属右翼总兵官吕应学俱右都督，广州水师总兵官张国勋署都督同知。

十四日（丙申），叙舟山等处军功，授参领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夏景梅、参领陈典谟、委署章京张吉禄各一拖沙喇哈番。

二十七日（己酉），贵州道试监察御史艾元复奏言：『国家财赋，半出三吴；海寇垂涎，莫过此地。去岁海寇披猖，有陆二、陈二等乘乱肆毒；以所劫之资贿求招抚，滥授官职。愚民相习成风，曷其有极！万一海寇再犯，奸宄易



生。近闻有逃兵数百，自崇德入湖，彼此勾连；更属可虑！乞密敕诸臣，勿更纵盗殃民，视封疆为儿戏；俾江、浙、四面会剿，察明贼首，坐名擒捕，务在绝其根株。胁从无知，概行免死：以清贼盗之源，裕固本之实』。得旨：『所奏是。着详议具奏』。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一。

十二月初七日（戊子），刑部侍郎尼满会同驻防京口大将军刘之源等遵旨议奏：『臣等查审「马逢知交通海逆」一案，缘有海贼柳卯于沙浦港被我军擒获，逢知声言系投诚之人，停留信宿，给食赏银；托言令往招抚海船，纵之使还。又海逆郑成功曾遣伪副将刘澄说令逢知改服衣冠，领兵往降；逢知声言欲杀刘澄而实未杀，反馈刘澄银两。又善人以扇遗成功。又将申报成功投诚之本先示成功。又蔡正系奉旨发回之人，不即斥逐；私留数月，将蔡正之发薙短，以便潜往。又遣人护送出境，给以银两及狐腋褂、附子、毯子等物并寄成功书札。至劝留刘澄招抚之事，讯之副将赵光祖、岑应元供称：并无见据。又赵光祖等供：刘澄带来书，系逢知之弟马三接自逢知之手，即经裂碎焚毁。是逢知当日叛逆从贼虽未显著，然当海贼率众直犯江南之时，托言招抚而阴相比附，不诛贼党而交通书信，且潜遣奸细往来：此则臣等查审所得之情节也』。疏入，得旨：『此所审供词，着议政王、贝勒、大臣核议具奏』。

初十日（辛卯），叙击败海寇功，授一等阿达哈哈番阿西泰巴图鲁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闲散章京高英齐、严国栋、李廷芝、署骁骑校楂尔敏、博地为拖沙喇哈番；赠阵亡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协领胡深布鲁、拜他喇布勒哈番索博德各加一拖沙喇哈番，佐领巴撒里、撒尔泰俱为拜他喇布勒哈番，佐领遏塞、骁骑校巴喀里、阿哈里俱为拖沙喇哈番。

十五日（丙申），山西道御史余缙奏言：『浙省三面环海，宁波一郡尤孤悬海隅。往时以舟山为外藩，设师镇守，俾贼不敢扬帆直指；策至善也。迩来行间诸臣忽倡捐弃之议；倘形胜之地，逆贼一旦据而有之，非近犯宁波，则远窥江左，为虑匪轻。应设一忠勇之将。重其事权，随机措置；更徙内地之兵增益营垒，以固疆圉。至杭、绍两境相对处，地名小门，其间江流狭隘；若于此严设防戍、安置炮台，令贼舟不能溯江入犯，则会城永无风鹤矣』。疏下部议。

——以上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三。

●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辛丑）春正月初七日（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四。